

# 紅樓夢

繪圖紅樓夢續編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辛酉 民10年

原書分為6小冊. 石印 綫裝

有硬紙函一了.

清秦子忱撰

36卷子刻個人收藏  
1880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繪圖  
紅樓夢

卷





100-100000-100000  
100-100000-100000  
100-100000-100000



民國辛酉年秋月

繪圖紅樓夢續編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序

紅樓夢為記恨書。與西廂記等。願讀者不附崔張酸鼻。而咸為寶黛痴心者。續與未續之分也。然離而合之易。死而生之難。雪塢秦都蘭以隴西世胄。有羊郤風輪鈴之暇。不廢鉛槧。輒然謂余曰。是不難。吾將蕪逸魂香。補離恨天。作兩人再生月。老使有情者。盡成春癡。以快閱者心目。未操筆他氏。已有後紅樓之刻事。同而旨異。雪塢乃別撰續紅樓夢三十卷。著為前書。衍其緒。非與後刻爭短長也。余讀之。竟恍然游華胥。登極樂。闔天關。排地戶。生死無碍。無遽。遂使吞聲飲恨之紅樓。變而為快心滿意之紅樓。抑亦奇矣。雖然。豈徒為夢中人作撮合哉。夫謝豹傷春。精衛填海。物之愚也。而人效之。鯢鯨魚鱗。破鏡難圓。天之數也。而人昧之。惟不溺於情者。能得其情之正。亦惟不泥於夢者。始博夫夢之趣。雪塢之以夢續夢。直以夢醒夢耳。嗟乎。夢有盡而情無盡。猶是游戲筆墨。而無忘無曠之抱負。已覘其概。此真十州連金泥。續絃膠也。彼續西廂之謂。是脛貂尾者。又烏足正論書以質之。雪塢以為然否。

秀水弟鄭師晴樂園拜題

將軍不好武。更比今求古。只為那金釵無主。續纂黃梁。離恨天。堪補證仙緣。了蘆花。幻境無愁苦。漫擬猜天曹。地府筆。並生花。原向夢中

吐  
右調南柯子

易水弟諱 滌拜題





一書中所用一切人名脚色。悉本前書內所有之人。蓋續者續前書也。原不宜妄增添。惟僧道二人。在大荒山。空洞焚修。若無童子。何應似屬非宜。故添出一松鶴童子。此外悉仍其舊。

一前紅樓夢書中。如史湘雲之塔。以及張金哥之夫。均無紀出姓名。誠為缺典。茲本若不擬以姓名。仍令聞者茫然。今天得已。妄擬二名。雖涉穿鑿。君子諒之。

一書內諸人一切言語口吻。悉本前書。概用習俗之方言。如昨晚。今兒早起。明兒晌午。不得換昨夜。今晨。明午也。又如適纔之為。剛纔。兜究竟之為。踉根兒。一日兩日之為。一天兩天。此時彼時之為。這會子。那會子。管是也。以一概百。可以類推。蓋士君子散處四方。雖習俗口頭之方言。亦有各省之不同者。故例此。則以便觀覽。非敢饒舌也。

一前紅樓夢書中。每每詳寫樓閣軒榭樹木花草床帳鋪設衣服飲食古玩等事。正所以見富榮兩府之富貴。使讀者驚心炫目。如親歷其境。親見其人。親嘗其味。茲本不須重贅。不過於應點染處。略為點染。至於太虛幻境。與天曹地府。皆渺茫莫測之所。更不必言之確鑿也。

一前紅樓夢開篇。先敘一段引文。以明其著紅樓所以然之故。然後始入正文。使讀者知其原委。茲續本開篇。先即從林黛玉死後寫起。直入正文。並無曲折。雖覺突如其來。然正見此本之所以為續也。雖名之曰續紅樓夢。第一回讀者。只作前書第一百二十一回觀耳。

一後紅樓夢中。因前書卷帙浩繁。恐海內君子。或有未購。及已購而難於攜帶。故又敘出前書事略一段。列於卷首。以便參攷。鄙意不敢效覽。蓋閱過前書者。再閱續本。方能一目瞭然。若前書自所未觀。即參攷事略。豈能盡知其詳。續本縱有可觀。依舊味同嚼蠟。不如不敘事略之省筆也。



- |       |          |          |       |          |          |
|-------|----------|----------|-------|----------|----------|
| 第一卷   | 絳珠宮寶玉悟天機 | 太虛境警幻談因果 | 第二卷   | 甄鴛鴦鳳姐受虛驚 | 救妙玉香菱認親父 |
| 第二卷   | 黃泉路母女巧相逢 | 青埂峰朋友奇遇合 | 第四卷   | 觀音院鳳姐遇秦鍾 | 鄭都城鴛鴦見賈母 |
| 第五卷   | 慶生辰元妃開壽宴 | 得家報黛玉慰芳心 | 第六卷   | 試真誠果明心見性 | 施手段許起死回生 |
| 第七卷   | 碧落黃泉尋踪覓跡 | 紅顏白髮憫子思夫 | 第八卷   | 夢相逢釵黛兩無嫌 | 叙幽情鴛鴦各為主 |
| 第九卷   | 小寧馨喜降榮禧堂 | 母蝗虫再醉怡紅院 | 第十卷   | 甄子嗣平兒禱神明 | 滯婚姻賈珠對父母 |
| 第十一卷  | 鄭都城寶玉玩新春 | 望鄉台鳳姐添舊醋 | 第十二卷  | 張金哥攔輿拔告狀 | 夏金桂假館訴風情 |
| 第十三卷  | 絳珠宮寶玉締良緣 | 親姑姪完聚許完姻 | 第十四卷  | 林如海任滿轉天曹 | 賈夫人幻境逢嬌女 |
| 第十五卷  | 胞弟兄相逢不相識 | 丹霞殿僧道陳因果 | 第十六卷  | 史太君示夢絳雲軒 | 賈存老遇兇鐵檻寺 |
| 第十七卷  | 天上人間雙頌恩詔 | 痴男怨女大逞幽魂 | 第十八卷  | 賈寶玉初登翰林院 | 林如海再授都城隍 |
| 第十九卷  | 榮國府張燈鬧鬼宴 | 城隍廟月夜會新郎 | 第二十卷  | 賈迎春擺佈薄情郎 | 史湘雲搜求短命鬼 |
| 第二十一卷 | 六禮告成巧姐出閨 | 十月孕足平兒生子 | 第二十一卷 | 推己及人感成佳耦 | 以真為假錯認禮郎 |
| 第二十二卷 | 真後悔黑夜暗投緣 | 念前情苦泉求艷魄 | 第二十二卷 | 蔣玉函壁返苗裔羅 | 馮紫英片獻鮫綃帳 |
| 第二十三卷 | 恣鬧諧戲和石頭詩 | 逞才華再建海棠社 | 第二十三卷 | 逢國慶賈氏增爵祿 | 沐皇恩元妃再省親 |
| 第二十四卷 | 酬仙惠建廟祀三賢 | 報親恩稱觴祝二老 | 第二十四卷 | 傳大道妙玉離太虛 | 證仙緣情春成正果 |
| 第二十五卷 | 享祭祀魂返大觀園 | 慶團圓神遊太虛境 | 第二十五卷 | 警幻女增修補恨天 | 悼紅軒總結紅樓夢 |



金

晴雯

元二

姐

賈惜

春

賈

元春

林黛玉

西貝寶玉

薛寶釵

尤三姐

甄香菱

王熙鳳

紫鵲

鶯兒





馮書辦

林如海

史湘雲

賈夫人

妙玉仙姑

警幻仙子

柳湘蓮

甄士隱

夏金桂

鶴童

鴛鴦

賈珠





絳珠宮黛玉  
 悟天機  
 太虛境警幻  
 談因果  
 訊鴛鴦風姐  
 受虛驚  
 救妙玉香菱  
 認親父



黃泉路母女  
 巧相逢  
 青埂峰朋  
 友奇遇合  
 觀音巷  
 鳳姐遇  
 秦鍾  
 鄧都城  
 鴛鴦  
 見賈  
 母





慶生辰元妃  
開壽筵  
得家報黛玉  
慰芳心  
試真誠果明  
心見性  
施手段許起  
死回心



碧落黃泉  
 尋跡覓跡  
 紅顏白髮  
 拋子  
 思夫  
 夢相逢叙  
 登  
 兩無  
 嫌叙幽  
 情鵲鶯  
 各為  
 主





馨喜  
降榮  
禧堂母  
蝗虫再  
醉怡紅院  
艱子嗣平  
兒禱  
神明  
滯婚  
姻賈  
環對  
父母





鄴都城賈母  
玩新春  
望鄉臺鳳姐  
潑舊醋  
張金哥攔輿  
拔空狀  
夏金桂假館  
訴風情





絳珠宮寶黛

締良緣

丹霞殿僧道

陳因果

史太君示

夢絳雲軒

賈存老遇

兒鐵檻寺





天上人間雙  
頌恩詔痴  
男怨女大返  
幽魂賈寶  
玉初登翰林  
院林如海  
再授都  
城隍



胞弟兄相  
逢不相識  
親姑姪完  
聚許完姻  
林如海  
任滿轉  
天官  
賈  
夫人  
幻境  
逢嬌  
女





酬仙惠建廟  
祀三賢報  
親恩稱  
鰲祝  
二老  
傳  
大  
道妙  
玉離太虛  
證仙緣  
惜春成  
正果





享祀魂返大  
 觀園慶  
 團圓神  
 遊太虛  
 境警幻  
 女增修  
 補恨天  
 悼紅軒  
 總結紅  
 蓮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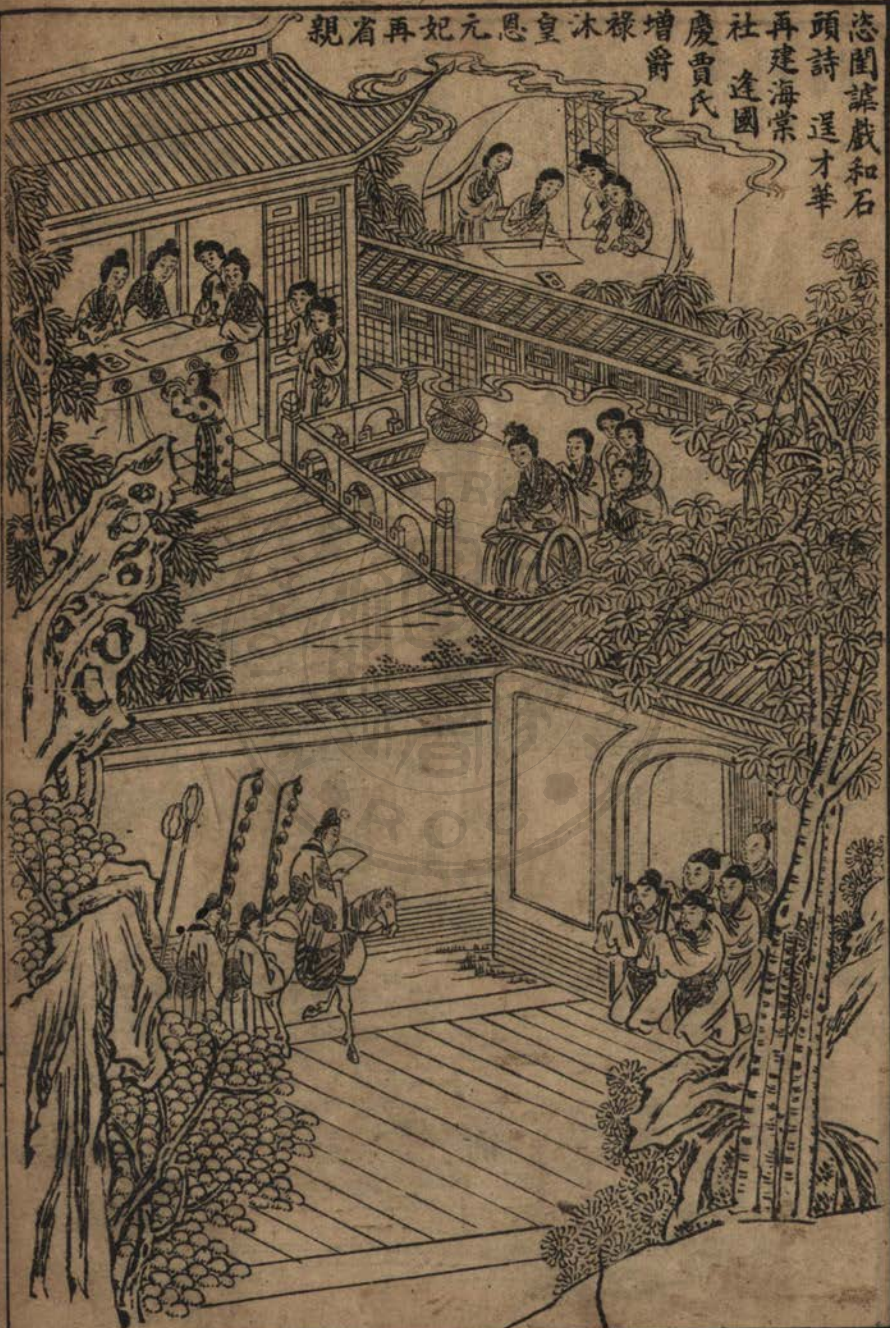


真後悔黑夜  
 暗投纆念  
 前情黃泉求  
 艷魄蔣  
 玉函壁  
 返苗  
 香羅  
 馮紫  
 英芹  
 獻鮫  
 帳緜





恣閨諠戲和石  
頭詩 逞才華  
再建海棠  
社 逢國  
慶賈氏  
增爵  
沐皇恩  
元妃再省親



悼紅高隱圖

大荒山二仙  
修道之處





話說林黛玉自那日屬絨之後一點靈魂出壳亦不自知其死出了瀟湘館悠悠蕩蕩而行四顧茫茫不知身在何所心中正在驚疑忽聞迎面有鼓樂之音絳幢翠蓋飄揚揚而來只見女童數輩上前稽首內有一人明眸皓齒鬢髮垂髮笑問道姑娘可好相別數載姑娘可還認得我麼黛玉聞言細視其人十分面熟却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乃問道你是誰啊好像在那裏見過你似的那人笑道我是服侍太太的了環名金釧兒姑娘如何就忘了呢黛玉聞言不勝驚訝道你不是那年投井死了麼如何又在這裡這是什麼地方金釧兒答道此處名為大虛幻境乃天仙極樂世界我們奉誓約仙姑之命伺備彩輜特來迎接姑娘黛玉又道我並不認得什麼警幻仙姑接我有何緣故金釧兒道此乃天機見了警幻仙姑自然分曉說者只見幾個女童抬過彩輜金釧兒攙扶著黛玉坐好四個女童抬起行走如飛前面綉旗引路翠帶飄揚鼓樂喧嘩十分熱鬧黛玉坐在輜中心下孤疑低頭一看只見自己垂冠綉服並非家常打扮恍然驚悟莫非我身已死回想臥病時詩稿與紫鵲悲傷之事又不知實玉果真棄了寶釵目下是何光景眼中不禁流下淚來忽又一轉念想道我生來薄命父母雙亡依靠外祖母家雖是太太十分疼愛到底不比自家的人寶玉既然有心更復何望死了倒也乾淨既有鼓樂接引自必是天仙福地且看他們抬到那裏去一驚行來遠遠頭見一個石頭牌坊玲瓏剔透上面橫書斗大四個金字是大虛幻境又有一副對聯云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自處有迷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金碧輝煌上面一匾橫書四個金字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瘠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看真如福地四個大字兩邊也有一副對聯寫道 假作真來真勝假 無原是有有非無

黛玉看罷又想道此處匾聯的話句却如何與前面的大不相同正不知是何意見但又見轉過牌坊也有一座宮門上面橫書一匾大書福善福淫四個金字兩傍也有副長聯寫的是

過去不來豈謂知覺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黛玉看畢正在沈吟玩索間忽見前面別一洞天宮門高敞殿宇巍巍十分壯麗轉過兩層便是一垂花門進了垂花門只見兩旁遊廊層層曲榭院中開白石欄內種着一堆仙草一縷幽香沁人心髓抬輪的女童落下輪來只見正房中珠簾响處走出一個麗人來笑容可掬道姑娘到了姑娘可好麼黛玉細視其人長眉秀項笑語嫣然不禁驚喜道你不是晴雯姐姐麼怎的也在此裏晴雯道說來話長請姑娘進言慢慢的細說說着搶步上前將黛玉挽出輪來這理黛玉手扶着晴雯輕移蓮步走進宮門但見金碧輝煌耀人耳目錦綉毯翠珠簾過非人世所有正中一座榻上放着一張小炕桌紫檀雕刻極其精工桌上放着一個小小金爐不知焚着什麼香

有一盤佛手金色爛熳異香撲鼻金釧兒先將引枕靠背挪好了讓黛玉坐定遂又捧上香茶只見十數個仙女俱各丰姿秀曼羽衣蹁跹上來恭見方纔跪了下去黛玉立起身來忙命晴雯挽他們起來眾仙女道娘娘今日初歸理應叩賀的黛玉聞言暗忖我是個女孩



兒家。他們如何把我稱起娘來了。忙問晴雯道：姐姐你說此處到底是什麼地方？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你與金釧兒怎麼也在這裡？晴雯笑道：此乃天仙清虛之府，名曰大虛幻境。此宮名為絳珠宮，前殿有一位警幻仙姑，善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前日來時，也是家他接引的。當時他對我說過，姑娘是什麼絳珠仙草實二爺是什麼神瑛侍者。我們的三位姑娘和瑤二奶奶都是什麼孽債命司的仙姑，又有什麼金陵十二釵的冊子，我與金釧兒都是副冊上有名兒的。其中的精緻詳細，我們也忝解不透。姑娘今兒初到身上，未免勞乏，住歇一夜。他明日必來拜賀的。那時姑娘當面問他底裡，自然明白的。了。黛玉聞言點頭，嘆息道：原來如此。正欲往下問時，只見金釧兒、寶釧、警幻仙姑、差人送仙丹一粒、仙酒一瓶、仙果二盒、有饌四品。黛玉向晴雯笑道：我尚未奉謁仙姑，反蒙惠賜先施，真真却之不恭。堂之有愧。如何是好？晴雯道：仙姑的美意，姑娘領受纔是。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於是晴雯率領眾位女將禮物放下，發付來使去訖。金釧兒道：姑娘遠路勞乏，只怕也餓了。將送來的酒果吃些，免過會子，只怕警幻就來也。未可定。黛玉笑道：俗云：行客拜坐客，那有反勞仙姑先來之禮？我們吃些點心，先去奉謁仙姑方好。正理。晴雯遂令眾位女將酒果有饌擺上來，杯盤羅列，真是上界仙品。都不知何名，但覺香美異常。黛玉此刻也覺肚中飢餓，遂將仙果一粒，用酒溶化，吃了下去。又吃些酒果之類，覺得一線清香，自湧泉直達泥丸，精神頓長。乃笑向晴雯道：我往日不大會吃酒，吃一半，血就覺頭暈。今日這酒吃了三盃，不但不醉，反覺長起精神來了。晴雯聽說，細將黛玉端詳了一回，不禁狂喜道：姑娘的面色全然不是當日病弱的樣兒了。真正的牡丹芙蓉也無比嬌艷，越顯出眉梢眼角的丰韻來了。若教我們寶二爺看見，還不知樂得個什麼樣兒呢。黛玉笑道：你這個頭怎麼要笑起我來了？晴雯笑道：姑娘不信，等我取面鏡子來，姑娘自己照一照，就知道了。說着，回身向裏間取出一面靚兒鏡子，遞與黛玉。黛玉接來，自己照了一照，心中也自歡喜。於是漱口吃茶，舉向院中閒步。一回看了一回絳珠仙草，這鏡吩咐女童們伺候拜謁仙姑。只見四個女童抬進轎來，黛玉問道：此處離仙姑的住處有多遠？眾位女同道就在兩座牌坊中間，那個宮便是。黛玉說如此說，路也不多遠。比處又無間雜人，往來我們正好步行玩玩。仙景豈不有趣？晴雯姐姐，你在家中照應，只教金釧兒同幾位仙家姐姐，跟了我來說着，便輕移蓮步，走出宮門。但見一片青苔白石，臺無半點飛塵。四面玉宇瓊樓，高插九霄雲漢。逶迤行來，但覺身輕步健，氣爽神清。乃笑向金釧兒道：警幻所贈的仙丹，大有意思。我往日在家時，常害病，從滿湘館走到怡紅院，就喘的受不得了。今日走得這些路，反覺得腿上有勁兒似的。金釧兒道：可不是呢。那年我跳了井之後，不知怎麼就糊裏糊塗的到了這裡，肚裏的水漲的實在受不得了。滿地打滾，也虧警幻仙姑給我灌了一粒仙丹，沒多一會的工夫，那個水除口吐的不算，底下就像撒尿似的，直流出來，可惜將太太賞的裝殮，還是寶姑娘穿過一條桃花灑紅中衣，全濕透了。還把我媽給我賞心兒扎的一雙滿幫子四季花的鞋兒也遭塌了。後來我就甦醒過來，覺得眼明耳亮，心內清爽，十分感激。只是遭塌了衣裳，我心裏的什麼似的。我倒反埋怨起來，說仙姑你老人家，既是慈悲救人，如何連個救人的法兒也不知道呢？我往常間聽見人說有投河跳井的，總是打撈起時，將人倒控起來，肚裏的水都從嘴裡流出來，纔是你怎麼灌了我一丸藥水，都從底下撒了出來，遭塌了我的褲子鞋子。難道叫我在此這裡光着屁股，看着腳過日子罷？說的仙姑沒了法兒，照樣兒賠了我一條小衣，一隻鞋子。我如今現穿的不是嗎？一席話說的黛玉用手帕子捂着嘴，嘻嘻的笑起來。這難為你這了頭，虧你嘴裡說得出這些話來也。太不害臊了。金釧兒正欲回答，只聽迎面有人說：



道那不是林姑娘來了麼？黛玉抬頭細看，見迎面有一個頭跟隨着一個麗人，冉冉而來，忙問金釧兒道：「前面來的就是警幻仙姑麼？」金釧兒也仔細一瞧，道：「這來的不是仙姑，是借問東府的小蓉大奶奶。」黛玉道：「原來他也在這裏，可謂他鄉遇故知了。」說着，只見蔡氏等已到面前，笑容可掬的問道：「姑娘何好？幾年沒見，模樣兒越發標緻了。」我今兒聽見姑娘的駕到了，趕着來請安，不知姑娘又往那裡去呢？」黛玉拉住蔡氏的手，笑道：「大奶奶，你這幾年可好？我竟不知道，你也在這裏。我如今要到警幻仙姑處拜見去呢，你且先到我那裡等着我，就住下罷。」我晚上也好多說說話兒。」蔡氏道：「就是這麼着，天也不早了，姑娘請去罷。」二人說畢分手而去。這警幻玉走不多時，早到了仙姑的宮門首，只見匾上橫書着「離恨天」三個大字，正欲觀看其餘，只見警幻率領一班仙女，迎接出來。黛玉先將先姑一看，只見他仙風道骨，別有一段風流羽衣，蹁躚另有一番丰致。比那翠屏的妙姑尤覺光艷動人，連忙上前施禮道：「弟子下界凡愚，深聞弱質，偶因一念痴情，遂爾自損身命，乃蒙不棄，故留門牆，一切痴緣，仍望仙姑指示警幻見靈玉容華絕世，舉止幽閑，不禁點頭暗嘆。連忙攜手相扶，笑道：「賢妹不必過謙，你原係姊妹，只因你有一段因果，故爾謫降塵寰了。此一番宿債，且請進來坐下，慢慢的告訴與你。于是二人攜手步入宮來，就在正中榻上，賓東主西，一齊歸座。童捧上茶來，茶罷先就靈玉交身，問道：「適蒙便姑寬敘，因果一事，請指迷津。以開佈塞。」警幻笑道：「說來話長，這個實實玉他的前身，乃是女媧氏補天所剩的一塊頑石，未經投胎之先，曾作過赤靈宮的神瑛侍者。那時賢妹乃西天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仙草，名曰絳珠，因雨露德期漸就，蕭瑟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澆灌，又受了日月精華，成了山川靈氣，故能脫化為人，你與實玉二人，生前纏綿死後纏綿，也不過是以情補情而已。」實玉聞言，暗付道：「原來如此，怪不得實玉那樣顛狂，我又這樣多病，原來是頑石與草木，耳想罷，又向仙姑道：「弟子與實玉既是情補情，他就不該負心，使弟子九泉銜恨，警幻笑道：「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你與實玉之事，天也，亦命也。」實玉聞言，不禁感起雙蛾，一聲長嘆，道：「易首乳坤，詩首關雎，人倫王化之原情之所鍾，上天弗禁，弟子與實玉一段情緣，出于至情，並非傷風敗化，鑽穴踰牆之比。天地之大，於人何所不容，奈何苛毒至此。弟子實所不解，警幻笑道：「賢妹如何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且教你瞧一個東西，你自然明白了。」女童呢過來，只見一個要娶仙女，各應着走來，警幻道：「你去到薄命司，廚內將金陵十二釵的正副冊子一總拿來，女童領命去不多時，抱着一堆冊子，笑嘻嘻的走來，放在中間小炕桌上。黛玉便將頭一本冊子揭開一看，留神看去，只見頭一頁上畫着兩株枯木，挂着一條玉帶，下面畫着一堆雪，雪裡一股金簪，後面一首五言絕句，寫道：『堪嘆停機德，誰憐咏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

林黛玉生來穎悟，念了兩遍，早已明白，笑問警幻道：「細玩此詩，不過是我們兩個人的名姓，可有什麼因果在上頭呢？」警幻道：「你只細玩這『嘆字憐字』，就可以明白了。」黛玉笑道：「原來就在這兩個字分別，因如弟子因姻緣不遂，飲恨而亡，這『嘆』字得薄命，原該可憐。若說實姊姊他如今婚姻如意，夫唱婦隨，有何可嘆呢？」警幻道：「人之薄命，實際各有不同，未可一概而論。因將冊子又揭一頁，指着道：『這一頁是你元春姊姊，這一頁是你迎春姊姊，他兩人一個是貴妃娘娘，一個是話命夫人，怎麼算得薄命呢？只因富貴不長，榮華不久，所以也就謂之薄命了。如今你元春姊姊現在東邊赤雲宮居住，至于其餘的姊妹們，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薄命處，豈能相同呢？你往後逐頁看去，自然知道了。』黛玉聞言，便將正副冊子逐一留神看了一遍，內中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不大明白的』，遂將冊子合上，又身笑



道許多冊子一時也不能深究其真口是實妙如薄命弟子到底不能無疑仍望仙姑明白指示警幻笑道未來的天機我也不敢泄  
漏你與寶玉不但有人世良緣兼有天台宿分也罷你既疑惑你實妙妙我給你個小小頑意兒你拿去三更人靜之後獨坐中庭  
看一看便知分曉說着因向伺候的女童們道把我那個葫蘆兒取來女童應而去不多時拿了一個小小的葫蘆兒出來寶玉接來一  
看只見上面雕刻的山木人物花卉蟲鳥禽魚極其精妙嘴兒上嵌着一個玻璃顯微鏡就如街市上賣的西湖景兒一般看畢便遞  
與金釧兒收好立起身來笑道天也晚了仙姑請歇歇罷明日再來領教警幻道有勞賢妹玉趾先施恐愚婦今日不能回拜了於是二  
人攜手送出宮門而別這裏寶玉率領眾仙女仍從舊路而回前面兩對宮燈引路後面金釧兒一手擎着葫蘆兒一手提着個小明月  
燈兒相隨走不多時回至絳珠宮內只見晴雯打起簾子來笑道小蓉大奶奶和瑞珠兒來了好半日了秦氏也就迎了出來道姑娘見  
過警幻仙姑了麼寶玉笑道見過了教大奶奶候的工夫久了我們到東套間裏坐去點起燈來好說話說着便拉了他的手走進東套  
間內只見一切鋪設光華奪目二人遂在炕上對面坐下瑞珠兒便過來與寶玉磕頭寶玉連忙攙起因其狗主而死也著實的獎慰了  
一番金釧兒送上茶來秦氏問道老太太如今可還康健二位老爺二位太太都好寶玉答道老太太與寶玉俱各安康秦氏又道  
我們東府裏的太爺和我公公婆婆可好寶玉道大哥大嫂子都好大老爺不知怎麼慶服了金丹昇仙去了秦氏道我們太爺的皮氣古  
怪放着福不會想呢不知你蓉大奶奶如今好了沒有寶玉道聽見說續娶的是胡家姑娘模樣兒性格兒也和大奶奶差不多兒  
秦氏又道我們珠大姑娘連二姑娘可都好寶玉道他們有什麼不好呢秦氏又問道姑娘們可都好寶玉道他們也都好二姑娘給了  
孫家了聽見說二姐夫為人皮氣乖張二姊妹如今狠不得意三姊妹聽見說二舅舅在糧道任上許了周統制的公子了尚未過門四  
姊妹還沒有人家呢秦氏道前兒元妃娘娘到來我去請安的時候節節娘娘向我說迎姑娘不久也要來現在修理他的住房呢寶玉道我  
剛纔兒恍惚惚聽見警幻也這樣說來可憐二姊妹一輩子老實懦弱也這如此薄命秦氏聽了也點頭嘆嘆了一回忽然笑道你看  
我問了這半天的話竟把這一个人忘了寶玉道他可好今年也有十八九了不知可曾娶了親了沒有寶玉見問到寶玉來不覺眼圈  
兒一紅流下淚來低頭不答晴雯在旁插嘴道這一个大奶奶你看你說的這話可教姑娘怎麼答言兒呢你難道沒有聽見前兒警幻仙  
姑說的那些話嗎秦氏道我沒有聽見警幻仙姑前兒說的什麼話晴雯道你既不知道等我夜裡睡下慢慢的告訴你你也可想想林  
姑娘為什麼到他們這裡來的呢呀喲你這個人到像在場子裡過日子呢似的這一席話倒把寶玉招的笑起來了晴雯道姑娘不  
用傷心借們如今到這天仙福地無拘無束自在逍遙好不舒服受用呢譬如襲人那個浪蹄子本來他的命比我好我也不去恨他我  
也不去氣他且看他的妝稍結果罷剛秦氏也笑道可不是呢譬如我們蓉大爺如今娶了胡家的姑娘那裡還能夠想起我來呢這也  
是恨不來氣不來的有什麼法兒呢晴雯道豈但沒法兒我看小蓉大爺那年輕的狂樣兒只怕在被窩裡把當日和大奶奶怎樣  
短的故事兒都要告訴了新娶的大奶奶呢秦氏笑着叫道吓你這个蹄子又要教我撕你的嘴呢寶玉用手帕子遮着嘴笑道說正經  
話罷大奶奶你家如今在那裡住呢秦氏道姑娘遠不知道呢我們都是嚼命司的一夥冤家那薄命司裡面的地方寬闊着多呢東西  
兩廂都是一院一院的好齊整房子我來了沒多年兒我們的尤家三姨兒也陸續來了我們如今大家住的倒也熱熱鬧鬧的他們妙



妹說明兒才來給姑娘請安來晚。黛玉笑道：你們那三個姨兒的為人，倒令人可敬。你們那個二姨兒，真真是個笑話兒。好好的要給理二哥哥作個二房，那時我們和寶姊姊、珠姊姊、大嫂子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兒。他倒自己得意洋洋的，後來到底上了廟了頭當了。奉法道我們理二爺娘這個人，你瞧他那個模樣兒，說話行事兒，那一樣不教人打心裏愛呢？可就是他老人家的這個毛病兒，總不能改。把個醋罐兒抱的結結實實的，總不肯放手。晴雯笑道：罷罷，大奶奶也別單怪理二奶奶吃醋。我看那個二姨兒，也就不大正經。你忘了那一天，借們大家坐着說閒話兒，大奶奶提起小大爺來，你看他那個神情兒，到像比大奶奶還着急似的。據我看，起那個光景兒來，只怕大奶奶去世之後，他和小大爺定有一合兒說的。奉法道：小大爺在西邊套間睡去，我們還有好些話兒說。于是大家散了。各自奶也安息罷。晴雯道：叫金釧兒在這種服侍姑娘，安寢我和小大奶奶在西邊套間睡去。我們還有好些話兒說。于是大家散了。各自歸寢。黛玉先就睡下。金釧兒在下面一個小榻上，也就睡下了。黛玉問道：金釧兒，你好好伏侍太太的，太太也狠疼你。實二爺和了頭們頑笑，也是常有的事。你也犯不上跳井。响金釧兒道：那年夏天，太太睡中覺，我給太太捶腿，也就困睡打起晚來，不知實二爺多曾見溜了進來，輕輕的在我臉上摸摸，索索的，我醒來看着太太，仍是閉着眼睛。我只當太太睡熟了，我就悄悄向實二爺說：金釧兒，我在井裏有你的，想你的。你這會子忙什麼呢？一句話，莫說實二爺知道，太太也未睡著，就聽見了。翻過身來，吐的一聲，先給了我一個嘴巴。我就嚇的趕着跪下，磕頭求太太說：我再不敢了。太太那裡肯依，就打發人傳了我媽來，立刻教人帶了出去。姑娘，你想借們家的了頭們，那一個嘴上的胭脂都沒教實二爺吃過呢？難道都尋了死嗎？只是人有臉，樹有皮，太太搗了我，吵嚷的人人，都知道了我還有什麼趣兒呢？我只說跳一跳井，可以遮遮羞兒。誰知道跳了下去，可就上不來了。晚黛玉道：太太打你的時候，實二爺怎麼樣來？金釧兒道：實二爺看見太太一翻身時，他早跑的沒了影兒了。黛玉道：你跳了井之後，老爺知道了，把實二爺狠狠的打了一頓。實二爺此時已經磕睡的受不得了，連打着哈氣，答道：阿彌陀佛，打的該着就沈沈打起。對衆實二爺也只好笑，便悄悄的起來穿好了衣服，將實二爺給的那個葫蘆拿了一手素燭，走出外間，將葫蘆與燭台放在小桌兒上。爐內焚起香來，慢慢的盤膝坐在榻上，將葫蘆輕輕的拿起，觀看眼向玻璃鏡內一看，不知葫蘆裡面到底是什麼故事。且聽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二

鴛鴦鳳姐受虛驚

技妙玉香菱認親父

話說林黛玉住更深人靜之時，獨坐綉榻，剔亮燈燭，焚起一爐好香來。意興虔誠，拿起葫蘆，波波凝睇，觀向玻璃小鏡中一看，但見裡面十分寬廣，隱隱有樓臺殿閣之形，越看越遠，竟如大觀園的景況，又仔細看去，却又像自己住的瀟湘館。又見寶玉在那裡搥胸跺腳，嗚嗚大慟，耳內到像彷彿聽見的叫道：林妹妹，這是我父母所為，並不是我負心。你在九泉之下，不要恨我。黛玉看着，不覺一陣心酸，眼中流下淚來，忙用手帕拭指，心中暗忖：這小小葫蘆，如何這般奇妙，真是仙家之物。所謂靈中日月，袖裡乾坤，想罷復又將葫蘆放在眼上看時，却又不像大觀園了。又像昨日拜警幻時所見太虛幻境的光景。忽見寶玉從迎面遠遠而來，漸近漸真，一直到了自己的面前。大嘆道：妹妹原來在這里。教我好想啊。黛玉嚇了一跳，忙放下葫蘆，回面一看，宮門關得好好的，微聞外邊簾櫳一响，而已。黛玉怔



了半晌又拿起蒲團來看時只見寶玉遠在前面並非從前的打扮戴僧帽穿僧衣向着他笑道妹妹我可真做了和尚了。言未了只見一個痴癡和尚一個跛足道人一齊上前扯了寶玉就走漸次漸遠漸漸的不見了看的黛玉似醉如癡正欲放下葫蘆兒時耳內隱隱似聞哭泣之聲又定神看時却又似榮國府的光景只見二個人哭作一團一個好像王夫人一個好像寶釵一個好似襲人黛玉看着也自傷心忽見四面黑雲佈起將葫蘆兒擄去一空所有黛玉放下葫蘆兒痴呆呆坐着思想適纔葫蘆內看的那些光景心中七上八下的一時也忪解不透又恐怕驚醒了眾人少不得又要問口得攝了燈台拿了葫蘆悄悄仍舊回到套閣裡只見金釧兒仍是軒然沉睡便輕輕的收了葫蘆破了燈解衣就寢意欲在枕上尋思誰知吃了仙丹仙酒精神滿足頭一看枕便相煎睡去了次日清晨梳洗已畢便往赤霞宮謁見元妃元妃獨居寂寞聞寶玉到來不勝之喜先行了君臣之禮後敘姊妹之情十分親熱元妃又說迎春不久也要歸位的話宜留着吃了早膳方回元妃隨即差了此宮娥來問文又送了許多禮物按下警幻仙姑也來回拜寶玉又將葫蘆內所見的光景再三求教仙姑仙姑只道不久自知天機不可預洩寶玉也不好深究警幻去後又有九二妙尤三妙姊妹來望不過彼此敘了些別後情況寶玉也都一一的回拜這節目不許多贅這一日早飯後寶玉在院中閒步正看這些仙女們用甘露澆灌絳珠仙草只見晴雯打扮的齊齊整整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姑娘我這好幾日也沒到外邊逛逛去今日閒暇無事我到小奶奶家去和他們說說話兒姑娘可肯教我去麼寶玉道總是開着呢你就逛逛去見了他們替我問候晴雯答應了笑着喜喜歡歡的去了沒有一盞茶時只見他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道你們快來瞧前邊來了一個女人那個樣兒好悽慘怕人啊好像鶯鶯姊姊似的黛玉等聞言一齊走出宮門看時只見那個女子披頭散髮張目吐舌跟踉蹌蹌而來晴雯見人多了大着胆子問道你可是鶯鶯姊姊麼只見那個女子披舌唇外口不能言惟有點頭流淚而已黛玉見這般光景心下早已明白便教金釧兒快到仙姑那裡去告訴說寶玉姊姊來了求仙姑快來救一救金釧兒答應着飛也似的去了這裡晴雯與眾仙女將鶯鶯攙進房中未一時只見金釧兒跑的喘吁吁的進來道仙姑給了一粒仙丹教用甘露調化一半兒點在舌上再將那一半兒吃了下去就好了晴雯進來即忙如法調治不多一時果見他目垂古斂纔睜開眼睛哭出來道我好苦晴雯忙叫道姊姊你瞧我們都在這裡呢鶯鶯往四下裏一看道這是什麼地方兒怎的林姑娘也在這裡你們就如何湊在一塊兒呢黛玉至未及回答晴雯又道這裡是太虛幻境林姑娘前身是這裡的瀟湘仙子這就是他住的絳珠宮我們都是薄命司的仙女所以你如今也到這裡來了鶯鶯聞言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你們可曾見老太太來麼黛玉一聽老太太三字心中驚說忙道你怎麼問起老太太來莫非老太太也歸了天麼鶯鶯道可不是呢前兒晚上老太太歸了天了我想我服侍了他老人家一場將來也沒個結果又恐怕後來落人家團圓趁着老太太還沒出殯我就把心一橫恍惚惚的像有人把我抽着上了吊了我模糊記得好像東府裡小蓉大奶奶似的後來我心裡一糊塗不知怎麼就到了這裡了黛玉一聞賈母仙逝不覺慟哭起來晴雯忙道姑娘你又糊塗了老太太歸了天大家正好團圓你哭的是那一條兒呢黛玉忙拭淚道我也忘了情了這也是我平日哭慣了的緣故正在說話時只聽見院子裡有人說道鶯鶯姊姊來了麼好快靚叫我倒奔忙了一夜跑到走到我頭裡了大家看時却是秦氏進門便道金釧兒快倒碗茶來唱唱今兒可把我乏狠了黛玉迎着笑道你看你累的這個樣兒你既有這個差便為什麼



不告訴我們一聲兒呢。秦氏道：「這只是催着教快去，連我換衣服的空兒，也不容呢。那裡還有工夫告訴你們？」黛玉道：「大奶奶坐下歇息，別罷了。是大家一齊坐下，仙女捧上茶來，茶罷，黛玉先問：『鶯鶯道：老太太好好的，得了什麼病就歸了？』」呢？鶯鶯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老太太是上丁年紀的人，如何禁得這這噴嚏呢？所以一天一天的老起來了，不過在炕上病倒了，不多幾日兒就歸了。天了，這人人家既沒在，這裡却往那裡去了呢？」秦氏道：「我想老太太是年尊了的人，未必同我們一樣，只怕壽終後，要到地府罷？」鶯鶯道：「如此說來，我可又不撲了個空罷？」小大奶奶你把我弄到這個地方來，你還得把我送到老太太那里去，我才依呢？」黛玉聞言，又覺傷心起來，道：「鶯鶯，你不必着急，等我見了警幻仙姑，問准了老太太的下落，你們再作商量。你且說二位太太合奶奶姑娘們的光景也，還都好麼？」鶯鶯道：「二位太太的身子，幸都康健，只是家中遭了許多不幸，也都臉上變了老了。二姑娘怪可憐兒的，生生的被二姑爺折磨死了，不知可曾到這裡來？」秦氏道：「來了，好日子了。現在元妃娘娘那裡住着呢？」黛玉道：「也是前兒纔知道的，還沒有過去，難他呢？」鶯鶯道：「三姑娘也出了嫁了，就是路太遠些，四姑娘遠是不言不語的，似牛心裡另有一番高見似的。淨淨捨着老太太的事情，上又沒錢，又受衰敗，已經發了幾個昏了，還不知如今是個什麼光景呢？」秦氏道：「如此說來，只怕他還是我們這一夥兒的人呢？」他既來了，借個這裡更熱鬧了。黛玉笑道：「熱鬧什麼呢？不過是兩口子貧嘴怪討人嫌的。」秦氏又笑道：「姑娘說的這話，我倒怪想他的呢。」一日，我這到大觀園，舉戒了他一回，只是他這心總不醒悟。大家正說話，只見眾仙女送上晚飯來，黛玉便命將那日仙姑送來的酒，湊了來，大家吃了幾盃飯，畢漱口吃茶，又談了一會閒話。見秦氏告辭各自回去了。當夜黛玉就留鶯鶯，在自己房中睡宿，乃悄悄的問道：「妙妙，你纔說寶玉瘋了，我來的時候，我只知他病着呢，是為去了？」通靈玉的緣故，不知後來到底為什麼病了？呢？鶯鶯道：「姑娘有所不知，就是姑娘去世的那一天，那邊就娶了寶姑娘過來了。誰知寶二爺揭了蓋頭一看，大嚷起來，道：『給我娶的是林姑娘，怎麼又換了寶姑娘了？』」呢？太太就安慰他，道：『你林妹妹如今病的要死了，所以才把寶姑娘娶了過來的。』寶玉聽了，就昏了過去。後來，點醒過來，就發起瘋來了。黛玉道：「妙妙，你這個話，我不大明白，借們這樣人家，給寶二爺定親，自然要個三媒六證，行茶過禮，才是怎麼？我連一點聲氣兒也不知道呢？」且寶姑娘也是一位千金小姐，難道說要娶就立刻娶嗎？既是娶了寶姑娘，為何又娶玉？怎麼寶玉嚷出林姑娘的話來，難道拿我給寶姑娘頂名兒嗎？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鶯鶯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我二奶奶幹的勾當。姑娘記不得上年老爺把寶玉二次送到家裏，裡去念書了，老爺就向太太說：『寶玉也大了，也該定得親了。』太太就把這個話回了。老太太連二奶奶就在旁邊插嘴道：『現放着金玉姻緣，再往那裡找去呢？』他就一力的從前着悄悄的向薛姨太太說了。姑娘你想，我們這樣的人家，寶玉那樣的品格，姨太太有什麼不肯呢？一口就應承了。這事原是瞞着寶玉做的。寶玉全不知道，後來，襲人知道了，就將姑娘你們倆從小兒在一處長大的情分告訴了太太，並且說：『那年寶二爺因紫鵲說了句頑話，就病成那個樣兒，如今若聽見給他定了寶姑娘，他斷然是不依的。』太太也覺為難起來，就說道：『你們為什麼不早說呢？』如今生米已經做成熟飯了，難道好意思去向姨太太



說退親的話不成，二奶奶就說不妨事的，他就想這這條妙計來了。後來寶玉病的很了，老太太要娶姑娘來沖一沖喜，他就說越看寶玉如今病的糊塗之時，又姑娘病的很，便把雪雁叫了過去，攙着寶姑娘拜堂，哄哄寶玉，就說是林姑娘哄的時候，那邊湘館的人來報說，姑娘也沒了氣兒了。黛玉聽到這裡，不由的啜啜了一聲，羊胸說不出話來，忽然笑道：「仍舊把寶玉弄瘋了，也真不得什麼妙計，驚着看出黛玉的光景，自悔把話說言失了。」連忙解勸道：「這都是過去的事，姑娘如今位列仙班，何必又尋煩惱？」黛玉道：「可不是說不必提他了，我們睡覺罷。」於是安寢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替寶玉先請醫治，處謝了賜藥之恩，講了一回天機，又與秦氏及尤家姊妹敘談了一回，這纔到了赤霞宮守門的小太監，問明了來歷，奏了上去，不多一時，元妃升殿，將寶玉進先行了大禮，一旁侍立。元妃降旨，問家中別後的事情，鴛鴦一一的跪奏明白。只見元妃面含怒色，道：「這事體前日二姑娘已經告訴過了，雖是家運使然，到底是鳳丫頭恃才妄作，老太太及太太俱為其家流所惑，前兒夢幻在我這裡，提及寶玉與林妹妹一段因果，我心裏為嘆。你今兒聽你所言，鳳丫頭真不是個人了，你也沒問警幻老太太如今現在何處，鴛鴦道：「奴才問過警幻了，他說我們這个大虛幻境在上界之下，界之上，原是虛無縹緲的所在，不是這裡有名的人，是不能到的。老太太是壽終的人，必要先歸地府，見過閻君稽查過善惡，然後送往東去與去世的祖先相會，豈能到這裡來？」元妃道：「老太太貴為一品夫人，生平謹慎，樂善好施，並無過惡，就到閻君那裡也無甚可怕處，惟是那大刀劍掛牛鬼蛇神，老人家未曾見過，不免受些驚恐，且又無人服侍，如何是好？」鴛鴦道：「奴才原為老太太來的，奴才的意思要來警幻指示一條路，引親身到地府禮訪一訪老太太的下落，奴才住在這裡，心裡如何得安呢？」元妃聞奏，沈吟了半晌，點頭道：「你這個丫頭真是個好的，可喜之至。前兒警幻說風丫頭不久也要來的，等他到來，我自有一番道理，你也歇息幾日，你且到二姑娘屋裡坐着，說說話兒去罷。」元妃起身回宮去了。這裡警幻引了鴛鴦到了西邊一個小小院落，三間正房，卻蓋得十分別致，只聽迎春在內問道：「鴛鴦，你來了。」鴛鴦道：「連連走了幾步，進門先請了安，迎春含淚拉起，問了此別後家中的事情，彼此傷感了一回，就將鴛鴦留下作伴。差人告知了黛玉，黛玉隨即也來會了迎春，過了幾日，又接迎春到絳珠宮居住，二人閒暇無事，不是下碁，就是吟詩，倒也十分快樂。這話暫且不表，且說王鳳凰自從亡故之後，一靈真性，悠悠蕩蕩，不知身在何處，但聽得一片哭聲，低頭下視，只見自己停在床上，賈璉平兒巧姊以及丫頭僕婦，繞床痛哭，心中恍然大悟，意欲飛身下去，只覺有兩個人兩旁攙扶起來，行走如飛，腳不沾地，走了有頓飯之時，覺得眼裏光明，前面顯出無數的樓臺殿閣，正然心中歡喜，忽聽他的兩個人罵道：「小蹄子，我當日頭長向午呢，你也有令兒麼？」鳳凰嚇了一跳，仔細看時，原來是尤二姊、尤三姊姊妹二人。鳳凰道：「啞啞，是誰原來就是你們這兩個東西？怎麼開口就罵起我來了？」尤二姊道：「罵你你便怎麼？這理又是你們的榮國府，你又是當家奶奶，莫人敢惹我，今兒可要報仇呢？」鳳凰道：「我且問你，好好的在外邊住着，又得不着你的什麼事，你為什麼把我誣到家裡去？千方百計折磨死了我，你這纔舒服了。鳳凰道：「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你既然嫁到我家，難道教你在外頭住一輩子，到底笑個什麼名色兒呢？」我好意收拾了房子，親自把你接回來，樣樣你佔個頭兒，你自己命苦福薄，消受不起，短折死了，你倒不領我的情，反倒嘴裡吐出這些話來了。」尤二姊道：「你不用和我巧



辦你把我搬到家裡來了。姊姊長姊短那一件事情我不是看你的眉高眼低呢。那一點兒把你錯待了。你不過為的是那個漢子把我擺布死了。你就該守着漢子過個白頭到老。怎麼也跑到這裡來了。呢。鳳姐道。嗚呼。的好。個沒臉的東西。越發說上樣兒來了。什麼老婆。咧。漢子。咧。你既然正統。為什麼。二爺。回來了。幾天兒。你就懷上孕了。呢。你看。那。日子。就把你。狂的。吶。成。天。家。跳。子。裂。骨。的。又。想。吃。酸。的。了。尤。二。姐。道。生。兒。育。女。原。是。人。所。共。有。的。大。道。理。有。什。麼。怕。人。的。呢。難。道。你。的。巧。姐。是。你。在。娘。家。帶。了。來。的。麼。尤。三。姐。道。你。這。張。嘴。那。裡。說。得。過。他。呢。你。只。把。他。拖。倒。刺。了。他。的。衣。裳。等。我。取。出。像。伙。來。收。拾。他。說。着。喇。的。一。聲。拔。出。鴛。鴦。劍。來。鳳。姐。一。見。唬。的。魂。不。附。體。只。見。前。邊。不。遠。有。一。帶。紅。牆。他。便。兩。手。擦。衣。往。前。就。跑。尤。三。姐。隨。後。趕。來。只。見。迎。面。來。了。個。美。人。後。面。跟。着。兩。個。人。捧。着。盆。子。再。再。而。來。鳳。姐。一。見。高。聲。喚。道。快。救。人。呀。尤。家。三。了。頭。要。殺。人。呢。原。來。前。面。來。的。正。是。鴛。鴦。素。元。妃。之。命。與。迎。春。素。玉。送。菓。子。去。鴛。鴦。留。神。一。看。認。得。前。頭。跑。的。是。鳳。姐。後。頭。趕。的。是。尤。三。姐。連。忙。跑。了。幾。步。將。鳳。姐。攬。在。懷。中。喝。道。三。姑。娘。不。得。無。禮。鳳。姐。聞。知。取。罪。不。少。尤。二。姊。收。了。寶。劍。笑。道。我。唬。唬。鳳。了。頭。的。那。裡。就。殺。了。他。呢。鴛。鴦。拉。着。鳳。姐。的。手。道。二。奶。奶。你。老。人。家。怎。麼。也。來。了。鳳。姐。道。我。倒。不。願。意。來。呢。無。奈。不。得。由。我。這。是。什。麼。地。方。這。樣。體。面。你。們。如。何。都。在。這。裡。鴛。鴦。道。此。乃。太。虛。幻。境。有。一。位。警。幻。仙。姑。那。中。間。正。殿。便。是。仙。姑。的。住。處。這。東。邊。一。帶。紅。牆。是。元。妃。娘。娘。的。赤。霞。宮。那。西。邊。一。帶。粉。牆。是。林。姑。娘。的。絳。珠。宮。兩。邊。的。配。殿。都。是。慈。粉。慈。香。朝。雲。暮。雨。薄。命。癡。情。等。司。就。是。我。們。這。此。人。的。住。處。了。鳳。姐。道。我。呢。難。道。連。個。宮。也。沒。有。麼。鴛。鴦。道。二。奶。奶。住。的。宮。就。是。這。東。廊。下。第。一。所。警。幻。說。來。我。們。都。是。此。這。司。裡。的。一。夥。冤。家。惟。有。二。奶。奶。是。這。些。司。裡。的。一。個。總。冤。家。頭。兒。鳳。姐。笑。道。這。也。罷。了。我。們。如。今。先。到。那。一。處。去。好。鴛。鴦。道。二。奶。奶。跑。的。頭。髮。也。鬆。了。褲。腿。也。散。了。借。們。就。近。先。到。赤。霞。宮。二。姑。娘。屋。里。歇。息。梳。洗。梳。洗。見。過。了。娘。娘。再。往。林。姑。娘。那。裡。去。路。也。順。便。些。鳳。姐。道。這。都。是。尤。三。姐。那。了。頭。鬧。出。來。的。把。我。一。輩。子。的。臉。都。丟。了。回。頭。向。尤。三。姐。道。你。隄。防。着。就。是。了。你。二。姊。姊。呢。眼。錯。不。見。的。就。沒。影。兒。了。尤。三。姐。只。不。答。言。抵。着。嘴。兒。笑。於。是。鴛。鴦。先。差。兩。個。小。大。監。將。菓。盒。送。到。絳。珠。宮。去。三。人。同。至。赤。霞。宮。迎。春。房。裡。鳳。姐。道。怎。麼。二。姑。娘。沒。在。家。嗎。鴛。鴦。送。上。茶。來。道。二。姑。娘。是。林。姑。娘。接。了。住。着。去。了。二。奶。奶。也。之。了。吃。了。茶。歇。一。會。兒。罷。遂。命。宮。娥。們。盥。水。取。了。粧。奩。來。這。裡。鳳。姐。重。新。打。掃。整。理。衣。裳。鴛。鴦。便。先。進。宮。啟。奏。元。妃。去。了。約。有。頓。飯。之。時。纔。走。出。來。道。娘。娘。身。上。不。大。爽。快。不。肯。出。來。見。人。聽。見。二。奶。奶。來。了。倒。像。有。些。煩。怪。的。意。思。親。筆。寫。了。一。道。懿。旨。封。了。命。我。發。給。二。奶。奶。自。己。開。請。呢。鳳。姐。吃。了。一。驚。道。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又。不。認。字。這。不。是。難。我。麼。鴛。鴦。道。不。如。我。們。都。到。絳。珠。宮。見。了。林。姑。娘。和。二。姑。娘。教。他。們。念。給。二。奶。奶。聽。好。不。好。鳳。姐。道。如。此。甚。好。只。見。方。才。送。菓。子。的。兩。個。小。大。監。回。來。道。菓。子。送。到。了。二。位。姑。娘。命。到。娘。娘。前。叩。謝。鴛。鴦。道。你。們。來。的。好。這。是。娘。娘。的。一。道。懿。旨。你。們。背。起。來。往。絳。珠。宮。去。於。是。三。人。出。了。赤。霞。宮。慢。慢。的。行。來。約。有。二。里。之。遙。早。到。絳。珠。宮。門。首。只。見。金。釧。兒。晴。雯。笑。嘻。嘻。的。迎。了。出。來。道。二。奶。奶。可。好。尤。家。二。姨。奶。奶。說。二。奶。奶。來。了。我。們。在。這。裡。等。了。好。半。天。了。鳳。姐。笑。道。原。來。你。們。這。兩。個。小。蹄。子。也。在。這。裡。呢。好。熟。鬧。啊。晴。雯。笑。道。二。奶。奶。的。這。個。嘴。臉。沒。有。一。點。改。於。是。大。家。進。了。宮。門。只。見。秦。氏。尤。二。姊。在。院。中。披。此。問。了。好。口。聽。聽。權。輿。處。迎。春。寶。玉。也。迎。了。出。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致。過。寒。溫。剛。要。歸。坐。口。有。鴛。鴦。走。來。道。娘。娘。有。旨。給。二。奶。奶。的。請。二。位。姑。娘。代。為。宣。讀。迎。春。道。他。纔。來。的。就。有。什。麼。旨。意。呢。鴛。鴦。道。二。奶。奶。到。赤。霞。宮。時。娘。娘。說。今。日。不。大。爽。快。未。曾。見。面。就。降。這。一。道。旨。意。因。二。奶。奶。不。識。字。所。以。帶。過。來。請。姑。娘。們。宣。讀。與。他。聽。迎。春。道。請。過。旨。來。我。



就替他宣讀黛玉道這樣使不得娘娘有旨必須擺下香案令鳳姊姊磕頭跪聽宣讀才合禮呢晴雯聽說忙移了香案過來供上音  
意鳳姐只得恭恭敬敬的磕了頭端端正正的跪在那裡迎香口纔打開靈臺高聲念道

蓋聞闡儀闈端有賴於賢媛四德三從望允符乎內助茲爾王氏熙鳳賢雖蘭蕙識雅兼備利口覆邦巧言亂德堅貞自守幸免帷  
薄不修利欲薰心竟蹈墮蓋不飭家資抄沒子孫無可立錫骨肉流離功業都成畫餅况復妄言金玉使廢情怨女紅粉埋香巧弄機  
關致薄幸情郎緇衣托鉢按厥由來罪莫大焉本應除名仙籍罰赴輪迴但念爾賦性聰明言詞婉妙斑衣戲彩效老萊子之娛親救  
水承歡法子與氏之養志功堪補過罪可從輕恭惟

大祖母太夫人靈軀未返靈輿難免恐怖之憂渺渺黃泉誰是提携之伴令勅熙鳳作正遂爾攜慕之初心篤  
路不無牛鬼蛇神十殿森羅半是刀山劍樹縮縮白髮難免恐怖之憂渺渺黃泉誰是提携之伴令勅熙鳳作正遂爾攜慕之初心篤  
奮振撥成彼殉主之素志併錫雲車二乘內監二名夙興夜寐早抵鄂都事竣功成速歸幻境於戲余一人棄其瑕而錄其瑜用觀後

效爾熙鳳勉其新而革其舊以贖前愆白往致哉勿負乃命

眾人聽畢都吃一驚驚道我久有此心適見娘親筆下旨我就猜着幾分是為這件事如今可達了我的心了只見鳳姐遠跪在地  
下發怔黛玉笑着拉他道念完了你起來罷你的差使到了元妃娘娘派你往地府找老太太去呢恭喜恭喜鳳姐這才起來道我不信  
這個話方才念的都是些文話找一句兒也不懂你們講給我聽聽迎春遂又念一句講一句逐句講完大家俱不言語都抿嘴而笑鳳  
姐拍手道阿彌陀佛天在頭上呢冤屈死我了抄家的事原是大老爺如於大哥鬧出來的亂子我不過是放了點子零碎銀在外頭每  
月開求幾個利錢這就算當家不飭把天大的事都安在我頭上了那一年東府裡的大老爺生日我在後園裡撞着瑞大爺那個小短  
命鬼兒弄得我臉上狠波個意思大概把這一案又給我安上惟薄不修了迎春笑道二嫂子你沒聽明白娘娘原說你是幸免二字並  
非說你實有其事鳳姐道這也犯不上說到幸免上頭啊晴雯忙插嘴道這二奶奶怎麼不是幸免呢那一天要不是二奶奶的志謀  
好瑞大爺的胆子小倘若他是个冒失鬼情急了不管青紅皂白把你老人家一抱抱到山子石背後那可如何勾幸免呢鳳姐啞了一  
口道放你娘的狗屁小蹄子越發說上樣兒來了尤二姐笑道晴姑娘好孩子你一說怎麼就談到我心坎兒上來了呢招的眾人都笑  
起來鳳姐着急道你們聽正經話罷前兒我來的時候寶兄弟好好的在家裡和寶妹妹小两口兒一盆火兒似的那一天到舅老爺家  
去巴巴兒的打發焙茗回來告訴說二爺不准二奶奶在風地裡站着這都是鴛鴦姊姊親眼見的事如今這旨意上寫的什麼緇衣托  
鉢這不是冬瓜拉到茄子地裡去了這不是林妹妹現在這裏呢你和寶兄弟兩個人肚裏的事情我如何能勾知道呢因為老太太說  
實了頭穩重林了頭多病我不過是順着老人家的杆兒爬就說了句現成金玉姻緣的話太王意也還是老太太老爺太太作去兒那  
裡就能由着我呢我要是你們二人肚裡的慧虫能勾知道你們兩個人的心事我要有意說金玉姻緣的話就教我嘴長個大疔瘡  
爛了舌頭黛玉正色道鳳姊姊你說的却是此什麼話適才看備你的這些話乃是元妃娘娘的旨意與我什麼相干你如果委曲的受  
不得就該往赤霞宮喊冤去這些閒話在在這裡說給誰聽呢說着賭氣到裡間屋裡去了迎春道二嫂子你也不能說不是姻緣固有前  
定你為什麼趁着人家病的要死把人家的雪雁叫過去攪着寶姊妹哄寶兄弟呢鳳姐道已經把事情做錯了可教我再有什麼法兒



呢少不得要弄弄神弄鬼的了。秦氏道：二孀娘不必焦躁，也怨不得元妃，嗔怪也怨不得林姑，娘生氣，總是二孀娘平日精明強幹的太過，了俗語說的：功之首罪之魁也。這也不必提了。且和鶯鶯姊妹商量明日如何起身，才是正理。迎春便拉了鳳姐一同進裡間來，照黛玉只見黛玉面朝裏，躺着鳳姐便坐在炕沿上，搬過黛玉的臉來，埋在懷裡，笑道：姑奶奶，你別生氣了，都是小的，不是要打罵我，情願領我明日就往地府裡去呢。姊妹們也親親熱熱的說半天話，免罷。我明兒到了外頭，打聽着寶玉兄弟，如果出了家時，那怕海闊天涯，我總把他找了回來，雙手送到林妹妹懷裡，將功折罪，迎春笑道：林妹妹，你饒他罷。你聽他說的，怪可憐見見的。黛玉由不得也笑了。回過手來，輕輕的打了他一下，道：我看你這個貪嘴，幾時才改呢。只見晴雯走來，問道：酒席已經擺下了，請吃酒罷。於是三人走了出來，只見擺了兩席，酒迎春向黛玉道：我們六個人坐一席，好說話兒。那一席，挪下些，讓鶯鶯姊妹他們坐罷。於是黛玉迎春秦氏鳳姐尤二姊尤三姊妹，坐了一席，那一席便是鶯鶯、晴雯、金釧兒、瑞珠兒坐了。正在飲酒，談話，只見警幻差了一個仙女來，報說你們的親戚又來了。三個一位奶奶一位尼姑，還有一位道士呢。眾人都說：異道道士是誰呢？尤三姐道：莫非就是那年送我來的那個跛道士呢？仙女道：這道士並不跛，他說着送他女兒來的。眾人聽了，越發測摸不出道人是誰。列公，你道這道人是誰？原來就是甄士隱自從那日草庵別過了賈雨村，來到薛蟠的門首，正值香菱產厄，甄士隱就在空中將袍袖一展，只見香菱的靈魂出壳，隨了他來，飄飄蕩蕩，走了多時。士隱叫道：英蓮我的兒，你認得為父的麼？香菱正然心中迷迷忒忒，忽聽有人叫他，止步留神，細看只見一位道長，鶴髮綸巾，仙風道骨，站在面前。香菱倒退了幾步，道：你是何人，把我引到那裡去？我們薛家可不是好惹的。士隱笑道：我的兒，你那里知道我就是你生身之父，姓甄名費，字士隱，家住姑蘇閻門內仁清巷，葫蘆廟旁，你母親封氏，膝下無兒，單生你這一女，小名英蓮，五歲上因上元佳節，家人霍啟抱你到街上去看燈，一時丟失，霍啟懼罪，潛逃後，來葫蘆廟失火，延燒了家產。我與你母親投奔你外祖家，棲止那年，遇見一僧一道，我就棄捨紅塵，隨他們出家，如今已修成半仙之體。今知你孽債已滿，特送你到太虛幻境，結案以完父母之情。香菱聞言，連忙跪倒，拉住士隱的袍袖，放聲大哭，道：女兒長了二十多歲，只為人拐賣，並不記得家鄉住處，父母何人，至今才能認着父親，不知我母親現在何處？爹爹可把我領了去，見見母親。士隱嘆道：我的兒，你母親如今現在你外祖母家，你今並非生人，陰陽路隔，豈能相見？你也不必悲傷，母女後會有期。你今且同我到太虛幻境，與你們那些姊妹相逢，亦可稍慰寂寞。香菱聞言，止哭，問道：姊妹又是何人？士隱嘆道：到彼自知。一面說，一面攜了香菱，緩緩而行，走了多時，轉過了一個山灣，只見一個女子，披頭散髮，血跡模糊，踉蹌而來。士隱指着笑向香菱道：這不是你們的一個姊妹麼？香菱聞言，嚇了一跳，搶步上前，仔細一看，忙問道：你不是槐翠庵的妙師父麼？那女子也抬頭一看，道：你不是香菱姑娘麼？原來這女子，果是妙玉，自從那日被強盜劫去，因眾強盜都要搶先，各不相讓，爭鬧起來，內中一個強盜，憤極大吼一聲，一刀將妙玉殺死。他的那三魂七魄，聚在一處，只因迷了路，枉身無所歸，正在悲泣，忽見了香菱，真如見了親人一般，遂將昨夜被劫，受盡風雲的緣由，細說了一回。香菱也將自己的產厄，認了父親的話，說明口見甄士隱，上前向妙玉臉上啣了一口仙氣，就像戲台上放了一股松香火，竟竟似的，大家都吃了一驚，仔細看時，只見妙玉渾身血跡全無，依然是花容月貌，越顯得艷麗非常。香菱妙玉一齊歡



喜拜謝了士隱相救之恩。大家齊奔大盛而來。又走不多時，只見前面一片光明，真是琉璃世界，層樓聳翠，飛閣流丹。遠來了一位仙姑，向士隱稽首道：「老先生辛苦。」此一段因果，士隱也稽首笑道：「因果雖了，這怕迷不能結局呢。」乃向香菱道：「玉二人道：『這就是孽仙姑。』」二人一齊上前施禮，警幻笑道：「二位賢妹，你們在紅塵中鬧了這些年，不知可享了些什麼福。」二人齊道：「弟子愚蒙，全賴仙姑指引，警幻忙挽起笑，向士隱道：「老先生請到前殿歇息，我領他們到絳珠宮去教他們姊妹大家相會。」香菱忙道：「不要悄悄的走了。」士隱道：「我今日也乏了，且在前殿打坐一宵，明早回山。我尚有囑咐你的言語，你放心去罷。」說畢，自去前殿打坐去了。於是警幻先差了一個仙女去報信，自己隨後携了他二人的手，並肩緩步而行。這里晴雯等一聞仙女來報，即出席來看，果見他三人來了。喜的金釧兒拍手笑道：「我們這里越發熱鬧了。」大家彼此問了好進了宮門，黛玉迎春、鳳姐等也都迎了出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不必細贅。警幻先道：「大家仍舊坐了席，方好說話。」我與妙姑吃素，就在榻上小炕，喚兒上坐罷。於是他二人便在榻上對面坐下。香菱便挨着黛玉坐下。遂將寶玉中了鄉魁，跟了和尚去出家的話，以及襲人嫁了蔣玉函，並夏金桂施毒自害的這些事，一一告訴出來。眾人聽了，也有詫異的，也有大自的，也有稱贊的。惟有林黛玉眼圈兒一紅，低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春氏道：「寶二叔，御玉而生，本就是个胎裏帶來的仙體，日後成了正果，未必無相見之時。何必非傷我們今日大家聚會，正該破涕為笑，才是換飲酒來。大家且吃幾杯，於是仙女們斟上酒來，一齊舉杯相讓。只見鳳姐擎杯向妙姑笑道：「妙師父，自從那日大觀園被盜，後來聽見你被賊人劫了去，我就一夜也沒合上眼兒。我想你這麼個嬌嬌滴滴的人兒，一個強盜也還支撐不住，何況一夥強盜呢？底下的話，我就不敢說了。」妙玉聞言，氣的把桌子一拍，道：「二奶奶，這是什麼話？我所以拚着一死原為的是保全名節。你如何反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聽見你明目在府裡去，只保佑你不要撞着一夥惡鬼，這才了你的造化呢。若要撞着了惡鬼，那時候你要求其如我這一死，只怕不能勾了。」迎春笑道：「二嫂子說的是，頑話妙師父怎的就着了急了？呢誰知妙姑這一句話，倒反提醒了鶯鶯，忙道：「二姑娘雖然說的是極話，仔細想來，倒也很是呢。我想二奶奶和我兩個年輕的婦女，兩個小太監也，算不得什麼，萬一路上遇見了歹人，可怎麼處呢？迎春未有回答。尤二姐道：「我倒有個主意，和仙姑商量商量，看把我們二爺也弄着來，跟了他們去，豈不放心些兒呢？」迎春道：「這如何使得呢？這里都是些仙女們，那裏有安頓爺們的地方呢？」鳳姐道：「你可說嗎？人家這里商量正經事，他又想到他們二爺身上去了。」尤二姐道：「我想到二爺身上，原是為保護你，難道是為我麼？」尤三姐笑道：「鳳姐，頭你也不用和我妙姊鬧嘴，他也說不過你。你只當着眾人給我磕個頭，三姑娘明兒保了你去，憑着我手中的鴛鴦劍，腳下的手帕雲，就有幾百個惡鬼，包管你平安無事。就是了。」眾人聽了，都齊聲道：「好鳳姐，也點點頭兒，笑道：「三妹，你也不必要我給你磕頭，我就認真的給你磕個頭，難道你兜着我這個頭不成？」你只管保了我，我纔剛兒已經許下給林妹妹，找寶兄弟呢。順便把柳老二找了回來，雙手兒也送到林妹妹的懷裡，報答你的恩好，不好呢？迎春笑道：「三姐姐，你聽見了沒有？你這可再推辭了不得。」說罷，眾人都笑。黛玉笑道：「你們都收了貧嘴罷，早些兒吃了飯，鳳姐也休息休息，明兒還要辛苦呢。」說着，遂命仙女們端上飯來，大家吃。完出席，盪激，異隨便散坐。只見尤三姐悄悄的拉了香菱的手，笑道：「菱姑娘，你到這里來，我有句話要和你說呢。」說着，便拉了香菱到裏間去了。不知尤三姐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尤三姐拉了香菱到裏間房內悄悄的笑道好妹妹我有句話對你說你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我聞甄老伯已修成半仙之體凡屬同道之人斷無不認得之理你可替我問問柳香蓮的下落香菱聽了不由的笑起來正欲啞他頑笑只見黛玉笑嘻嘻的進來道好話不肯人你們有什麼私話在這裏說來尤三姐見有人來也沒細看是誰即從後門走了這裡香菱笑着將尤三姐的話告知了黛玉黛玉聽了把臉一紅拉了香菱的手好像有話說不出來的光景香菱是極聰明的人早已會過意來笑道我知道了明日一總替你們問問我父親就是了黛玉聽了便拉了香菱走了出來笑道借們今日人多晚上却在那個屋裡睡早些說定了好教他們收拾卧具妙玉先道我還要求警幻仙姑的指教就住在他那裏罷秦氏道我和二姨姐管管姐姐就在西套間裡睡我們娘兒們好幾年沒見面我們還有話說呢迎姑娘道很好菱姑娘就跟着我在林妹妹房裏住尤家二姐姐三姐姐也別回去大家晚上熱鬧熱鬧罷尤三姐道我已許下同他們往地府裏去呢也要回去收拾纔好尤二姐道也罷我們姊妹倆一塊兒回去明日一早在牌坊那邊擺了祖饌候着你們罷說畢仙女兒們擺上茶來大家吃了一回茶警幻和妙玉尤氏姊妹告辭各自回家這里迎春喚玉鳳姐秦氏香菱鶯鶯賈母金釧兒瑞珠兒九人又談了一會別後的情事這鏡各歸寢次日黎明香菱起來梳洗畢先往警幻前殿見他父親去了甄士隱未免又勸慰了香菱一番給了一個小小錦匣兒上寫着仙家妙用敬謹開看八個字香菱知是仙家之寶不敢細看遂緊緊收藏起來又問香蓮寶玉的下落士隱口說得青埂峰三個字便走出殿門忽然不見香菱怔了半晌悲傷了一回正欲回來只見遠遠的尤二姐姊妹兩個在那裡招手叫他道這里來香菱聞言只得跟了來到牌坊外早有仙女兒們擺着團屏桌椅酒果伺候着呢三人欲禮坐下尤三姐便笑道老伯走了麼我的那句話你可問了沒有香菱笑着問的到惹了我父親說我不害羞怎麼替人家問起這個話來了尤三姐笑道這是你借編的話老伯口中那裏說出這樣老沒正經的話來啞香菱正欲回答口聽尤二姐道那邊他們一夥子都來了大家看時果見前面是兩個小太監御着雲車二乘後面鳳姐是行裝打扮身穿絳色袄兒外罩三藍片金廟邊的嵌肩褂戴着貂鼠胎君套越顯得風流出眾隨後就是迎春黛玉秦氏鶯鶯晴雯等一齊到了眾人讓鳳姐上面坐兩旁讓尤三姐鶯鶯也坐了晴雯執壺秦氏把盃迎春黛玉尤二姐等每人親送了二杯酒鳳姐等三人飲畢又每人回敬了一杯這鏡依序坐下鳳姐歎了一口氣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知道我素日在老太太面前凡事多嘴多舌慣了的現在我把事情幹冒失了我也後悔不來了妹妹愜我這是不消說的寶兄弟好好的為這件事出了家他也是要恨我的就是寶妹妹如今弄的他受了活寡他又不恨我嗎噯我真真的成了大觀園的反叛罪人頭兒了昨兒晚上教養大奶奶把我數落的恨不得鑽到地縫裏接着晴雯這個丫頭也數落了我一頓說太太當日攆他只怕也是我挑唆的就只有金釧兒跳井不好意思賴到我身上來林妹妹你可再別記恨我了只看我受這一回辛苦將功折罪罷黛玉道鳳姐姐你也不必再提這些事了只路上留神保重我着了老太太先差人給我送一個信來我們就放心了尤三姐道姐姐路上也好生留神照應見了老太太替我們請安二人也答應道你們口管放心罷秦氏道天也不早了二姨姐請上車罷鳳姐站起身來正欲作別只見警幻與妙



玉笑嘻嘻的走來道我們來遲了快拿酒來我們備花獻佛晴雯忙送過酒來每人又遞了三杯各道了謝彼此灑淚而別鳳姐驚養坐  
了車尤三姐駕起手帕雲兩個小太監御車如飛而去這里迎春也回赤霞宮去了香菱因要學詩便與黛玉同住尤二姐秦氏各自回  
家妙玉仍與警幻同住這話暫且不表再說賈母自從那日仙遊之後一靈直性出了府門四顧茫茫不辨路徑正在心中憂懼口聽後  
面有人高聲叫道前面走的是老太太大慶寶母回頭一看認得是東府裡的焦大賈母道你為什麼來了焦大道奴才活了這麼大年紀  
如今老太太又去了世奴才在小爺們手裡活還有什麼趣兒呢不如跟了老太太來見見老太太爺們強如活的猶嫌狗不愛的所以  
昨兒晚上痛喝了些酒跌倒了幾下子也就趕着來了賈母道老孽障你也活夠了來的跟好我正盼個熟兒兒呢你去給我催頂轎子  
我步行走不動了焦大回道前面就是界牌乃是陰陽交界只怕預備老太太的轎子在那里伺候着呢賈母聽了抬頭一看果見一座  
界牌但見人烟湊雜車馬紛紛焦大高聲嚷道你們那是榮國府預備老太太的轎子只見一夥人答道我們應就是的你是誰  
啊焦大道王八羔子抬過轎來罷老太太到了你管我是誰呢眾人聽了連忙抬過轎子伺候賈母上了轎焦大又問道抬庫箱轎呢又  
有人答應道在這里呢焦大又道好生抬着緊跟着老太太的轎子走預備路上好攬人我的驢子呢只見一个小廝拉過一匹驢來道  
焦大爺你這個驢是林大爺賴大爺給你預備的焦大道我知道呀這是他們哥兒倆可憐我沒兒沒女的意思孩子你把我抽上去這  
小廝將焦大抽上了驢跟着轎子緩緩而行但見來來往往絡繹不絕這邊去的也有豬蓋接引的騎馬坐轎的逍遙步行的也有披枷  
帶鎖的那邊來的也有歡天喜地的愁眉淚眼的賈母在轎中看見一一明白惟有合掌念佛而已一霎時一个个都過去了忽見一夥  
披着牛皮及豬皮羊皮的又有披着驢皮及狗皮的後面跟着幾個解差手提木棍搖頭晃腦而來忽聽囚犯內有個婦人高  
聲叫道驢上騎的不是焦大爺麼救我一救罷焦大問道你是誰啊那婦人道我是鮑二的女人你老人家記不得了麼焦大道就是你  
這個浪東西悄悄的聲兒罷仔細着驚了老太太那婦人聽了越發嚷起來道轎子內坐的是老太太麼好老祖宗叫救我一救罷賈母  
聞言忙住轎只是那婦人早已跪在前面哭道老祖宗可憐我罷聞王老爺說我前生引誘主子犯了淫罪罰了變个驢子口許受苦  
不許下駒老祖宗可憐我罷我不敢浪了這里焦大也下了驢吆喝道滾開罷小東西成天家擦脂抹粉的恨不得怎樣才好今日是  
自作自受教老太太有什麼法兒呢賈母道焦大我也想你雖是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子伺候我到底不方便這個鮑二家的雖然平  
常到底是你家中的个舊人兒你去和那些解差們商量商量看他們肯教我們賈母不肯焦大答應了一个是忙走上前去問那些解差拱  
手道眾位爺們站一站我有件事和眾位商量方才這個媳婦是我們府裏的舊人我們老太太要他跟了去服侍眾位爺們通點情兒  
讓我贖了去罷只見一个歪戴帽子的人上前喝道胡說你吃了燈草灰兒了說的這麼輕易這都是王爺親點出來的誰敢通情呢焦  
大笑道好兄弟你別生氣借們走衙門的人一點弊兒不敢作何仗什麼吃飯穿衣呢哥哥總不肯委曲你就是了說着便從箱內取  
出一掛元寶來笑道足足有五百兩敬你們哥兒們喝碗茶兒那人一看道這點子東西你老請收着罷我們沒有身家也是有性命  
呢鮑二家的聽了忙跪下磕頭哭道好爺們開個恩罷積得個好兒子好爹我給爺們磕頭那解差便觀看一眼一看高聲喚道老三  
老五你與眾借們的眼睛真是吃了蒜了昨兒晚上瓜裡挑瓜竟把這麼个妙人兒白饒過去了又笑向鮑二家的道你多大年紀了鮑



二家的道我記不得歲數只聽見人說比我們二奶奶大一歲用解差聽了不由的哈哈大笑道我那知道你們二奶奶多大歲數呢  
麼个怪俊的模樣兒原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罷了我們行个好兒老爺子你把他帶了去罷說着向焦大手中接了元寶大家說  
說唱唱押解其餘囚犯伴長而去鮑二家的過來給賈母磕了頭焦大道鮑姑娘你也顧點臉面罷方才那个樣兒我也替你燥的受不  
得了鮑二家的道你這个老人家你沒聽見嗎昨晚晚上要是與我後來我這不得干淨呢賈母道不用說了我們赶路罷鮑二家的  
道焦大爺你到原你也給我弄頂轎子來呢焦大爺道不知足的東西兒你剛纔兒是轎子抬來的嗎乖乖兒給我走路罷這樣荒郊野外  
教我往那里弄轎子去呢鮑二家的道你老人家不用生氣過這个山坡那邊就是酆都城的十里鋪那里轎子多着呢街頭上有个尼  
姑庵也讓老太太喝碗茶歇歇身兒你看我身上這个樣兒也讓我與老太太討件衣裳換換呢焦大笑道小東西有這些囉嗦就是了走  
罷於是又走了有四五里之遙繞過山坡果見人烟輻輳熱鬧非常路南有座小廟上寫觀音庵三字鮑二家的忙教住轎攪了賈母出  
來步入廟堂只見一个尼姑迎了出來道老施主請到禪堂坐坐愛呀這一位好面熟啊你不是在這里住過的鮑二嫂嗎嗎嗎二家的  
笑道老姑姑好記性啊這是我們的老太太是國公爺的一品夫人老尼姑道原來是老太太失敬了於是扶了賈母到禪堂坐下小尼  
姑端上茶來遞與賈母隨跪下請安賈母伸手拉起細將小尼姑一看向鮑二家的道你有這个小尼姑是錢頭庵的智能兒不係鮑二  
家的未及回答只聽老尼姑道這是新收徒弟他認爲我親戚來的後來找着了一位姓秦的相公他二人那模樣熟的光景也難以言  
語形容了我的意思要勸他還俗呢賈母聽了也並不理會姓秦的是誰但笑道可是呢年輕的小人兒家再別輕易出家二人說話之  
間鮑二家的早偷了个空兒打扮了上來伺候賈母笑道這混猴兒精多早晚兒就把我的衣裳說弄出來穿上了老尼姑道這位嫂子是  
老太太的管家我也不敢說上回在我這里鮑二家的聽了着急忙忙拿眼瞪他道你去罷把你們的好點心菓子檢些來與老太太吃  
了我們還要趕進城呢那有工夫和你敘家常呢老尼姑會過意來笑着忙命智能兒取了八碟菜點之類擺上賈母隨便吃了些吃畢  
只見焦大進來叫道鮑姑娘你的轎子僱下了請老太太走走罷我在外邊打聽了城外嘈雜住不得城內城隍大老爺廟西邊有一所大  
公館又雅靜又離衙門近明早先要到大老爺衙門過堂驗看呢遲了怕趕不上進城了鮑二家的回明了賈母便攙着賈母走了出來  
老尼姑看着上了轎方才回去這里主僕三人迤邐行來早望見一座城池樓堞巍峩表裏大便吩咐轎夫慢慢的抬着走小心些兒我頭  
裏看公館去呢說畢顧着了驢子如飛而去這里賈母進了城在轎內看時但見六街三市熱鬧非常焚香樓都如人世正在看時只  
聽焦大叫道抬到這里來眾轎夫聽了便跟了焦大抬進一座公館落下轎來鮑二家的攪了賈母進了上房只見裏面鋪設的十分幽  
雅賈母也覺乏倦伏了引枕閉目養神焦大向鮑二家的道我已向主人家言明了酒飯茶水燈燭一總包了明日開發他五兩銀子等  
老太太醒了你就伺候洗臉吃飯照應着行李箱箱我要往大老爺轎門上打聽打聽明日過堂是些什麼規矩也好預備說畢一徑去  
了這里賈母盹睡了片時起來向鮑二家的道你過來我細細的瞧瞧你你既是家裡的人我怎麼不大見你呢鮑二家的道奴才們兩  
口子原是珍大爺那邊的人連二爺愛奴才的男人好幾要過了來的只在外邊當差那里能勾輕容易見得老太太呢賈母笑道怪道  
我與着跟生呢那一年在鳳丫頭屋裡說他是閻王老道就是你嗎鮑二家的紅了臉笑道這老太太又揭挑起人家的短兒來了正說



時只見主人婆子送了臉水上來。賈母盥洗畢，然後端上飯來。乃是八個小碟，八個大碗，一個大鍋。賈母也笑起來了，飲了兩杯酒，吃了碗飯。鮑二家的送上茶來，然後自去吃飯。賈母下榻，開口見焦大走來，回道：「奴才變到衙門裏打聽了，見了今年輕書吏相公，他說這里的規矩，不論陽世的官職，一概要上堂跪聽唱名的。若無罪過，還好若有罪過，時立刻就上刑具的。奴才許了給他十個元寶，他才許了個明日見機而作的話。奴才想先把銀子給他，往後也就好說話了。」賈母聽了這番言語，自念生子雖無大惡，終覺不甚放心。便道：「的是銀子，你只管去辦。你明日自己可怎樣呢？」焦大道：「奴才怕什麼呢？當日跟着老太爺出兵的時候，什麼酸甜苦辣，沒受過呢？別說大老爺過堂，就是閻王殿上，刀山上下，油鍋也不怕。他說的賈母也笑起來了。焦大遂取了十個元寶，一徑去了。這里賈母又與鮑二家的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歸寢。一宿無話。次日黎明，侍衛齊了轎夫，俟賈母梳洗已畢，坐轎子出了公館。鮑二家的與焦大步行相隨，不多一時，早到了轅門口。見一個年輕的書辦，生得清眉秀齒，白唇紅在那裏笑嘻嘻的，招手兒教把轎子抬進角門西邊一個小院。子內落下自己，走到轎前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道：「晚生請老太太的安。」賈母見他人物風流，語言乖巧，就知道是十個元寶的力量。忙欠身笑道：「相公，你可好。我們諸事，遂要仰仗呢。」那書辦道：「老太太只管放心。晚生無有不盡力的。」賈母笑問道：「相公尊姓？」那書辦道：「晚生姓馮，名淵，江南常州人氏。父親也做過官的，只因晚生買妾與金陵一個姓薛的，叫個什麼霸王，彼此爭價，他就倚仗勢將晚生打死。晚生到了這裏，告了一狀，查了查姓薛的與晚生原有夙冤，又且他陽壽未終，難以結案。幸喜城隍大老爺也是南方人，姓林，可憐晚生無故受冤，又是讀書人，就補了這衙門的六房總經承之缺。如今也好幾年了。賈母又問道：「大老爺是南方那一府的？」馮淵道：「蘇州府人。就是當日做個鹽運司的，剛說到這裏，只見從儀門裏走出一個長隨來，叫道：『馮經承在那裏？』馮淵急忙答應，跑到跟前陪笑道：『潘二爺有什麼吩咐？』那長隨道：『老爺今兒身上不大爽快，教你把過堂的花名冊子拿進書房裡去。過目呢，想是委少爺出來點點也。未可定。馮淵聽了，忙取出冊子，一面打開看，一面又走到轎前，問道：『老太太尊諱？』可是賈代善老太太大娘家可姓史？今年八十三歲了。賈母未及回答，口聽那長隨嚷道：『快來罷。老爺在書房坐着呢。』早作什麼來？這會子嘴裡嘮叨，問這個問那個的。馮淵聽了，不敢怠慢，連忙拿上冊子，隨作那個長隨去了。這里賈母向鮑二家的道：「你們聽見了，虧他不知道，你們是薛蟠的親戚，他就是為賈香菱被薛蟠打死的那個公子。焦大道：『倒不相干。他們當書辦的人口，知黑眼睛認得白銀子，那裡管什麼仇人的親戚呢？』賈母又道：「他才說這位大老爺姓林，做過揚州鹽運司的，偕們林姑老爺不是揚州鹽運司麼？可惜沒有問他名字。正說話時，只見馮淵喘吁吁的跑來，到轎前笑嘻嘻的道：『老太太恭喜。』晚生拿冊子上去，老爺看了，低頭沈吟了好一會，便吩咐教請少爺過來。少爺出來，看了冊子，他便回了老爺，要親身來看呢。晚生雖不知其中底細，看那光景，好像和老太太有什麼親戚似的。老爺如今進了內宅，想是告訴太太去了。所以晚生先來送個信兒。若認了親戚，求老太太把賞晚生的使費，莫向老爺提起。晚生即刻就繳上來。賈母笑道：「這有何妨？些小筆資，那個衙門中沒有？但只是我原有個女婿姓林，並無子嗣，只有一個女孩兒，去年也死了。如今是那兒來的少爺呢？」鮑二家的聽了，忙插嘴道：「姑老爺在這里為官多年，難道太太就再不養個老爺子？」阿哥嗎？說的馮淵也笑起來了。正說話時，只見堂上以唱道：「閒人都退後，些少爺出來了。」賈母在轎內留神細看，只見兩三個小廝，擁着一位少年公子，生得鬚眉軒昂，眉目清秀，年約二十餘歲。賈母細看，大驚哭



道來的不是我那珠兒嗎？那公子見了賈母，也就上前抱住，腿慟哭。眾人不解其故，正在驚疑之際，口聽堂上啣的一聲點响，威武三聲大門儀門一齊大開出來了。八個小兒將賈母的轎子抬起，那公子扶了轎杆，轉身進了儀門。又見一名旂牌，跪道：請老太太的轎子到堂上。又威武了三聲，八個小兒抬着轎子，一直的上了大堂。穿後閣進了二堂，然後落轎。早見一位官員，錦衣綉服，拱立轎旁。賈母下轎仔細一看，果然就是林如海。不由的大哭起來。林公也自傷感，忙請安問好。畢兩邊閃出幾個僕婦來，攙了賈母往裏走。剛到堂門，早見兩個丫鬟攙着夫人，哭了出來。賈母認得是他女兒賈敏母女二人，抱頭痛哭。林如海在旁勸道：老太太今日母女相逢，正該歡喜，夫人也不必哭了。讓老太太到上房裏去。於是大家止淚，母女攜手進了堂門。頭們早打起簾子，進了上房。只見裏面陳設的十分精雅。雖係幽冥無珠人，世林公夫婦讓賈母炕上坐了，重新叩拜。賈母還了萬福。賈珠也來叩見。畢一齊歸坐。賈母問道：姑老爺是從揚州仙逝之後，就補了這裡的城隍麼？賈珠兒怎麼得到這裡的？林公笑道：小婿自那年捐館見了閻王，閻王因查小婿做了一任鹽運司，竟不曾弄商人的錢，所以十分敬重，奏聞了上帝，補授了鄴都的城隍。幫着閻王辦事。大姪兒也是閻王愛他的筆墨，就留在案下。主文後來小婿到任，認了親戚，誰知他姑母就在那里呢？小婿現無子嗣，求了閻王，將大姪兒討了下來，替我管家務。那年陳府裡的敬大哥到了這裡，定要犯他，帶了去見老太爺們。小婿和他說之再三，他纔給我留下了賈母。聽了十分歡喜，道真是天緣湊巧，也是姑老爺的德行所致。如海又問賈赦賈政邢王二夫人的好，賈母便將賈赦犯罪抄家的話說了一遍。林公夫婦不勝歎息。賈母又向賈珠道：你的蘭小子虧了你媳婦守節撫養他，如今也十七八歲了，詩也做的好，文章也做的好，頗愛讀書。賈珠聽了，不覺心內慘然，忙站起來答道：這都是老太太平日的教養。賈夫人遂接口道：我的黛玉兒，頭今年也有十七八歲了，難為老太太把他帶家去。恩養他，不知可比小時候肥壯了些兒，還是那樣兒呢？賈母聞言，呆了半晌，道：怎麼的？你們沒見的黛玉了，頭嗎？他死了有一年多了。這個孩子可往那裡去了？呢？賈夫人聽了，嚇得面目改色，半晌哭道：怎麼的？我的黛玉死了一年多了？我們這裡怎麼總沒見他呢？想來必是老爺公出衙門裡的人，疎忽了，不大理論。送到那個地獄裡去了？不然就是打發到那裡脫生去了。這還了得？我的兒呀，苦了你了。說着，便放聲大哭起來。賈母由不得也哭將起來。林公也傷心落淚，便向賈珠道：大姪兒，你去叫了馮書辦來，吩咐教他在上年過堂的號簿上查一查，看有林黛玉的名字沒有。再到王府裡，判官衙門轉輪王府裡出入的號簿上，都查一查，就知道你妹妹的下落了。教他查明了，即刻回覆。賈珠答應了一個是，即忙去了。林公又勸他母女道：夫人不必哭了，只管放心，別說地獄是俗們管的，還怕找不出來麼？就是脫生到了人家，也還容易辨的。老太太上了年紀的人，莫教他老人家只是悲傷。賈夫人止淚問道：我想黛玉小孩子家，三災八難也是常有的，不知得了什麼利害，病就死了？呢？賈母將欲實說出黛玉的病源，又怕賈夫人着惱，自己也覺得口便流淚，含糊答道：這個孩子生來的又弱又聰明的，很心兒又多，自從到我，家即有咳嗽之症，我給他配的人參養榮丸，每日燉些燕窩湯，百般調養，不能見效。後來倒底吐血而亡。說到這里，便又哭道：我的乖兒呀，真真的教我後悔不來。賈夫人不解其意，乃道：老太太也不必後悔。這是他自己沒造化。老太太白疼了他，母女正然說話，只見管家婆子走來稟道：早飯齊備了，擺在那裡？林公道：老太太纔來身子之倦，早飯就擺在這裡罷。你去告訴你男人，晚上預備酒席，或是小戲兒，或是八角戲兒，不拘那樣，伺候老太太聽聽。賈母忙阻道：不用弄戲等你們找着姑



娘的下落。我再聽戲說着只見賈珠也進來回道馮書辦已經邊諭查去了。於是餐們擺上飯來。賈母正坐林公夫婦旁坐賈珠下面相陪飲酒中間賈夫人便叫司棋呢口見走出一个年輕的婦人來跪下與賈母磕頭。賈母仔細一問問道你不是二姑娘的丫頭麼。賈夫人道不是他是誰呢。前兒你女婿坐堂點名。問出他的來歷。是和他姑舅哥。潘又安婚姻不遂。雙雙自盡。你女婿憐他們義氣。留在家中配為夫婦的。賈母道我口知他有了不是。揮了出去。並不知道他有這些鈎兒麻藤的事情。可惜迎了頭。老老實實的他老子那个糊塗東西許給了孫家那女婿。極平常活活的把迎了頭折磨死了。賈夫人吃了一驚道迎了頭也死了麼。老爺每日點名怎麼也沒有點着他呢。林公詫異道莫非世上的女孩兒都不屬我們管。怎麼過堂的時候往往也點着別人家的女孩兒呢。正說到這里只聽廳外有人稟道潘又安回老爺的話。林公道進來說罷。這理也沒你可迴避的人。只見潘又安進來給賈母磕了頭。到林公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林公默然良久。皺眉道知道了。賈夫人道你不用鬼鬼祟祟的找不着姓娘。我是不依的林公道夫人不必着急。我另有道理。大姪兒明早親自帶些人去到十八層地獄七十二司。查着一回潘又安改了裝。在城裡城外鄉村堡舍庵觀寺院各處尋訪。斷無尋不着之理。再叫馮書辦寫些告示。遍處粘貼。懸賞尋覓。更遇到些潘又安答應了一個是去了。這里大家用過了飯。漱口吃茶。只見大與鮑二家的走來。與林公夫婦磕頭。大遂請示林公。明日見閻王的規矩。並同明路上贖了鮑二家的話。林公道明日老太太也不用去。你們也不用去。明日我進府面稟閻王也不好意思不賞臉。你們放心。都吃飯去罷。司棋遂將他二人領去。款待林公。惟恐他母女傷心。笑道夫人和大姪兒何不跟着老太太到花園裏走走。閒散散步。兒回來你娘兒們再鬥門牌。我到書房裏催着他辦文書。明早進府稟過閻王。就留老太太在這裏住。半年等我明年轉了天曹一同昇天。說畢各自起身去了。賈夫人賈珠攙了賈母到花園各處閒步。又說些家中之事。不必細述。到了次日林公進府辦事。午正方纔回來。向賈母道小婿今早見了閻王。將老太太之事。回明便稽查冊子。老太太一生並無過惡。閻王甚喜。一切允從。惟大見林公回來。早在門外伺候。打聽一聞呼喚。忙上來打千兒道。奴才在這裏呢。林公道老業障。閻王說你喝醉了酒。不知主僕名分。混噁罵人。該下拔舌地獄。因你跟着老太太希出過死力。又嘴裏填過馬糞。暫且加恩。予以自新之路。你狼要改過才好。焦大忙跪下磕頭謝恩。林公道鮑二的女人不准收贖。我求之再三。閻王不得已。遂叫我買匹驢子。償還他脫生的主兒。以結此案。鮑二家的聞言也過來磕頭謝了。合家無不散悅。賈母也歡歡喜喜的住着。聽候找尋黛玉的下落。這且按下不表。再說賈寶玉自從那日鄉試出場。在稠人廣眾之中。見了那个癩頭和尚。合他招手兒。他便趕着人擠的空兒。拋下賈蘭跟着。那和尚就走。那和尚向他臉上吹了一口便覺心中迷迷惑惑。就像足下生雲的一般。不多一時走的連城池房舍的影兒都不見了。但見一个跛足道人在那里哈哈大笑。道這里來。這里來。天倫至性。不可以不拜辭。于是二人引了寶玉來到河邊。只見一隻大船住在那里。便將寶玉扯上船頭。令其叩拜。寶玉此時明明見他父親坐在船內。心中只覺恍恍惚惚。口裡也說不出話來。身子好像由不得自己的一般。叩頭已畢。二人便攙了他上岸。脚不沾地。行走如飛。走了多時。只見前面一座高山。萬丈嶙峋。直挿雲漢。進了山口。頓覺眼界光明。別是一番世界。寶玉此時方覺心中清醒。舉目看那和尚道。士時頓改了形容。那里是什麼癩頭跛足的形狀。但見這一个頭戴昆盧帽。身穿袈裟。白面長鬚。那一个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美目修眉。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真好似



寶至有罷吃了一驚倒身下拜道請問二位師父的法號那和尚笑道我乃茫茫大士這位道友乃渺渺真人我二人自開闢以來就此山居住寶玉又道請問師父此山何名這等數空翠翠那道人道此山名為大荒山那中間最高的一峰就名青埂峯下面有一洞府名爲空山洞就是我二人修真之所你且隨了我們來這里還有你一個朋友在此寶玉聽了不勝歡喜便隨了他二人緩步而行到洞門口只見上面懸一石匾刊有四個大字道爲善最樂兩邊一副對聯是栽培心上地誦養性中天寶玉笑道師父這樣仙景如何不題些驚人之句怎將一副極熟極對寫在這裏那僧道聽了哈哈大笑道這對聯話句極熟麼口內讀去自然狠熟親身行去只怕就覺狠生了你若能將十四个字身體力行便是禪門第一義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恍然大悟只見和尚將洞門石環輕輕的擊了一下叫道松鶴口聽嘩唧一聲開了洞門出來了一個垂鬚童子問道師父回來了麼却又跑了進去這里僧道二人引了寶玉往裏面而走一進洞門但見奇花異草古幹杖清香扑鼻並無半點飛塵窳然而生蔚然而秀寶玉正在愛慕之間忽見裏面走出一個少年來了笑容可掬的道師父辛苦了寶兄弟來了麼寶玉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柳湘蓮不禁大喜過望要知二人相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續紅樓夢卷四

觀音庵鳳姐遇秦鍾

鄴都城鴛鴦見賈母

話說賈寶玉跟了那一僧一道走進洞門不料裏面走出一個少年來乃是柳湘蓮不禁大喜笑道柳二哥原來在這里別來無恙乎湘蓮也笑着問好拉拉手兒那道士及和尚也笑起来道你二人可謂他鄉遇故知且進禪堂再敘罷說着他二人先就進了禪堂湘蓮寶玉隨後跟來先行了師徒之禮後敘些朋友之情僧道二人上坐湘蓮寶玉二人侍坐松鶴童子捧上茶來茶罷寶玉先就站起來笑道弟子下界凡愚承蒙二位仙師不棄度脫來山願仙師慈悲指示些禪悟道的路徑明心見性的工夫也不枉弟子負笈千里一場僧道二人大笑道你原來是個癡人儒釋道三教名雖殊而理則一釋道兩家之明心見性即佛教之克己復禮也釋教之坐靜恭禪即儒教之正心誠意也釋道兩家之定慧即佛教之慎獨也你方纔見洞門對聯便以為熟可見你是個舍近而求遠的我們如今索性將你小時讀過的熟書說與你聽罷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就是至捷的路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就是絕妙的口訣人一能之己百之己百之己千之這就是極盡的工夫你若必

要講些通關運氣吹離鉛汞之事這就是惑世誣良之言非我二人所知道了寶玉聞言不禁大驚失色道依仙師這等講求如何能勾成仙成佛白日飛昇呢那道士和尚笑道你真是一個癡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止白日飛昇而已乎寶玉聽了恍然大悟喜的手舞足蹈起來道原來仙佛之道不用他求只是正心誠意而已那僧道二人一齊拍手大笑道頑石也點了頭了你如今既然醒悟就在此與湘蓮二人協力將我們適才所傳的口訣密授的心法日新又新日日新起來到了三月不違的時候我二人同心再來指點迷津如今尚有未了的因果還要下山走走說着便立起來向松鶴道你在此好生伺候你二位師兄說着便走出洞來湘蓮二人送出洞外只見他二人將袍袖一揮早已不見了寶玉這里看的出了神歡歡的發怔湘蓮笑道寶兄弟為何發起歡來寶玉這才回過頭來拉着湘蓮的手笑道柳二哥你原來也就是跟了這二位師兄求的你如今修煉多年想也有半仙之體了湘蓮道你且進來坐下



我細細的告訴你。於是二人携手重入禪堂對面坐下。湘蓮先問道：寶兄弟，你乃是侯門公子國家的勳戚，為什麼棄捨家園，拋離骨肉，跟着他二人來此荒山受了這無限之苦？寶玉笑道：二哥，你這個話講的不通了。你也是當代豪傑，侯門世裔，你又為什麼的來到此處呢？相蓮笑道：我有我的一段情緣，不得不如此。寶玉道：你有一段情緣，難道我是一個草木，就不該有一段情緣麼？二人說到投機相視而笑。松鶴童子送上茶來，寶玉手擎茶杯，向着柳相蓮，數了一口氣道：柳二弟，因一念癡情，夢入太虛幻境，因而棄捨紅塵，跟隨仙師到此。只蒙仙師口授了幾句四書，指望修成正果，重返太虛，必當遂願。誰知二位仙師說這話，使我不覺心虛，望湘蓮笑逐，寶兄弟，你竟不知二位仙師的來歷，雖是出家人，極愛成全人間的好事，前者愚兄到此，也蒙仙師口授了幾句四書，高心學去，果有奇妙。那日偶爾閒談，便中將我的一段隱衷微露，一二他二位聽了，就說出你的名字來，說你不久也要到來。又道：只要你們立志，直誠修到功行圓滿，包你們遂心如意，也教天下之人，照照我們兩個的手段，免得你們儒家動不動說我們是虛無寂滅無用的異端。寶兄弟，我想他們這話，雖說的荒唐，也不可不信。我們既然到此出家，便依他們所傳的心法，用起功來，且看他們臨時如何作用。寶玉聽了，也歡喜道：小弟無知，尚望二哥指教。湘蓮道：這才仙師說頑石也點了頭了。這句話，你懂得他說的是什麼？寶玉道：這也不過以小弟為頑石，比喻的話罷了。湘蓮笑道：非也。他們說這塊石頭就是你的化身。乃女媧氏補天所剩，如今現在青埂峰頭，故仙師以此取笑。寶玉聽了，便立刻要上青埂峰去看湘蓮，只得陪他到後院來，但見青翠參天，一峰屹立，二人遂由盤道而上，直至絕頂，果見一塊石頭，約高七尺，別透玲瓏，瑩然如玉，與那塊通靈玉的形狀，雖有大小之殊，並無參差之別。寶玉見了，不勝驚異，悲嘆了一回，忽覺詩興勃然，拾起一個瓦片，就在那石頭正面題詩一首云：

文自玲瓏質自堅

幾經雕琢色瑩然

幸無精術啣填石

賴有媧皇煉補天

一塊徒留形磊落

三生空結意纏綿

歸來青埂誰知己

此立峰頭待米顛

湘蓮念了一遍，笑道：寶兄弟，你真可謂一往情深。這詩詞一道，我竟不能也不敢勉強奉和。正說時，只聽松鶴童子在山下叫道：二位師兄，下來用飯罷。吃了飯，也是用工夫的時候了。二人聽了，只得曲折下山，回到禪堂，歸座。松鶴端上飯來，無非胡麻、核桃、粿、麥、麵、臍之類。二人餐飯已畢，漱口吃茶，又談了一回閒話。湘蓮便叫松鶴將我們的蒲團鋪在裏間榻上，我們也該打坐了。松鶴答應，顧着眼向他二人臉上仔細一看，笑道：我看二位師兄這兩副尊容，你們在一處，理打坐，我可不太放心。不要悄悄的，二位俾起道來，那可就失了我們仙家的體統了。湘蓮一聲大喝，道：放屁。又要討打了。松鶴連忙走開，笑着替他們鋪設去了。這里湘蓮二人日夜用功，暫且不表。再說王鳳尤三姐，鴛鴦三人，離了太虛幻境，車走如飛。少時，但見陰風慘淡，黑霧迷漫，不似太虛光明氣象。只見往來行人，絡繹不絕，悲歡苦樂，各有不同。三人看了，都不勝感歎。鴛鴦向尤三姐道：遠遠望見前面一叢樹木，三姑娘你看，那色平西天也不早了，也要早些。我個下處，我們比不得男人們，晚上沒處住，就不成事了。尤三姐道：那里必有人家，待我前去，尋個下處，你們隨後便來說。畢一展雲光，頃刻即到。舉目看時，但見人烟稠密，甚闊非常。路南有座小廟，上寫觀音庵三字，旁立木牌，一面上寫小庵寓往來女眷，尤三姐一見大喜，連忙用手將門環叩了幾下，口聽裏面嘩唧一聲，開了廟門，走出個老尼姑來，見了尤三姐，問道：姑娘是那裏來的？尤三姐答道：我們是從



大虛幻境而來。特借寶刹特宿一宵。後面還有靈車二乘。少刻就到老尼姑道。既然如此。請姑娘先到裏面坐待。我徒弟在門外招呼。着就是了三姐聽了。走進廟門。只見裏面又吐出個小尼姑來。老尼姑叫道。智能兒。你去到門外等着。有兩輛車到時。引了進來。說畢。便讓尤三姐到禪堂去了。這里智能兒出了庵門。向東一望。遠遠來了果有兩輛車。不多一時。來到跟前。智能兒抬手兒。叫道。到這里來。方才來了一位姑娘。在這裏呢。小太監聽了。一齊將車推進廟門。鳳姐驚着下車。見智能兒站在面前。鳳姐便向驚着道。你看這小尼姑像誰。驚着也仔細一瞧。道。你不是饒頭庵的智能兒麼。智能兒聽了。也將他二人一看。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好。像貴府的。連二奶奶和驚着姑娘似的。鳳姐笑道。可不是智能兒是誰呢。驚着道。好了。有了熟人了。就好打聽。老太太的下落了。智能兒道。老太太過去了。好些日子了。奶奶姑娘是我太太來的。叫鳳姐欠身道。我也乏的受不得了。且到你們裏面坐下。慢慢的說罷。說着大家往裏面走。大監將車推到大殿廊下。安放各自歇息去了。這里尤三姐正與老尼姑敘談。只聽院內有人說話。就知是他們到了。連忙迎了出來。道。你們的車好慢。我到了好一會了。鳳姐道。你怎麼找了下處。也不來迎我們呢。尤三姐道。你越發狂的受不得了。怎麼還要我迎了。上線兒。巴巴住了車。轆只是要錢。小太監喝着。那里面肯聽。幸而我車內還有一吊多錢。打開車子。拿給一百。不勾。再拿給一百。還不勾。我着了急。連車子拿了出去。他們才散了。嚇得我這會子心裏還跳呢。我回過頭來。從玻璃窗內。照見驚着姐姐。他倒在車裏。閉着眼睛。坐的沒事人兒似的。驚着也笑道。可教我有什麼法兒呢。我心裏也急的什麼似的。只是那些人精的。那個樣兒。可教人怎麼睜着眼睛。呢。老尼姑笑道。奶奶姑娘們都是輪奐深閨的人。那里面見過這等人呢。這些乞丐。是這里常有的。我們是見慣了的。也不為怪。且請到禪堂歇息罷。於是大家進了禪堂。一齊歸坐。老尼姑便叫智能兒道。我方才都問過了。這都是貴府上的。奶奶姑娘們。可將行李搬到裏面。小套間裏。說給廚房內。收拾上等酒飯。泡了好茶來。智能兒答應着去了。鳳姐道。這智能兒是老師父幾時收下的徒弟。他是我們的舊人兒。老尼姑又將智能兒的來歷。述了一遍。鳳姐聽了。也不理會。這個秦相公是誰。驚着道。老師父方才智能兒說。我們老太太到你這裏來。如今過去了。好些日子了。老師父可知。道我們老太太。現在那一處呢。老尼姑道。老太太過去了。日子久了。目今的下落。這却難知。我們這裏的規矩。是進城之後。頭一天。先在城隍大老爺衙門。點名過堂。第二日。纔常見閻王。稽查了善惡。也有送往上界。骨肉完聚的。也有打發脫身轉世的。也有發在各處地獄裏受罪的。種種不一。我們如何能知。老太太的下落呢。鳳姐聽了。着忙道。這可怎麼好呢。我們三個人。原是從大虛幻境。奉娘娘之命。來尋訪老太太的。我想我們老太太。一生好善。也斷不至有地獄之虞。此時或者送往上界去。或脫生轉世去。皆不可知。可教我們怎樣尋訪呢。尤三姐道。你不用着急。僧們明日到了城隍衙門。也就好尋訪了。鳳姐道。我們原是大虛幻境的人。本不屬城隍所轄。為什麼不願羞恥。出頭露面。自己尋上門去。教人家點名過堂呢。驚着道。二奶奶。你們千辛萬苦。原為老太太而來。也講不起出頭露面的話了。鳳姐道。便更糊塗了。就僧們明日出頭露面。見了城隍。難道敢問城隍。要老太太不成。老尼姑勸道。奶奶姑娘們。不必發急。一路辛苦。此時也餓了。且擺飯罷。吃了飯。我替你們想個主意。子是吩咐智能兒。擺上飯。大家吃畢。送上茶來。鳳姐擎了茶杯。笑道。老師父。你方才說替我想個主意。我到要領教。你倒底有個什麼主意呢。老尼姑道。依我的愚見。你奶奶姑







連忙給尤三姐說又給鴛鴦作揖道二姨放心罷兒明日起個黑早進城到城隍衙門裏有個馮書辦我們兩個人最好  
好的找着他必然知老太太下落鳳姐道很好相公用心兒罷我替你成全好事智能兒呢怎麼羞的躲着去了這里來我和你師  
父說明白了你如今放心大胆把你這小女婿子帶了房裡去罷我們和你師父也要安歇呢他二人聽了只得看着臉兒雙雙的去  
了這里鳳姐三人進了套間各自就寢老尼姑也在外間睡了次日天纔黎明鳳姐等尚未起來口聽門外人喊馬嘶打的欄門甚急鴛  
鴦忙起來穿上了衣服推他二人道二奶奶三姑娘快穿衣起來你們聽外面嚷鬧的了不得不知是什麼事情說着忙下炕走出外間  
將老尼姑叫醒老尼姑連忙起來走出外間開了廟門看時只見一羣衙役進來嚷道昨晚這里的鄉約地保報了大老爺說你庵內窩  
藏了美人兒似的三個姑娘你們可莫要放他走了大老爺即刻差管家奶奶們來相看呢老尼姑聽了嚇了一跳飛也似的跑了進來  
道奶奶姑娘們不好了你們昨晚住在這里城裏的大老爺知道了差了許多衙役把守廟門說少刻差人來相看你們呢鳳姐聽了大  
驚失色道這還了得那有這樣混賬大老爺呢我們又不屬他管轄相看我們作什麼況且我也是五品的宜人有夫之婦相看了他  
又敢怎麼樣呢只是他們兩個人倒有些費手鴛鴦道二奶奶說的是什麼話呢不如趁早兒商量着大家逃出去倒還妥當些老尼姑  
道這也說不起了現官不如現管又有許多衙役如狼似虎的把守着廟門你們飛也飛不出去只好等他們相看了再作商量罷尤三  
姐大怒道拿我的鴛鴦劍來等我出去殺他正忙亂之間口聽院內有個婦人的聲音問道老姑姑起來了沒有老尼姑聽了連忙出來一  
看只見是兩個婦人一個是鮑二家的那一個不大認得老尼姑大喜道奶奶姑娘們不用怕了前兒跟老太太的鮑二嫂子來了你們  
問問他就知老太太的下落了鳳姐聽了連忙出來一看大喜道你們兩人從那里來的這一個不是司棋麼原來這兩個婦人果是司  
棋鮑二家的一齊進來笑道原來真是二奶奶林姑娘沒來嗎鳳姐道你們從那里來的如何問起林姑娘來呢鮑二家的道二奶奶原  
來不知這裏的城隍就是我們的林姑老爺前兒老太太認了親了姑太太因為林姑娘去了世沒到這里來怕他走迷了路如今現在  
四城門貼了告示遍處尋訪昨兒晚上有這裏的鄉約地保報說觀音庵住下了美人兒似的三位姑娘姑太太聽見恐怕內中有林姑  
娘所以五更天就催齊了人役打發我們二人來看視的鳳姐等三人聽了真是喜出望外鳳姐道方才老師父來說城隍老爺要差人  
來相看我們呢把我們嚇的都糊塗了老尼姑笑道這話想起來外頭衙役們把話說錯了教奶奶姑娘們愛驚鴛鴦笑道這都是我  
們鮑二嫂子的過失他當日說我們二奶奶是閻王老婆今日幾乎兒教城隍老爺相有了去說的眾人又笑了鳳姐又道你們兩人怎  
麼得到姑老爺衙門裡的司棋鮑二家的各將自己的始末述了一遍鳳姐道你們這兩個妮子到有造化都得了好處了我倒替你們  
受了多少委曲鮑二家的我也不恨他了是我們那個爺自己平常司棋你和你姑舅哥哥偷情就該機密着些兒為什麼又弄你娘的  
个香袋兒扔在石子石背後教俊大姐拾了去遞給太太好教我受太太的數落說的司棋紅了臉低頭不答鮑二家的笑道二奶奶  
我們如今都改了求你老人家當着老姑姑給我們留點臉兒罷司棋道你也去告訴你們那一個快回去給老太太太太報个信兒  
再抬幾頂轎子來伺候司棋聽了連忙自己去這里老尼姑歡喜非常忙教智能兒收拾早飯不多一時只見秦鍾上來與鳳姐道喜鳳  
姐笑道老太太有了下落了這里的城隍就是我們林姑老爺你口智能兒也跟了我們去罷秦鍾道承二姨見愛此處也非我托足



的地方老尼姑道如此甚好我們智能兒終身也有了靠了感感這你白折了个徒弟我心裏也覺不安老尼姑道這到不相干我的被弟多着呢只要奶奶在大老爺面前將我提拔提拔多賞點佈施就有了正說時智能兒端上飯來大家歡歡喜喜的吃畢喝茶時只見潘又安進來先給鳳姐等請了安稟道小的適才回去稟知了老太太太太都歡喜的了不得立刻抬了轎子接奶奶姑娘們進府呢外面已經伺候妥當了鳳姐等三人立起身來向老尼姑道謝又出了十兩佈施老尼姑千恩萬謝的道了簡慢真送至大殿前頭服侍他們一一的上了轎方才回去這里鳳姐等三人坐了轎子但見旂籠傘扇前呼後擁熱鬧非常十分得意也無心看那六街三市的風光不多一時轉彎抹角到了城隍廟門但見看熱鬧的閒人如千佛頭一般軍牢用棍打開只聽一聲點响重門洞開一直抬進二堂方才落轎兩邊閃出許多僕婦來接了他三人進了宅門早望見賈母與賈夫人在上房倚門而待見他三人進來又悲又喜賈母道我的鳳丫頭鴛鴦都來了這一位姑娘是誰我我只說你們年輕的小人兒家在後邊有幾年的福享怎麼就都走了這條路了呢鳳姐鴛鴦見了賈母便跪下痛哭賈夫人忙拉起他們來勸道請老太太進來罷兒們相逢本該歡喜才是於是大家進房一行的行過禮賈母道這位姑娘好面熟呀怎麼再也不想不出是誰呢鳳姐道他也我珍大嫂子的第三个妹子那年為柳湘蓮退親林了脖子的就是他呀說三姐不好言語恨的狠狠的睚了他一眼賈母道尤三姑娘來的年代久了你們如何會在一處了呢鳳姐道我們好些人都在太虛幻境不屬這裏管元妃娘娘林妹妹迎林妹妹都給老太太請安賈母聽了驚喜道你說真的你林妹妹你元妃姐姐都在那裏呢鳳姐又高聲道太虛幻境賈母道什麼叫太虛幻境這個地方離我們這里有多遠鳳姐道太虛幻境在上界之下下界之上原是个虛無縹緲的所在都是些仙人的住處賈夫人也歡喜道如此說來你們姊妹們如今都是些仙人了林妹妹既在那里為什麼不和你們一塊兒來呢鴛鴦道我們並不知道姑老爺太太在這里我原因老太太去了世沒人服侍我就自縊了來了後來到了太虛幻境才知道元妃娘娘林妹妹都是那里的仙子因他二人不放心老太太所以差了我们三个人來尋訪的林姑娘是那里有名兒的瀟湘妃子如何能勾私自來呢賈母聽了愈加歡喜道我這個鴛鴦了頭真真的不枉我疼了他一場賈夫人又問鳳姐道你黛玉妹妹在那里可有人伺候他麼鳳姐笑道姑太太放心那里除了元妃娘娘他就是第二位了龍王爺少了漱口水那個敢不伺候他呢况且貼身服侍的還有那晴雯金釧兒外頭還有薛姨太太家的香菱東府裡的蓉兒媳婦尤家姊妹兩個攏翠庵的妙玉元妃娘娘那邊又有迎妹妹比這里還熱鬧的多呢賈母道前兒沒把你姑娘急壞了把七十二司十八層地獄都查遍了總沒有找着你林妹妹今兒你妹妹有了下落你姑太太也放心了賈夫人流淚道我如今雖然放心了但不知我們娘兒們幾時纔能見面呢賈母道這也不必着急等姑老爺回了衙門商量就是了賈夫人只得點點頭兒拭了眼淚回頭與見司棋站在旁邊便道你這個丫頭怎麼聽着熱鬧也不倒茶去呢也該告訴廚房裏預備早飯司棋聽了忙去斟茶餽二家的便到廚房告訴去了鳳姐忙道我們在觀音庵吃過飯了只預備老太太太太太太的飯罷賈母又問鳳姐道家裡你兩個公公兩個婆婆與寶玉兄弟他們都好麼鳳姐道二位太太二位老爺都好只有寶兄弟我聽見香菱說中了第七名舉人後來跟着个癩和尚出家了賈母聞言大驚失色道怎麼寶玉出了家做和尚了這還了得這个傻小子媳婦也娶了舉人也中了放看福不享好好兒為什麼出家呢鳳姐未及回答鴛鴦道總為的林姑娘鳳姐急的忙把鴛鴦瞪了一眼賈



世也會過這來教了一口氣道罷了都是我的業障教我也後悔不來了賈夫人聽見話語蹣跚又見鳳姐瞪了鴛鴦一眼不好往下追  
使也嘆道這孩子怎麼幹出這樣糊塗事來了這把他娘活要想壞了呢不知他娶的是誰家姑娘這可不把人家的女孩就攔了  
鳳姐道就是薛姨太太的女兒賈夫人道不是小名兒叫做寶釵的麼鳳姐道就是他姑太太倒這記得正說時只見賈珠進來站  
在上房門口問姊妹們的好鳳姐吃了一驚立起身來道甚麼的大哥也在这里麼賈夫人便將賈珠的原委告訴了鳳姐一遍鳳姐道  
鴛鴦姐姐你去替我給大哥請安說就家裡大嫂子狼好蘭哥兒也中了舉人了賈珠也歡喜道這都是二嬸娘的疼愛所到賈母道  
你寶王兄弟也中了舉人這下流種子放着福不享跟了和尚出家去了珠兒你在外頭探聽着如若知他在那个廟裡出家把他給  
我活活的捉將來噴夫人笑道這个老太太想是氣糊塗了陰陽阻隔壽夭各有定數豈能活捉呢若都由人的性兒活捉起來瘋了頭  
早把魂兒活捉來了鳳姐笑道好姑太太變見了姓兒媳婦就起趣話兒來了為什麼不教我大哥把大嫂子活捉了來呢說的賈珠  
也笑起來了正然說笑口聽外面嚙的一聲點响威武開門賈珠忙退了出來道姑老爺回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五

慶生辰元妃開壽宴

得家報寶玉慰芳心

話說鳳姐等聽見林如海回來一齊站了起來整理衣裳預備叩見只見林公笑吟吟的走進來道姑娘們都到了借們都是至親不必  
多禮請到裏間坐罷這里鳳姐尤三姐鴛鴦三人早已拜了下去林公答了三揖了頭們將裏間的簾子打起來讓三人入室暫坐司  
棋便隨了進去林公先與賈母道了喜然後歸坐賈夫人便將鳳姐所言寶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告訴了林公一遍林公也自歡喜道  
我前日在崔判官衙門裏赴席提起寶玉的話來崔判官也說有个太虛幻境當日白樂天的長恨歌上有句云忽聞海上有仙山在  
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就是那个地方如今今愛姑娘不到地府必是登了太虛了我還謙說那里能勾呢誰  
知果然應了他的話了賈夫人道老爺也要想个主意教我們娘兒們也見一見林公聽了沈吟了一會教了一口氣道夫人不必性急  
我想女兒既列仙班自不能私離職守我們也有官守職任不敢擅離此地我在任已滿九年明年必轉天曹那時同到太虛母女相見  
也不過轉瞬光景如今只好寫封家書煩來的人帶去以慰女兒之心也就同他見了的一樣賈夫人流淚道如此說來還有一年的光  
景教我如何耐得呢林公道夫人不必傷心多的日子都教過了何在乎這一年呢待我寫了家書就差兩個小太監明早回去且留  
下三位姑娘住着陪伴老太太明年同我們一齊兒去也不為晚說到這里口見鴛鴦走了出來道方才我們三人也商量來我與二奶  
奶好容易見了老太太也不忍遽離尤三姑娘却不能久住他要先回去呢林公道既然如此且留三姑娘與兩個小太監多住幾日讓  
我們稍盡地主之誼賈夫人道這个自然今日可吩咐外頭叫一班小戲兒來預備在後花園上請老太太和他姊妹們聽聽再打點孝  
敬元妃娘娘並送別位姊妹們的禮物也給女兒帶些衣物來早此辦妥了免得臨時周章林公道這个自然依我的主意這些事你竟  
託大姪兒替我們辦一辦免得外頭弄來的不合你意思林公說便能站起來道把我的早飯擺在書房裡去這里讓老太太和姑娘們  
多說說話兒說畢自往書房裡去了這賈夫人便催着叫小戲兒來預備在後花園上請老太太和他姊妹們聽聽再打點孝







手帕兒包來打開都是些松子杏仁扁桃蜜棗兒之類便抓了一把放在黛玉的面前又抓了一把遞與金釧兒金釧兒接來笑道你今兒不過是彩頭好贏了些點嘴頭子吃的物事你可沒看見稀罕的事兒你們四家子剛上了場我就縛了個雞毛雞兒到聖仙姑那裏和那些仙女們踢起毽兒來倒也好頑晴雯道踢毽兒就算個稀罕事兒嗎金釧兒道你聽罷人家遠沒有說完呢你就攔人家的話兒我們正踢到熱鬧中間只見遠遠的正南上有轎馬人夫牌匾傘扇過了一隊又是一隊都向正南上去了我口當是借們來拜的什麼客呢問了問聖仙姑說今兒是臘月二十三了過去的都是各府州縣的灶王爺我就問他借們怎麼不祭送灶王爺呢他說灶王爺不敢當借們的祭他明日反倒要祀收下人家的灶糖差人送些來給他們吃呢你說這些事稀罕不稀罕呢晴雯道這也沒有什麼稀罕處借們在家的時候那一年二十三夜不祭灶呢金釧兒便使性道不稀罕也罷明兒灶王送了糖來你就不用吃黛玉笑道你們這個了頭大家不過白說閒話也值得糊臉急了嗎快給我們倒茶去罷這個棗兒吃的嗓子裡怪甜的金釧兒這才咕嘟着嘴倒茶去了黛玉又向晴雯道我們如今住在這裡連四時八節也都不知道了才聽金釧兒說起祭灶的話來不

是年節近了麼元妃娘娘的生日也到了借們可打點些什麼禮物送送呢晴雯道借們這裡所有的東西娘娘那邊都是有的縱然多送幾樣也不為奇若依我的主意前兒到這里來逛的時候與見姑娘那枝絳珠仙草愛的什麼似的那里想正少這個如今趁着還有幾個空兒的何不將仙草四邊報的嫩芽兒移了出來栽在白石花盆內帶着原樣兒作成硃紅架子這麼一式兒的八盆送過去作為祝敬又新鮮又合娘娘的意思豈不比別的強麼黛玉聽了點點頭兒道也罷了你成天家也是白糊着呢口當解悶兒似的你就佈置起來每日多澆些甘露不過七八天的工夫就可以長成盆景兒了晴雯答應着便去佈置不必多贅過了此時乃是除夕大慶景況並不似人世繁華惟有燭煙香象氤氳芬馥而已次日元旦乃是元妃的誕辰自黛玉警幻以下都有祝敬無用細述元妃見了這八盆仙草喜不自勝即安放在正院大排筵宴以待少刻黛玉香菱尤三姐秦氏可卿妙玉警幻等一齊來到迎春替元妃迎客大家進宮先行朝賀之禮然後謝恩依序坐下元妃先向黛玉笑道前日在林妹妹處偶見仙草香豔異常十分愛慕今承懺贈足見多情黛玉立起身來道娘娘千秋臣妹無以為敬特將小草何敢自私自元妃又和妙玉等諸人敘了一回閒話乃命擺上酒筵大家啣飲命眾仙女們奏起鈞天樂來又歌了一回霓裳羽衣曲音韻節奏非人世所有須臾樂止元妃笑道這些歌舞實在也聽厭了依我的主意今日姊妹們聚會不必拘泥常禮到不如大家猜拳行令倒覺有趣黛玉等諸人俱各立起身來各道今日乃娘娘千秋又是元旦今節體制攸關臣妹等何敢放肆元妃笑道這些年我在宮裏實在被這禮數把我拘的受不得了今日好容易離塵超世你們仍然還要拘禮就難為你

了也罷拿筆硯過來這絳珠仙草我十分喜愛我就以此為題做七律一首你們能詩者步韻作來豈不有趣呢眾人聽了又道娘娘聰明天縱學問淵深臣妹等學識淺陋焉敢續貂元妃道不必過謙只見眾宮娥上文房四寶來元妃提筆揮而就遞與黛玉接來一看便讀道

自是靈河不朽身 偶因一念謫紅塵  
青甫入簾香徹骨 苔初繞砌早迎人

芳姿別種瑤池品 占斷風光上院春  
未許凡葩強效顰



王聽罷連聲讚頌又遞謝賞賞太甚實不取受又遞與妙玉迎春等大家看了一遍都稱讚不已元妃笑道撿熟酒來大家一杯助助詩興宮娥斟上熱酒眾人皆飲了一巡香菱便拈起筆來笑嘻嘻的也寫了一首躬身呈與元妃道婢子初學俚句不足以辱娘鳳目元妃接來一看上高道

不羨盈盈掌上身

幽芳一縷靜無塵

康成書帶留佳話

茂叔雲廳占早春

號絳果堪餐秀色

名珠未許近鮫人

東皇有意迎仙骨

白玉雕欄護翠鞦

元妃看了驚喜道我倒不知菱姑娘有此詩才可敬可羨黛玉笑道他的天分本高又且留心致志所以學了許多幾年如今竟居彼先手了元妃笑道如此說來一定是你的徒弟了黛玉笑了一笑只見妙玉也提起筆來道小尼也要獻醜遂寫了一首呈與元妃接來看道

三生石畔舊時身

留得芳徽接後塵

拾翠母羞仙侶玩

踏青宜羨陌頭春

饒卿嫋嫋風前影

動我逍遙檻外人

若使怡紅公子見

繞欄幾度喚鸞聲

元妃看畢說道妙師父的詩作的真妙香豔之中仍帶烟霞之氣只是結句詞近戲謔口怕林妹妹要罰你一大杯酒呢黛玉聽了忙接過詩來看了一遍笑道娘娘不知妙師父在先原是个好人如今跟着強盜學壞了因為他高自期許自稱檻外人所以纔敢強盜把他拉到檻內來了眾人聽了一齊笑道妙師父你也不必等他說罰你自己先吃這一杯罷說的妙姑紅雲滿面只得吃了一粒這里黛玉趁著妙玉吃酒的空兒提起筆來也就和了一首躬身送上元妃元妃接來念道

仙機識破愧前身

珠竟沈淪絳妾塵

為報當時甘露澤

釀成今日大虛春

靈河幸負三生願

湘館淒涼再世人

一自東風吹恨去

青山展却舊眉顰

元妃看畢眾人都道到底是瀟湘仙子與眾不同元妃笑道我們警幻大師自然不肖與我們唱和的我們小大奶奶我是知道的詩上工夫有限二奶妹你為什麼也不做一首呢迎春笑道臣妹平日原不會作詩方才也正高高興興的在肚裏打稿兒也要論幾句的如今見了這四首把我的詩興早曉到九霄雲外去了可憐實了頭雲了頭探了頭他們三人不能在座若有他們三個人今兒又成了詩社了元妃撲了一口氣道幽冥異路如何能與他唱和呢我仔細想來我們的字跡我們除了扶乩萬不能夠見的倒是他們的字跡我例常得見的黛玉忙問道幽冥路隔他們既不能見我們的字跡我們又如何能見他們的字跡呢元妃道你原來不知即如昨日是除如今日是元旦朝廷家皆有祭祀的定例禮部撰的祭文一經宣讀焚化我這里就得知了即是唐虞百姓家所有逢時過節焚化的金銀幣帛以及俸輓的詩文只要填註姓名亦無不得之理秦可卿接口道林姑娘來此未久或者不知姪婦來此多年每逢年節時令總有家中焚化的金銀幣帛都在牌坊外邊堆着呢因今日五鼓伺候朝賀尚未暇差人收取黛玉迎春二人聽了這番言語眼圍兒一齊你道為何迎春心裡想的是孫紹祖那個沒天良的如何尚有夫婦之情那里還想着年節的祭祀呢黛玉心中想的是自己並無



看了老太太沒有請三姑娘進來罷。宮娥答應而去不多一時只見元三姐全副行裝走了進來。先與元妃行了大禮。後與眾姊妹們敘了寒暄。元妃因尤三姐遠行勞苦。即令他坐了首席。尤三姐謝了坐。遂將他三人同往地府。先在觀音庵過了春鍾。後來到了林府。會見了濟母的。話從頭至尾細述了一遍。元妃與眾人聽了。俱各大喜。寶玉聽見他的父親現做鄴郡的城隍。又與賈母認了親戚。真是喜出望外。忙問道。三姐。你離我父母可還康健麼。尤三姐道。你放心罷。姑老爺姑太太兩個老人家身子很好。雖係地府官員。也與人世無異。衙門裏成天家熱鬧的。什麼似的。貴府上的珠大爺和司棋家兩口子都在姑老爺衙門裏呢。寶玉聽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道。三姐。你歇息幾天。我也要來。你把我也送往地府去看看。老太太和我母親呢。元妃笑道。林妹妹。你想是喜歡糊塗了。你如何比得他們。你是這里有名兒的人。如何能私離職守呢。你若應入地府去。前日早已去了。尤三姐道。姑太太在那裏想你也急的什麼似的。姑老爺說必待明年任滿。轉了天曹方能相見呢。據我想來。今兒已是正月初一日。大約今年裏頭總可以見面的。何又必忙忙在這。一會兒呢。元妃道。鳳丫頭。爲着他們怎麼不回來。想是老太太留住了。尤三姐道。姑太太見了他們。喜歡的什麼似的。捨不得教他們回來。所以林姑老爺就留下他們。等轉了天曹時。和老太太一同來呢。元妃道。這却好。我們放心了。迎春道。我倒不承望司棋這個妮子。他倒得了好處了。尤三姐道。現在他們兩口子都送我來了一則是林姑奶奶不放心。差他們來看林妹妹。路上又給我作了伴兒。二則他自己也要來看你的。迎春道。他如今現在那裏呢。尤三姐道。如今現在林妹妹那裏。同着晴雯看着收拾帶來的東西呢。林姑太太疼女孩兒的心。勝是穿的帶的吃的用的。脫了兩三獸子來了。元妃笑道。這可不用傷心了。方纔聽見人家年節都有家中焚化的金銀幣帛。早把眼圈兒紅了。你如今有了三兩獸子。可要檢好的分給我們。眾人些兒呢。寶玉忙立起身來。笑道。我母親那裏自必格外另有孝敬。娘的就是眾姊妹們。自必也是有的。且待看了分書。即差人分送。口怕沒有什麼稀奇之物。可備娘親御用的。只好留着賞人罷了。元妃笑道。我是啞你頑的。你自己留着罷。我們如今位列仙班。這些衣物器具。使也使不了的。姑媽又給你帶了好些來。可見天下作父母的心。也就說不盡了。宮娥們換熱酒來。尤三姐道。也辛苦。我們大家公敬三杯。我們也再吃幾杯。今日早些兒吃飯。讓林妹妹早些回去。看看家書。他的心也就安穩了。於是宮娥們斟上熱酒來。尤三姐連飲了三杯。然後大家又暢飲了一回。方才吃飯。盪激畢。散坐吃茶。元妃向黛玉笑道。林妹妹。你回去先照照家書。別的姊妹們沒事。素性在我這裏熱鬧一天。等晚上再都回去罷。眾人聽了一。站了起來。道。蒙娘賜宴。俱已醉酒飽德。娘勞了半日。鳳體也乏倦了。請回後宮歇息罷。說着。一齊走來。作謝。元妃立起身來。笑道。然如此。我也不敢強留了。二妹。替我送送客罷。畢。自回後宮去了。這裏秦可卿拉了尤三姐的手。問道。三妹兒。你見我兄弟來。你聽他可比從前出息了麼。尤三姐道。也沒見什麼出息。越發學壞了。秦氏道。怎麼學壞了。想是你吃了他虧了。尤三姐道。什麼話呢。你們聽我進來。說話。秦鍾兄弟。越發沒人樣了。我倒沒吃他的虧。你們這個鳳丫頭。幾幾乎兒。秦氏道。你這句話。越發不信了。這明是遭塌我兄弟了。他多大點子年紀。二孀娘。雖然養不出他這麼大的個子。當日也就狠疼過他。我不信。他就敢在二孀娘面前。無禮。尤三姐道。你不必着急。不是他有意。是認錯人了。

來話長

到裏慢慢的告訴你們迎春送至開向黛玉笑道。林妹妹你

不點照黛何  
清姑玉散  
楚娘孃得





繪圖紅樓夢續編



貳







試真誠果明心性

施手殿許起死回生

話說林黛玉見了寶釵的書子不勝傷感。乃命金釧兒點上燈來折去封皮留神細看。乃是一首五言排律詩。仔細讀道：

久結金蘭契相憐絕世安花前眉每並月下步同移午依停針早宵長能繞過清涼消俗障雅諷解人頤酒向怡紅品茶憑櫪翠邊海

棠爭步韻虛雲戲聯詩再建挑花社重填柳絮詞詒華幣半收氣運數中長雁序傷兄劣當堂賴母慈望希家有風悞娶嫂為獅苦口

啼吾諫甘心受彼欺兼葭欣倚玉月老詩牽絲青鳥傳佳話紅鸞訂吉期結福於得偶染疾忽生悲聲見金鸞惱頻窺碧雁疑絳軒虛

好夢湘館痛相思况我于歸日富卿屬續時楚中憐妹苦托鉢痛即痲紅葉句休賦白頭吟敢辭悠悠生死恨只我兩人知

但

黛玉讀畢不禁一陣傷心眼中流下淚來。此時香菱已將自己包袱看過收好了。走來見黛玉手持詩箋眼中流淚忙伸手來接仔細也

讀了一遍讀到悽聖嫂為獅之句不覺觸起他的舊恨也就眼中淚汪汪的傷起心來晴雯走了進來道你們兩個人又是怎麼了對頭

兒哭成紅眼媽兒似的香菱道這是我們寶姑娘給林姑娘寄來的一封信子所以林姑娘看了在這裡傷心呢晴雯道你念給我聽一

聽香菱道是一首五言排律詩晴雯聽了把頭一扭道好容易盼他們一個字兒來再不肯明明白白的寫幾句話兒來總是開什麼混

咧乾咧的教人家一句兒也不懂得我就來了這幾年也總沒個親人兒給我焚化些什麼只記得那一年秋天又不是年又不是節忽

然小大奶奶他們在牌樓那邊得了一副冰鮫殼上頭長篇大論的不知寫的都是些什麼說是寶二爺給我寄來的我又不認得字求

他們念給我聽誰知道小大奶奶也認不得字幸虧尤家二姨兒三姨兒他們兩人大夥兒湊着這錢結結吧吧的念了一遍我也不

懂說的都是些什麼只記得有甚麼芙蓉兒兒兒兒的黛玉聽了忙道是那誰是寶二爺祭你的芙蓉女兒諫那一年祭你的時候我

還聽見了那裡頭還有我替他改下的呢這張字你還收着了麼晴雯道那時他們念了我一向也不懂求他三個給我講講他們也不

懂得我就賭氣子查了一查夾在我的襟本兒裏頭了不知如今還有沒有等我找一找去說畢便去了拿了一個針線筐兒取出舊本翻

了幾頁果見有查的一副冰銷殼取了出來遞與黛玉黛玉接來打開一看果然就是芙蓉諫遂從頭至尾翻讀了一遍晴雯聽了嫌

道姑娘念的怪好聽的他們那會子結結吧吧的那裡念得成個向頭呢我再央求姑娘替我講一講這麼長篇大論的個個說的都

是些什麼黛玉聽了遂又念一句講一句逐句講完只見晴雯早已抽抽噎噎的哭成個淚人一般香菱在旁用指頭兒在臉上劃着

他道你這個兒明兒個再敢笑話人不了晴雯着急推他道人家心裡難過的什麼似的你還好意思拿話誑人家來了黛玉講完便依

舊登好揭開樣本兒夾時只見又有一副泥金粉紅箋拿來看只見上面提督雙調望江南詞一首細細的讀了一遍遞與香菱道你

看填的這首詞何如香菱接來邊也朗朗的讀了一遍晴雯道這又是第二次冬天得的你也講給我聽聽香菱也就與他講了一遍晴

雯聽到添衣還見翠雲裏脈脈使人愁又復傷心起來黛玉勸道晴雯姐姐你不用哭了你仔細想去你這就比我強着多呢晴雯拭淚





來晴雯眼尖忙將文詞夾在樣本內早連簾籠着走了。司棋笑道：「姑娘還沒有睡覺嗎？」元妃娘娘和二姑娘教給姑娘道謝。黛玉笑道：「你怎麼不在那裡和二姐姐多說說話兒？」司棋道：「我原要住在二姑娘那裡的，只是娘娘吩咐說：『此處乃是仙家清虛之府，原不容男人們到此的。』所以我回來約東瀛又安，安姑娘却又教我告訴姑娘。明日寫了一封回書，早些兒打發我們回去，也是娘娘小心謹慎的意思。我想那潘又安雖是個男人，他頭上長着幾個鬍鬚，瓜子臉，在仙女們跟前無禮呢。黛玉聽了，笑道：「這也不過是避嫌的意思。我也方纔教金釧兒吩咐他，這個話來，我明日就寫了家書打發你們回去，也是正理。」司棋正欲回答，只見晴雯收了簾籠，怒容滿面，進司棋姊妹，我有句話要問你。你幾時和你表弟鬼鬼祟祟的弄出事來？害的我好苦啊！今兒你們兩口子倒都得了好處，殺到姑老爺衙門裡了。方纔娘娘還怕潘又安那個小雜種子多事，他敢多一點事兒，我把他的筋遠都抽了。呢說的司棋紅了臉，低了頭，不敢呼一聲兒。菱菱聽了，笑道：「晴雯姐姐，你何苦來？姊妹們好些年不見，況且他又是姑老爺太太遠路風塵打發來的，你如何當着人就給人家個臉上下不來的晴雯道：『菱菱，你那裏知道呢？那一年棒了我，全是他們鬧出來的。』姑娘你問他，他可教驚驚姐姐，又在他們跟前發了捉住，過沒有那時驚驚姐姐，若剪真的回了老太太，早就就水落石出的。那有後來這一場是非呢？誰知道驚驚姐姐又在他們跟前發了惹惹忍在肚裡了。偏偏兒的冤家路兒窄，傻大姐兒又在太湖石背後拾了個香袋兒，上頭還綉着他們兩個不害羞的行樂圖兒，不知怎麼到了太太手裏，把太太氣了個發昏好好的，在二奶奶房裏特地的把我叫了去，大罵了一頓，說我長的容長臉兒，水蛇腰兒，妖精狐狸似的，把寶玉都引誘壞了。這些話都是他老娘王善保家的嚼下的舌根。若不是前兒驚驚姐姐告訴了我，我一輩子再也不能知道。太太推我，到底是我那一件事呢？」幸虧老太太有眼睛，後來二奶奶在他屋裏搜出真贗，寔犯來了，要不然我就跳到黃河洗不清呢。那司棋聽了，無奈只得含羞央他道：「好姐姐，你當着姑娘們給我留點臉兒罷。這也是我一時走錯了路，我也後悔不來了。好姐姐，我給你磕頭說着，便跪了下去。招的黛玉香菱一齊笑起來。道：「晴雯姐姐，你們這原是前因前世的緣故，他也不是有意害你過去的事了。不用儘自要提了他，知道他的不是也就罷了。晴雯聽了，也由不得撲哧的笑了。忙一手拉他起來，道：「我竟是不知，道你這個小蹄子，鬧這麼大的說，真是紅蘿蔔拌辣子，看不出來呢。罷了，我也不說了。只教你老娘那個老娼婦，提防着我就是了。正說時，只見金釧兒進來，道：「天也不早了。姑娘們還沒有吃晚飯呢。我預備了幾樣菜，大家吃些罷。說着，便搬那小炕桌兒，黛玉道：「就在地下桌子上罷。他們五個人一塊兒吃着，熱鬧些兒。於是擺上茶棗，大家隨意吃了些，又說了一會閒話。黛玉方向司棋道：「夜深了，你也安歇去罷。我們也要睡了。司棋答應了，便告辭了出去。晴雯送出房門，笑道：「司棋姊妹，你可要好好的約束你們那一個。這是天仙福地，你們老老實實的睡，忌許着些兒，莫要不干不淨的。司棋也笑着答應道：「你嘴裡也積點陰騭罷。說着各自去了。這裡晴雯笑着進來，鋪陳了，卧具大家睡寢到了次日，黛玉寫了稟啟，又備幾式異樣的禮物，打發司棋夫婦回轉，都以及與尤三姐諸人。彼此往來賀謝，這些節目暫且不表。再說寶玉與柳湘蓮二人，在青埂峰下，空空洞洞，每日將仙師傳授的口訣心法，用起功來，倒也十分快樂。韶光荏苒，不覺三月有餘。這一日清晨起來，但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相連向寶玉笑道：「我自從用功以來，雖覺大苦，然頗覺效驗。我只覺得近來爽爽神清，骨體健，飄飄然似有凌雲之意。我瞧你如今的容貌，也有個時面盎背的光景了。你本來生的面如美玉，只因從前為富貴華榮所投，却少一段。」



溫潤之色如今有去真是羊脂白玉中透出一番寶色來了。名之曰寶玉可謂名實相符之至了。寶玉聽了不禁大笑道：「二哥你小弟  
兒素無戲言。今天可該罰你了。」湘蓮道：「並非相戲。你不信你去照照鏡子。可像你先前的模樣兒。不像寶玉聽了果然取出鏡子來。自己照  
了一照。也不覺喜形於色。道：「柳二弟。我今日始信吾儂之道。即仙佛之道。想因世上的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習焉而不察。終日迷於  
聲色貨利。及至達的要死。又妄想仙佛的長生。豈不可笑。呢。」湘蓮道：「到底寶兄弟是個極聰明的人。一悟就悟徹了。我想今日天氣晴和  
。僧們何不下山去逛逛。一則可以流通血脈。發舒精神。二則可以縱觀花柳。怡情悅性。這些日子。僧們也太苦了。」寶玉聽了。歡喜道：「正合  
我的意思。你何不把鴛鴦劍帶上。到了寬潤。敲亮之處。試舞一回。小弟也領教領教。湘蓮聽了。遂繫了鴛鴦劍。將松鶴童子喚來。吩咐道：「  
你在家小心門戶。我們下山走走。就回來的。」松鶴答應着。說道：「二位師兄。逛呢。只管進去。且莫要學那劉晨阮肇。誤入了天台。可就不可  
回來了。」二人聞言。一齊吟喝道：「胡說。」師父回來告訴了。打你說着。湘蓮便拉了寶玉的手。步出洞門。曲折下山。但見蒼松翠柏。青碧接  
天。異卉奇花。幽香撲鼻。二人下山走了約十餘里。方見地平路坦。四顧一片桃花。彷彿武陵景况。寶玉大喜道：「柳二弟。我幼讀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意謂是文人曲筆。假設之詞。今日親歷其境。始信古人不我欺也。這裡寬曠。你就請舞起劍來。也可使桃花壯色。」湘蓮見說  
。便解下鴛鴦劍。來先走了個架式。便斜行拓步的舞了起來。只見一片寒光。渾身盤繞。喜的個寶玉拍手叫好。不絕。湘蓮舞畢。收了劍。笑  
道：「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但我幼而失學。詩詞上。我却不能只好唱一隻寄生草。與你聽聽。寶玉越發歡喜道：「如此更好了。」觀湘蓮舞畢。彈  
無罷。鴛鴦劍。淒涼淚。汪汪。大荒山。猛參得紅塵透。沒來由。死別生離。險好相。緣何日。方成就。空對着。青天碧海。兩茫茫。怎當他。春花秋  
湘蓮唱畢。寶玉聽了。笑道：「唱的好聲韻。鏗鏘。惜無金石絃竹以應之耳。但只是曲中太覺感慨淋漓。恐不似我們出家人的口氣。湘蓮大  
笑道：「寶兄弟。你這個話。可又鑿起是四方眼兒來了。這是怎麼說。呢。」寶玉也不禁大笑起來。道：「僧們何不再往前去。一直把桃花的踪跡  
追盡。看那裡。到底有什麼人家。沒有我們也尋個酒肆。沽飲三杯。以助清興。豈不更有趣呢。」湘蓮道：「也好。」二人遂又順着桃花。又走有了  
數里之遙。隱隱的望見前面。桃花影裡。露出些樓台殿閣。來。寶玉大喜道：「此乃荒山。怎燦又有這樣一個所在。呢。真真的我們今日可勝  
過當日的陶淵明了。」湘蓮道：「我來此多年。也下山走過幾次。總沒有見過怎麼個地方。呢。」二人一面說話。一面走到了跟前。忽見一條長  
河。阻路。白湧碧翻。又尋至河邊。窄處。恰一石橋。兩邊白石欄杆。直接到那邊。縹緲飛樓之下。二人緩步上橋。遙運行來。只見那邊垂楊影  
裡。露出一帶粉牆。內有幾層飛樓。直插雲漢。蓋的十分華麗。及到粉牆角下。忽見一垂花門。朱扉半啟。曲徑通幽。二人止步。正在徘徊。  
顧間。忽見從裡面走出一個二八女郎。來。風鬟霧鬢。瓊瑤珊珊。見了他二人。並無羞澀之態。笑問道：「二位仙郎。尊姓大名。來此何幹。二人  
聽了。只得正容色。道：「小僧小道。乃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徒弟。現在空空洞內修行。今因春光明媚。下山開步。偶爾到此。不知此處何名。  
這等富麗。望祈神仙姐姐。明示。只見那女郎笑道：「此處乃天台山樓上。乃玉真仙子姊妹二人的住處。當日有個劉晨阮肇。採葯誤入。此  
山。與我家仙姑姊妹二人。綢繆。無好自從他二人。返掉之後。至今千有餘年。再無人能勾到此。今日二位仙郎。即忽然光降。真是三生有幸。  
了。快請裏邊去。奉茶。湘蓮二人聽畢。嚇得呆了。半晌。答道：「神仙姐姐。我二人因被疲情所縛。所以斬斷塵緣。來此悟道。雖蒙神仙姐姐。推  
愛。我二人斷然不敢從命。那女郎又笑道：「二位仙郎。如何聰明。一世憐憫。一時既然能勾到此。這就是真仙了。尚何道之可悟。呢。況且你



們斬斷的原是塵緣。此乃天緣。豈塵緣之可比。只怕你們錯過了機會。打着燈籠還沒處尋呢。湘寶二人聽了。只是再三的遜謝。忽見那女即怒道。你們這兩種沒福的東西。真不正識抬舉。你們既然來到此處。只怕也由不得你們了。說着便向頭上拔下一股金釵。向他二人迎面擲來。忽化作一條五色彩繩。將他二人的脖項套住。那女即拉了就走。湘寶着了急。便欲抽出。那女即割斷他的彩繩。只覺身不由己。手不能動。寶玉更不必說了。但覺兩腳前奔。收留不住。二人無可奈何。只得隨他拉到樓下。登梯而上。那女即喚道。二位仙姑。仙即到了。但聞一陣環珮。玎珰。香風撲面。引得他二人不由的心蕩神搖。便連忙定性。靈神以理制慾。定睛一看。只見迎面站着二位仙子。生得美艷異常。光華奪目。笑容可掬。道。二位仙姑。請坐。只見那女即將彩繩一提。他二人早已坐在椅子上了。彩繩仍就化作金釵。插在髮邊。將手向窗外一抬。早又飛進一個茶盤。托着四盞香茶。接了來。先着後主分送。畢又向兩位仙子笑道。二位仙姑。你看他兩個的模樣兒。長的可比當日的劉郎。阮郎如何。只見那兩位仙子秋波斜睨。笑了一笑。低聲道。癡了頭。快去整備酒筵上來。別誤了千金一刻。那女即答應了一聲。笑着接了茶杯。各自去了。這二位仙子即問道。二位仙姑。尊姓大名。仙姑何處。湘寶二人正在前心定性之際。忽承垂問。嚇得他二人不敢仰視。但躬身敬謹答道。弟子二人乃下界凡愚。一名賈寶玉。一名柳湘蓮。都因一念癡情不遂。故爾棄捨紅塵。入山訪道。幸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不棄收錄。門牆。原許下我們功行圓滿。包我們遂心如意的。此時雖蒙仙姑垂愛。我二人冥冥的。不敢從命。乞二位仙姑慈悲。放我們回去。我們就焚頂無既了。二位仙子聽了。笑道。你二人的心事。我們作仙人的早已知道了。難道我們姊妹二人。反不如林黛玉。尤三姐兩個麼。你們若肯依從了我們。成就了好事。包管你們眼下立刻就與林黛玉。尤三姐相見。也不用等什麼功行圓滿。湘寶二人聽了。喫了一大驚。心下暗想。道。若非真正的神仙。如何連他兩個的姓名都叫了出來。呢。二人忙立起身來。道。二位仙姑。如果能使我們立刻就與林尤二人相見。那時仙姑再有所命。無有不遵的。二位仙子聽了。笑道。這有何難呢。遠在千里。近在目前。你們眼裡。屋裡坐的那不是他們兩個麼。哄的湘寶二人回頭一看。口聽二位仙子笑道。在這裡呢。二人忙回頭來看。時那里是二位仙子了。果然就是林黛玉。尤三姐二人。端然坐在椅上。喜的個寶玉。剛叫出姊妹的兩個字來。湘蓮忙喝道。寶兄弟。你忘了仙師傳授了口訣的麼。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致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寶玉聽了。恍然大悟。暗想。林妹妹素日為人。就算他死後的靈魂也。斷不肯當着柳二哥與我相見。定是那個仙子的什麼障眼法兒。心中一急。便將通靈玉摘了下來。望着林黛玉。玉臉上打來。湘蓮也拔出鴛鴦劍。來望着尤三姐。砍來。只聽得嘩啣的一聲。猶如地裂山崩之狀。震得湘寶兩個人一齊栽倒。正在迷感之間。口聽旁邊有人叫道。二位師兄。起來罷。師父回來了。你們快去告訴了好打我湘寶二人。醒了一會。睜眼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松鶴童子。連忙爬了起來。問道。你從那裏來的。松鶴笑道。你們看着這是那裡。二人便望四下裡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空空洞的院子。寶玉看了。發起怔來。只見松鶴輕輕的在他臉上彈了一下。笑道。不害燥的。連妹妹都叫出來了。二人這纔明白。是仙師的幻術。試探他們呢。羞的寶玉將松鶴。碎了一口。忙將通靈玉拾了起來。挂在項上。湘蓮也收了寶劍。只得跟了童子。走進禪室。只見那一僧一道。對面坐在榻上。見他二人進來。一齊點頭。道。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二人忙向上叩見。已畢。坐在兩旁。椅上。那和尚尚寶玉。笑道。我道緣在青埂峰。見你所作的石頭詩。甚嘉。你既知道你的來歷。我如今索性與你說明。你原是女媧氏補天所剩的一塊頑石。當日原是我將你擄到昌明隆盛。



之邦富貴榮華之地就是為人的指望你建功立業後光前影蓋丹書名垂竹帛誰知你迷了本性恃才任意所以才有這番苦境你與絳珠仙草原有夙緣只因你二人性情皆倚於一偏哀樂失正宮和故遭此一番顛沛即柳賢契之事亦皆類此諺云未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如今我二人反到不能辭其責了所以前日下山會見了四大部洲的仙眾將太虛幻境內所有紅樓夢中應行釋放回生之鬼魂俱已繕寫花名事是册聯街奏聞了上帝奉批尚須會同人間帝主面議後另行降旨俟聖旨一下那時就是你們團圓之日了相實二人聽了不勝大喜連忙拜謝寶玉又道請問仙師適所說的絳珠仙草莫非就是林黛玉的前身麼弟子前蒙仙師從夢中引入太虛也曾見過這株仙草但不知林黛玉的靈魂尚在太虛否那僧笑道他是那裡的仙子豈有不在那裡之理寶玉又道蒙仙師不棄杖錫門牆已用過三月的苦功不知此時肉身亦可重登太虛否那僧道二人聽了一齊大笑起來道人心不足得隴望蜀你二人的工夫不過攪入正途能勾正心誠意了尚未到過化存神的地位如何就想上登太虛呢寶玉聽了正欲請問只見松篁走來稟道後元洞的甄老先生來拜謁僧道二人聽了忙起身出迎但見甄士隱笑嘻嘻的進來大家相見揖畢就坐松篁獻茶罷士隱笑道二位仙師恭喜前日跟仙合奏之事蒙上帝已經允准大約定期於本年七月十五日孟蘭盆會釋放大眾回生屆期只怕仙師們又有一番勞苦了那僧道二人笑道出家人以慈悲為本正當竭力以廣皇仁豈可憚勞乃向湘寶二人道這位甄老先生你二人可認得麼二人躬身答道久聞仙範未及瞻顏士隱笑道小弟兄甄名貴字士隱蘇州人氏因小女丟家遭回祿所以跟隨仙師到此業已修成正果前送小女魂返太虛今聞上帝垂憫賜令還生所以特來拜謁仙師並與二位報個喜信那僧笑道方纔他二人正然來看與往太虛一游可巧兒的尊駕就到了你何不將他們成全成全將來也好討個封號士隱答應道此事不須二位仙師費心小道自有方術將他二人真魂攝去送至太虛以完夙願但他二人的肉身尚須仙師答應那僧道一齊笑道這事你也放心臨期我們也自有照應的妙法湘寶二人聽了俱各喜出望外不知甄士隱有何方術能將他二人送往太虛且聽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七

紅顏白髮痛子哭夫

話說湘寶二人聽了甄士隱的一番言語喜不自勝忙問道方纔老先生所言送令愛魂返太虛不知令愛是誰難道也在金陵十二釵數內麼士隱笑道二位原來不知小女英蓮因上元佳節家人抱去看燈丟失後來被拐子賣與薛家改名香菱的即小女也湘寶二人聽了忙又重新施禮道晚生輩不知老伯的大駕多有得罪香菱即晚生輩之嫂也士隱亦忙答禮道我們原是老親應嘉甄公與弟是同宗寶玉聽了愈加歡喜道家老伯慨許晚生輩魂登太虛不知有何仙術尚祈明示士隱笑道二位不必疑懼說着回手向直袋內取出個小匣兒來打開抽出兩支名香來遞與湘寶二人各一支道你們二位今晚臨睡時可將此香點着插在枕旁自有奇驗二人接來又拜謝了一番只見那僧道二人吩咐松篁擺上酒菜來與士隱湘寶五人暢飲了一回又談了一會天機僧道遂留士隱在後洞同歇湘寶二人仍用禪堂安宿當下他二人送了僧道士隱便回至臥室點起燈來將名香取出細看了一番亦不見有甚奇處遂在燈上點着但聞一縷清香自鼻入腦令人心魂俱醉二人只覺因倦思眼禁不住打起哈欠來寶玉笑道有些意思便先打開了卧具將



欲解及湘蓮笑道實兄弟脫不得衣服的難道我們赤身露體的去登太虛麼這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也就笑起來道柳二哥你真是個  
精細人兒若都像我這樣粗心只怕到了太虛還把尤三姐嚇的跑個沒影兒呢湘蓮也笑道悄悄聲兒的睡罷我讓你是個小兄弟  
人家不肯說你什麼頑話罷了你也別太逞臉了二人笑着俱各和衣兒就寢頭一着枕早已入了夢鄉了起初但覺耳畔呼呼的風響  
停了一會便覺眼界光明真是玻璃世界早望見甄士隱在那裡招手兒湘蓮二人的真魂一見俱各歡喜一直的撲了上隱來寶玉道  
甄老伯你如何來的這樣快兒士隱道我在此久等多時了你們順着我的手眼前面隱隱綽綽的那不是太虛幻境的牌坊寶玉是來  
過兩次的順着牌坊走去萬無一失我却不便相陪說着遂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來遞與寶玉道這封書煩二位帶去轉給我女兒便  
了寶玉接了揣在懷內三人拱手而別不言士隱自回仙洞且說湘蓮二人歡天喜地的一直順着牌坊走去約有三里之遙早望見石  
頭牌坊上寫着離恨天斗大的三個金字寶玉見了不勝大喜又將對聯看了一遍與前次的話絲毫不爽乃笑向湘蓮道柳二哥這  
所在我雖然來過兩回心內也覺恍惚我只記得正中的那座殿是擊鼓仙姑所居却不記得別人的住處湘蓮道依我說借們先去求  
見警幻仙姑說明了來歷央求仙姑引導纔覺妥當若冒冒失失的造次了反為不美寶玉心中雖是急於要見黛玉但自己與柳湘蓮  
同來也生怕弄出岔兒來連忙答應了一個是一齊撲了正中的殿來只見宮門外有五六個仙女在那裡掃花一見他兩個來了便都  
詫異道那裡來的野僧野道少往前走走仔細黃巾力士來打你們湘蓮二人連忙陪笑道神仙姐姐們我兩個是仙姑的舊門生特來奉  
謁見懇煩神仙姐姐們代為通稟一聲說實寶玉柳湘蓮來見只見仙女中有一垂髻女即將他二人凝眸端詳了一會情向那幾個仙  
女笑道姐姐們你們仔細瞧瞧這個小和尚很像那一年來的那個帶紫金冠的小淘氣兒如今長大了好些怎麼又出了家了呢因  
中又有一個仙女笑道可不是他又是誰呢我記得那一年仙姑帶了他來擺酒作樂的樂了一天到了晚上還把你兼美姐姐配了  
他了想是他喫着甜頭兒了如今又來了這一回只怕可該輪着你了只見那垂髻女即向他啾了一口笑着進宮去了寶玉聽了這  
些話直樂得心花兒都開了湘蓮將他捏了一把低低的問道寶兒弟你的悄悄事兒可都教我聽見了當真的有這樣事麼寶玉紅了  
臉笑道你信他們的話呢正說着只見那垂髻女即走出宮來笑道仙姑有請湘蓮二人整理了衣冠恭恭敬敬的走進宮來只見警幻  
笑嘻嘻的迎了出來道恭喜二位你們的功行圓滿了只因你們這些癡情孽債倒關的我們出家人不得安靜倒成了你們的撮合山  
了相賀二人連忙搶步入宮雙雙叩拜畢分賓主坐定仙女獻茶罷寶玉先就立起身來笑道弟子二人的來歷仙姑既已明白無庸  
再述但所謂伊人俱在仙姑門下求仙姑慈悲導引俯賜於全弟子等感恩非淺警幻笑道柳公之事倒還容易有他親姐姐作主兒也  
就可以成全了導駕之事我却不能包圍兒我們那個滿湘仙子的脾氣你是素日須教過的雖說你二人的情分生死纏綿只怕沒有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竟有些兒費力呢寶玉聽了沈吟了半晌答道弟子此來只求相見一面訴一訴苦心至於成全一事弟子另行設  
法警幻聽了笑道既然如此我先差人去替你們通知一聲兒仙女兒們呢過來一個只見那垂髻女即走來警幻道你去到絳珠宮薄命  
司兩處通知一聲就說實二爺柳二爺到了看他們是何光景即速轉來女即答應了一聲笑着去了不言湘蓮二人遊警幻聞敘再說  
林黛玉自從打發司棋夫婿去後連日與尤三姐等往來賀謝熱鬧了幾天因留迎春同住一日清晨起來閒暇無事正與迎春查香



三人談及寶釵寄書的話來，黛玉心中十分感念，意欲向香菱來借返魂香，點點要與寶釵夢中相會。香菱也要回家去看薛姨媽，並自己遺下的小孩兒，惟有迎春心無掛礙，聽他二人如此計議，反到笑道：「你們的牽連也太多了，知道點起香來靈驗不靈驗呢？」黛玉笑道：「二姐姐你不要管我的閒事，誰都像你呢？提起二姐夫米根，的牙都酸了。正說着，只見晴雯滿臉飛紅的跑了進來，說道：「林姑娘，寶二爺找到這里來了。」黛玉聽了，嚇的心頭突突的亂跳起來，忙道：「這是誰說的話呢？」晴雯答道：「適才警幻仙姑差仙女們來說的，他說寶二爺和二爺兩個人都隨了瘋僧，跛道在那大荒山出家，來如今都修的功行圓滿了，他師父特意將他二人送到這里來，與姑娘尤三姑娘相會來了。」迎春香菱聽了，倒也十分歡喜，只有林黛玉聽了，眼中流下淚來，忙用手帕握了臉兒，說道：「罷了，罷了，我不見他，迎春忙勸道：「林妹妹，你這又是何苦呢？可憐見兒的寶兄弟，千辛萬苦拋家離業的不知跟着那僧道在那裏受了一回罪，也是他一片的真誠，方能幻然到這里來，你如何反倒說出這樣話來？你的意思我也猜着了，必是為我和林姑娘都在這兒呢，你臉上不好意思，是這個緣故，不是呢？你要是為這個緣故，就真的可就俗極了。難道你們二人的事情，難道我們兩個還有不知道嗎？」黛玉聽了，推了迎春一把，道：「這個二姐姐，你想想是聽見你兄弟來了，把你喜歡糊塗了，你想想此處又沒有我的父母，又沒有老太太和舅舅舅母，難道你叫我們相會，想是教我們作個淫奔下賤麼？」迎春聽了，笑道：「原來是為這個緣故，這也沒有什麼難處的，寶兄弟也是讀書明理的人，等我見了他，先把他這些話告訴了他，你們兩人口管好好兒的見見面兒，再叫寶兄弟辛苦一回到地府裡去見見老太太姑爹姑媽，還有什麼不妥當處呢？」黛玉聽了，低頭拭淚，便不言語了。迎春便拉了香菱道：「菱姑娘，你們先到院子裡等着，寶兄弟去可憐見兒的他，倒底熬的到了這兒了。」香菱也讚歎道：「像寶二爺那樣的人，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就拿二姑老爺和我們那一個比，真是天淵相隔了。林姑娘還不肯相見，難道你自己心裏也過得去嗎？」說着，便和迎春手拉手兒到院子裡等着。寶玉去了，這里黛玉見他二人去了一面，拭着眼淚，一面點手兒把晴雯叫到跟前，附耳低聲道：「你也快出去迎迎去罷，你悄悄的告訴他的苦處，他的委曲，我都知道。當着二姐姐菱姑娘見了面兒，不用說的那麼林林樣樣般的仔細，人家聽見了，背地裡當個笑話兒談論，再者說話談論總要規規的，莫要高興了，忘了情，像小時在家裡的那個涎臉的樣兒，可就不成事了。你就去罷，記着些兒，噯，小祖宗，真正的是我命裡的一個福星。」晴雯聽了，笑道：「姑娘的心也太細了，這有什麼怕人笑話的呢？他們也犯不上笑話，罷了，我就沒這些心。」眼兒兒玉使性子道：「你是個好的，誰有個好呢？」今兒晚上你就服侍他去，晴雯扭着頭，笑道：「人家說的是正經話，又給人家這個話喫來了，把我算個什麼呢？就敢估估姑娘的先兒，黛玉越發着急道：「是了，姑奶奶快去罷，再按磨一會，人家到了晴雯這兒，笑着跑了，如飛的趕到迎春香菱的前頭，口中一面說道：「二位姑娘慢慢的走，看仔細，斜倒了，讓我在宮門外望一望，看來了沒有。」香菱笑道：「晴雯姐姐，我看寶二爺來了，你比林姑娘還要歡喜的緊些兒。」晴雯跑着，笑道：「你不用拿這個話打趣我，我已經是老虎不喫人，惡名兒在外的了，我的臉早已就是城牆了，還怕什麼呢？一會子多早晚兒，可就溜着接去了，他倒搶了先兒了。」正說着，只見寶玉已到了宮門，暮然見了晴雯，不由的一陣傷心，忙鬆了金釧兒的手，跑到宮門外，向南一望，果見遠遠的寶玉拉着金釧兒的手，說說笑笑的來了。晴雯一見，又是喜歡，又是傷心，又恨道：「金釧兒這小妮子多早晚兒，可就溜着接去了，他倒搶了先兒了。」正說着，只見寶玉已到了宮門，暮然見了晴雯，不由的一陣傷心，忙鬆了金釧兒的手。



跑上來一捏手便將晴雯的脖子攥住流淚道我的親姐姐你這幾年可好活活兒的想壞了我了晴雯心中雖有十分的親愛見寶玉當着金釧兒攔住了他也覺不好意思連忙把寶玉的手推下來哭道我的老爺你怎麼還是這個毛病兒怨不得林姑娘哭着不肯與你見面兒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好姐姐你告訴我林妹妹為什麼哭着不肯與我見面想是他心裡還恨我麼晴雯拭着眼淚道了如今二姑娘菱姑娘在這哩呢一會兒的見面說起話來不教你當着人說的坑兒才兒的仔細人家在背地裏談論再者還要規矩的莫要涎臉教你留的神兒寶玉聽了晴雯的一番囑咐就知道黛玉心中並無恨他之意且素日深知黛玉的脾氣是要強的在人面前傷不得一點臉兒的乃笑道妹妹也太多心了何用差姐姐囑咐我呢難道我就是個糊塗蟲連個人都不知道避諱了就是當日在家借們在一塊兒頑笑尚然知道避諱着人何況如今在他跟前呢晴雯笑道敢是你嘴裡說的倒好聽了剛纔兒見了我可是怎麼了呢寶玉大笑道我的好姐姐借們分離了好幾年我今兒好容易見了姐姐的面兒只覺情不自禁那裏還由得我了晴雯笑道却又來你見了我就情不自禁的由不得你了一會兒見了林姑娘少不得越發情不自禁的更由不得你了還怪人家囑咐你呢二人正說時只見金釧兒到宮門內張了一眼笑道二爺快進去罷二姑娘和菱姑娘都在院子裡等着二爺呢寶玉聽了便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拉了金釧兒往裏就走二人揀手笑道囑咐你的是什麼話來怎麼連窩兒也沒擲可就忘了呢金釧兒又道我有二爺好是狗改不了喫屎了剛纔兒在街上就恨不得把人家怎麼樣樣子纔好晴雯笑道小妮子多早晚得了信兒就溜着跑了我連個氣息還不知道呢寶玉即笑着忙鬆了他二人的手一直走進垂花門來一見了迎春由不得滿眼垂淚先請了個安迎春忙拉了他起來止不住也就哭了香菱忍淚勸道二姑娘請寶二爺到裏邊坐罷不用傷心了仔細格的林姑娘越發要哭壞了呢迎春聽了便止了淚將寶玉拉到房中寶玉重新又與迎春香菱行過了禮問好已畢三人就在對面的四張椅子上坐下金釧兒隨即送上茶來寶玉接茶時望四下裡一看但見珠簾繡幔粉壁紗窗陳設的幽幽雅雅心中十分喜慰茶罷只聽迎春問道寶兄弟前者菱姑娘到此說你中了第七名舉人我們就很喜歡後來又說你跟着一個癩頭和尚出家去了那和尚倒底是個什麼活神仙你跟他到那裏出家去來你也不想一想老爺太太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後來可都倚靠着誰呢寶玉聽了流淚滿面道二姐姐的話雖然說的是一番大道理但只是我心裡想着我和林妹妹自小兒在一處長大情深義重如今一旦鬧弄的他九原銜恨我心裡怎麼過得去呢所以我心裏一痛就連老爺太太也顧不得了幸而過着了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將我携到大荒山空空洞洞內與柳湘蓮在一處真修如今修煉的雖不能肉體飛昇也算得了些兒道行了前日幸虧甄夫人賜香引路所以我同柳二哥纔能勾到這裡來了香菱忙問道寶二爺見我親父來麼前日我父親說你們都在青埂峰怎麼又是大荒山呢寶玉答道青埂峰就是大荒山的一個山峯的名兒甄老伯有給姐姐帶來的一封信書在此說着便從懷內取出書子來遞與香菱香菱接來拆開看了一遍連忙籠在袖內道二姑娘據我父親書上的話看起來只怕我這些人竟有個回生的信兒却也好笑一個人死了怎麼又能活轉過去呢寶玉道前日甄老伯也曾對二位仙師說來但只是未來的天機仙師也不肯說破也只含糊說了幾句我們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況且還有好幾個月的光陰呢你們聽着就是了迎春聽



了長出了一口氣道你們都是些有情有義的都回生去罷我口只在警如仙姑那里就是寶王道二如如你不過所怕的是二如夫  
那個混賬東西你只管放心我那師父的手段高多着呢等到回生的時節只用將孫紹祖捉了來開了他的體督另給他換上一副肚  
腸還怕他怎的呢迎春聽了笑道瘋話又上來了香菱忍不住也笑了寶玉因見說了半天話總不見林黛玉出來心中就急的受不得  
了乃悄悄的問迎春道林妹妹倒底在那里呢迎春笑着向裡間屋裡努嘴兒道他自己不肯出來的等我們兩人把你帶進去你好好  
的見一見他他剛纔兒原是哭着不肯見你的我們好容易變勸的好了前者元妃姐姐打發璉二嫂子和鴛鴦姐姐到地府裡尋老太  
太去來纔知道林姑老爺現作鄴都的城隍和老太太認了親了如今鳳姐姐鴛鴦姐姐大哥哥都在姑老爺衙門裏住着呢前兒姑  
媽給林妹妹帶了書子來了說今年裡頭姑老爺轉陞了天曹一同到這里相會呢林妹妹的意思要教你明日往地府裡走一回見見  
老太太姑爺姑媽把你們兩人的這一段因果回明了林妹妹總要等姑奶奶的口話兒他纔肯與你成婚呢但是地府裏走這一回  
你倒底肯不肯去呢寶玉聽了笑道只要林妹妹不恨我不惱我見了面敘敘話我別說到地府去見老太太姑爺姑媽就教我往閻  
王殿上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是願意去的迎春聽了笑道噯噯噯你們兩個人倒底是結了幾十輩子的緣法怎麼就情義到這步田地  
了噯可憐我們不知把綠豆兒都撒到那里去了林妹妹你也該隔着窗櫺聽見了還哭呢沒有我們帶了寶兄弟與你了晴雯早把桃  
紅綾子軟簾揭了起來迎春拉了寶玉同了香菱一齊走了進來只見南邊一個小炕兒放着一張四方小桌兒兩邊擺列着坐褥靠枕  
下面放着兩個腳踏兒黛玉在西邊坐褥上倚着枕頭用手帕握着臉坐着見了寶玉進來又扭過身去哭起來了寶玉見了心中一慟  
那眼淚就像雨點兒一般滾下來了抽抽噎噎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個人到哭了有半個時辰迎春無奈只得將寶玉扶到東邊  
坐褥上坐下自己也坐在寶玉的身旁用手帕替他擦淚香菱便在西邊挨着黛玉坐下也用手帕替黛玉擦淚晴雯便一盤兒托了四  
鍾茶來放在桌上迎春香菱每人端了一鍾放在他兩個的唇邊勸着每人喝了幾口這纔止了哭寶玉只剛說得林妹妹我的這個心恨  
不能掏出來擱在這個桌兒上黛玉聽了噯噯道你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了我不怨你的心我只怨我的命迎春聽了笑道好了兩個人  
說了話了我們也放心了菱姑娘我們到外間屋裡下盤棋去罷讓他們好好的坐一會兒林妹妹再要哭我們也別理他了金釧兒  
到廚房吩咐給寶二爺預備早飯說畢便同香菱到外間坐着去了這里黛玉見他二人去了便低了頭一言不發寶玉這纔偷眼將黛  
玉仔細一看那裡像從前病弱的樣兒了那個臉兒上真是紅的紅白的白是眼內的神光真是一汪秋水寶玉此時喜的心花兒都開  
了要想搭訕着說話又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纔好呆呆了半晌只得搭訕道妹妹我記得我發了瘋病之後你還到我房裡看過我一  
回可是有的麼黛玉聽了點點頭兒寶玉又道那時我心裡總覺迷迷糊糊的聽見衆人說你們兩人對廝臉兒笑了半天後來你說寶  
玉你為什麼瘋了我說我為林姑娘瘋了這可也是有的話兒黛玉聽了扭過頭去道還要說呢都是你鬧的把我的臉都去淨了你再  
不用提這些舊事了提起來我的心事就受不得了寶玉忙道妹妹不愛聽這些舊事你們立刻就說新鮮的剛纔兒二姐姐說老太太  
和姑奶奶在地府裏認了親了姑奶奶給林妹妹帶了書子來這可是有的麼黛玉點點頭兒向晴雯道你把前兒的書子找出來給  
二爺晴雯便從書櫥抽屜內找了出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來細細的看了一遍笑道你看這個天緣奇巧也就算巧到極處了想來



總是上天可憐憫兩人的意思。黛玉道：「我想你明日就去一回罷。儘看住在這裡，也不難相。寶玉正欲回答，只見金釧兒盥了臉，水腳過銅盆架來，寶玉見了，忙將僧帽摘下，露出一個光頭。黛玉道：「寶玉，晴雯金釧兒一齊笑起來。寶玉不解，問道：「你們笑我什麼呢？」寶玉道：「你看你這個禿樣兒，還不招人笑麼？」寶玉聽了，笑着索性把僧衣也脫了，只穿着月白色綫秋兒，灣腰洗了臉。晴雯遞過手巾來，擦臉。乃向晴雯道：「元妃姐姐在那裡住着呢？我也得去請請安。」晴雯道：「東邊一帶紅牆，那就是娘娘的赤霞宮。黛玉道：「只怕娘娘見了你這個禿光頭，還要生氣呢。」晴雯道：「我記得你新做的小毛皮祆，長短只怕他也穿得前兒。姑姑太太給我作火的小毛兒，獐絨有排穗的褂子，我穿着大長的，只怕也將就得就。只少一雙靴子，一頂帽了。晴雯想了一想，道：「金釧兒姊妹，你到赤霞宮去，把他們小大監的靴子，借一雙來，等我拿紙背了，金釧兒給他作一頂紫金冠，簪了去。見一見娘娘，等到下半天回來，再把僧帽梳了，束的頭髮，給他紮個網巾，這一身都齊全了。可就脫了和尚殼兒了。說的寶玉也笑了。金釧兒便去借靴，這里晴雯收拾了臉盆，便將杯筋放在桌兒上，遂又擺上看銀鑲玉道：「晴雯姐姐，可把仙姑送來的仙酒，燙些兒來，給二爺喝。我到外間去陪着二姑娘。菱姑娘吃飯，也只聽迎春在外間說道：「我們早已在這裡吃完了。喝茶呢，你就在屋裡吃罷。」寶玉聽了，巴不得一聲兒，晴雯斟上酒來，寶玉忙將頭一杯，接來，恭恭敬敬的放在黛玉的面前。自己方吃第二杯。寶玉也並不言語，指示晴雯將肴饈內可吃者，都挪在寶玉的面前。二人並不言語，以心相照而已。飯畢，撤去正熱吃茶，只見金釧兒笑着，拿進一雙靴子來，寶玉接來一看，倒也時樣，忙脫了僧鞋，登在脚上，也覺合式。晴雯遂至陰間，取了些福背金箔之類，先剪成個樣兒，然後用漿子糊起來。寶玉也下了炕，進套間裏，取出些青緞子來，與他作個襯帽兒。寶玉穿了靴子，便走出外門來，與迎春交說了一回閒話，又回到院內，看了一回絳珠仙草，只見金釧兒走來，道：「二爺衣裳帽子都齊備了。早些兒到娘娘那邊去罷。」寶玉迎春香菱三人一齊走了。進米只見黛玉晴雯早已將紫金冠襯帽做成了，替他戴在頭上，又拿出小毛袍褂來，替他穿上。長短寬窄，倒也將就，去得迎春看了，笑道：「這不像個人兒了。麼剛纔兒從門裏進來，我照他打扮的那個樣兒，又是傷心，又招人笑。林妹妹我們兩人，把他帶了去罷。」方纔菱姑娘說寶兄弟來了，他在這裡住着，不方便，並且在我那裡住兩天。等寶兄弟去了，他再來罷。」寶玉聽他說的有理，遂也不肯苦留，乃將他三人送至宮門外，照着他們去了。這才回來，金釧兒重新擦桌掃地，收拾起來。寶玉悄悄的向晴雯道：「晴雯姐姐，我有句話和你商量。我想寶二爺此來，並無住處，娘娘那里是國家的制度，並無留住外戚之理。二姐姐那裡也不大方便，別處是更不用說了。想來想去，若說騰出一間屋子來，教他一個人兒各自睡去，偈們也不大放心。二米外人不知其中的底細，依舊是好說不好聽的。三來他那個涎臉的病兒，你也是知道的。教我寔在也沒了法兒了。好姐姐，我的意思，今兒晚上，你受點委曲罷。晴雯笑道：「姑娘認真的和我頑兒起來了。姑娘是千金的貴體，本該要守一番大義的。難道我們作奴才的，就不止十個月養的麼？姑娘也是知道的。當日太為什麼，攆出我來，我如今自己再不尊重，這兒將來拿什麼臉兒見人呢？不過我如今伺候了姑娘一場，想着後來，走子跟着月亮，走借姑娘的光兒，那就沾了大恩了。今兒晚上，可再也不敢遵姑娘的主派。黛玉又發急道：「好姐姐，我也沒了法兒了。纔央及你的，你若執意不肯，這不是安着心兒，要壞我的名聲呢。晴雯望着黛玉，笑了一笑，向金釧兒身上努嘴兒。寶玉會了意，笑着，點點頭兒，道：「罷了。一會兒寶二爺回來，你就把這些話悄悄的告訴他，他要肯了，偈們就擺一桌酒席，大家熱熱鬧鬧的坐着，說說話。」



兒他若不肯，遂要有別的想法。我就插上房門，再也不理他了。二人的這番計議，金釧兒只顧擦鼻涕，也不曾理會晴雯。又一面取出梳下的頭髮來，紮下細中，黛玉又用青緞子替他做個瓜皮便帽，釘上一顆大珍珠。金釧兒掃完了地，遂又整理了一桌菓碟，伺候停妥。約有掌燈時分，只見寶玉搖搖擺擺的回來。一進門，就嚷熱，就解鈕子。晴雯忙攔道：「春天毛孔眼兒是開的，看仔細，冒了風，稍停一會再脫。」黛玉見晴雯和寶玉說話，便叫了金釧兒，同到西間套內，推故作別，去了。晴雯遂將寶玉拉到椅子上坐下，把黛玉方纔的一番言語，儘情的都告訴了他。寶玉便將晴雯撲在懷裡，笑道：「妹不肯罷了，你怎麼也不肯呢？你們也太狠了。晴雯用指頭在寶玉額上戳了一下，笑道：「狗攏八堆屎，有個人陪着也就罷了。強如你在大荒山，跟着和尚受罪呢。」寶玉笑道：「不用着急，我都遵命就是了。」晴雯聽了，將欲掙脫，要走。寶玉又道：「好姐姐，你與他，這是什麼，遂將自己的袍襟，擦開了，露出貼身穿的紅綾襖兒來。晴雯見是自己當日脫給他的，心中一動，便用手翻弄着，仔細看玩，冷不防寶玉將他的脖子勾住，一嗅，晴雯啞的，啞了一口，連忙掙開跑了。只見黛玉金釧兒從西套間內走了出來，手內拿着一對玻璃燈罩兒，寶玉連忙站了起來，笑道：「元妃姐姐問妹的好。」黛玉也笑道：「元妃姐姐見了你，可說了些什麼？」寶玉道：「元妃姐姐一見面，先就申飭了一頓，說我為什麼撒下老爺太太，跟着和尚去了呢？」黛玉點頭笑道：「這個申飭的，很是該的正說時，只見金釧兒走來，道：「燈都點上了。」請二爺姑娘，裡間坐去罷。」寶玉二人聽了，走了進來，只見炕上擺着一桌菓碟，當中鋪着兩個大坐褥，兩邊一箇小坐褥。黛玉道：「這又是晴雯姐姐幹的，典故典兒，晴雯笑道：「姑娘說大家熱鬧熱鬧，若不這樣鋪設，我們兩人可怎麼坐呢？」黛玉聽了，便不言語了。因天氣和暖，遂脫了小毛皮襖，只穿着桃紅綾子綿袂片金鑲邊的坎肩褂，寶玉穿着月白色綾襖，絳色領衣，換上瓜皮便帽，二人只得上炕，並排兒坐下。晴雯金釧兒斟了酒，也就坐在兩邊。寶玉吃着酒，有一答兒沒一答兒的，只是追問黛玉的臨死事。黛玉皺眉道：「說不過，不許提舊事。」難道你口裡說着，心裡也不害煩麼？我教的你看過新鮮事兒，晴雯姐姐把前兒寶姐姐寄來的詩找來，寶玉聽了，驚訝道：「寶姐姐的詩，怎麼能寄到這裡來了？」黛玉笑道：「你的芙蓉詩，怎麼就能來呢？」寶玉聽了，正欲細問，芙蓉詩的話，只見晴雯找了詩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來看了一遍，不覺淚流滿面。道：「林妹妹，你與這意，是寶姐姐替我辦了，只是紅葉句，休賦白頭吟，敢辭令我讀之，酸鼻罷了。」我只顧了妹妹，也就顧不得寶姐姐了。黛玉道：「你前日這件事，也打得太狠了。我自從得詩之後，心中十分感念，正要到家，與寶姐姐相會，偏你又來了，依我說，你竟把你的這些原委，給寶姐姐寫封書，啟我替你帶去，也教他放心，就是日後回去也好見面。若說只顧了我寶姐姐，不顧了那成個什麼人兒呢？」寶玉聽了，點頭道：「明日我就寫書子，但不知妹妹有何仙術，可與寶姐姐相會呢？」黛玉道：「你將和香菱借返魂香的話，述了一遍，寶玉驚道：「喜道我們昨晚也是家，虧老伯賜香點了呢？」寶玉道：「這話，是怎麼說來的？妹妹他既有這香，你為什麼不早借了來？」點上和我夢中相會呢？」黛玉道：「這又是胡說了。我夢中會你做什麼呢？」寶玉道：「這麼說，妹妹你還是恨我呢？」我聽見大嫂子說你臨終之時，大叫一聲，說寶玉你好四個字，就不說了。直到如今，我總猜不着底下的話，是什麼好妹妹，你告訴我底下的話罷。」寶玉聽了，把頭一扭，總不言語。寶玉見他不理了，又自己笑道：「哦，我猜着了，必定說的是寶玉，你好沒良心，是不是呢？」說的晴雯金釧兒一齊都笑起來，拉的黛玉也由不得笑。道：「罷罷罷，你可饒了我罷，你也和他們二人也做做



舊，讓我閉閉眼睛養養神兒。說着便挪過靠枕來，歪倒身子，一身支頤合目而睡。兼之帶了三分酒意，兩頰紅暈，真是一副美人春睡圖。這裡寶玉不錯，眼珠睜的發起獸來。晴雯在燈背後，向寶玉笑着，先去眼色，後打手勢，作擁抱接容之狀。又指指寶玉，寶玉只是搖頭伸舌兒的笑，不敢造次。只聽寶玉從鼻子裏笑了一聲道：晴雯姐姐，你作什麼呢？你也問問你們那個二爺，他倒地敢不敢吃寶玉。忙笑道：這個我真可不敢。我怕妹妹惱了，不理我了。寶玉笑着，坐了起來，道：晴雯姐姐，你聽見了，沒有時要覺得不好意思，乃扯縴子道：夜深了，酒也勾了，請二爺歇歇罷。我先到西套間裏替他們鋪炕去。於是大家起了席，徹去杯盤，正在漱口吃茶，只見晴雯走來，笑道：鋪設好了。金釧兒、妹妹、姑娘，教我跟了二爺服侍去呢。金釧兒紅了臉，道：我沒有服侍慣了。晴雯道：只怕由不得你了。說着，便將金釧兒一抱，便抱了出去。金釧兒急的嚷道：晴雯姐姐，你要這麼硬來，我又要跳井呢。晴雯道：那有工夫理他？將他推到西套間裏，又將寶玉也送了過去。將門扇兒倒扣起來，側耳向內細聽，只聽裡面二人嘻嘻的笑了一陣，並不聽見別的說話。正待轉身要走，忽聽寶玉笑道：我把你輕輕的擁抱，叫你一聲，你應不應？金釧兒道：我不應，我怕林姑娘知道了，又要生氣呢。寶玉又笑道：不然，我把你擁抱，叫一聲，晴雯姐姐，你答應好不好呢？金釧兒道：我不應，我怕林姑娘知道了，又要生氣呢。就都不肯，我就把你擁抱，叫個親親兒的金釧兒，妹妹，這可該你答應了罷。只聽金釧兒啞的啞了一口道：你看你這個涎臉的樣兒，恨也恨死我了。晴雯聽到這裡，由不得笑的握着嘴，走來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也笑道：儘他們去罷。聽他做什麼，我們也睡罷。於是晴雯服侍寶玉安寢，一宿，晚景不提。原來尤氏姊妹聽見柳湘蓮到了，十分歡喜。秦氏又從旁慫恿，使二姐主婚，警幻為媒，就將他二人即日合卺成就了百年之好。無庸瑣述。到了次日，便先差人到絳珠宮致賀。這裡寶玉起來洗了臉，也便親身至湘蓮處，道喜二人相見。寶玉便將黛玉的一段守禮之處，告訴了湘蓮。一遍湘蓮也深加敬服。遂自己慨然願隨寶玉同赴都，寶玉大喜，議定過了三朝，一同前往。又請出尤氏、姐妹、並秦氏、米大家相見，敘了些當日的舊話。遂在湘蓮處吃了早飯，方回。黛玉此時已將與寶玉並自己的父母請安的稟啟寫好，封完了。聽見柳湘蓮願隨同往，更加歡喜，便教晴雯取出些尺頭來，與寶玉、湘蓮二人製作行衣。又着催寶玉與寶釵寫了一封書子，都事停妥。到了第三日，也大排筵宴，請了眾人來。寶玉陪着湘蓮在外，黛玉陪着迎春、香菱、尤二姐、尤三姐、秦氏、妙玉、警幻，在內室熱鬧了一天。到了第四日，寶玉先到赤霞宮，叩辭了元妃。元妃又賞了許多衣物，並兩名小太監服役。這纔回來，又與黛玉、晴雯、金釧兒，關了一齣長亭餞別。然後到薄命司，選了湘蓮，帶着兩名內監，起身赴地府去了。這話暫且不表。再說賈政自奉了慈，雅安，居回來的居官勤慎，聖春日隆，過了些時，便陞了工部侍郎。這一日下朝回來，剛至院中，聽得上房內一片哭聲，進來一看，只見王夫人在炕上哭的兩隻蓬鬆，捶床搗枕的，只叫寶玉。我的兒啊，你倒底在那裏出家去了？教我那一會兒不想你的。又見寶釵、李纨、惜春，攛了頭，老婆子們站了一地，都在那里陪哭。賈政見了這般光景，也不禁傷心落淚，乃勸道：夫人也不必儘自哭了。俗語說的好，是兒不兒，是財不散。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若只管時常的哭起來，不惟無益，而且白遭塌了身子。王夫人哭道：老爺說的雖有理，但是他果是死了，我倒也死心塌地的不想他了。昨兒晚上我做了一兆夢，到一個荒山曠野的地方，只見寶玉同着一個少年的道士，笑嘻嘻的從一個石頭洞裡走了出來。我就哭着叫他寶玉，你怎麼不回家來呢？只聽寶玉答道：我們要到天上找林妹妹去呢。我就趕了去，要拉他回來，又見前



面站有個老道士將袍袖一揮我就像從半虛空中掉下來的嚇了我一身冷汗醒來聽一聽正是三更天我想林姑娘已是死了他如今要到天上找去這也就是不祥之兆了可憐我們娘兒們一輩子再也不能見面了賈政聽了正要解說夢境無憑的話只見賈母同着平兒也來了見了王夫人的光景就知道是想起寶玉來了賈母料着不能直勸乃扯說道太太不必哭了姪兒昨兒在外頭得了個荒信了有人說離這裡有三百多路有個家恩寺那裡和尚最多內中有個新出家的小和尚人人都說生的清俊像是個大家的公子姪兒明日騎上快馬到那裡查一查保不住寶兄弟年輕教和尚迷了去也不可知王夫人聽了信以為真這纔不哭了便追根究底的問起賈母來賈母又編排着說了會子賈政明知賈母是說只圖王夫人歡喜也就跟着說了幾句便同賈母到書房裡去了這理李執也將寶釵勸住大家服侍王夫人吃了早飯這纔各自散去寶釵回到房中坐在榻上思前想後不覺又傷起心來自己想若說與寶玉無緣怎麼又有金玉相配之驗若說與寶玉有緣怎麼又有個林妹妹在中間攪和着呢又細想寶玉與黛玉他兩個那一番情分所有在大觀園的人那一個人都不知道呢怎麼老太太老爺太太却不把林妹妹配他偏又舍近而求遠的把我娶了來如今弄的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嫁的嫁了悶得我有一始無終的臉上也見不得人了昨兒晚上太太又夢見他要上天去我林妹妹這也就奇怪極了就是我除了寄林妹妹的詩也不過是一時感懷作無聊之極思罷了難道林妹妹認真的成了仙了愛襲兒你若認真的成了仙也該把做姐姐的携帶携帶也不枉他們姊妹們和好一場即我也時常肯做夢怎麼就總夢不見你們兩個人呢想到此處不覺又淚下淚來鶯兒在旁勸道姑娘太太剛剛兒的哭不了姑娘又怎麼傷起心來了倘或教太太來過看見了又要招的儘自哭了正說到這里只見秋文和麝月進來說道史大姑娘來了未知相雲和寶釵相見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八

致幽情鶯鶯各為主

夢相逢釵黛兩無嫌

話說薛寶釵正然傷心落淚鶯兒在旁勸解忽見秋紋麝月進來報道史大姑娘來了寶釵立起身來將欲出迎只見史湘雲領了翠樓已經進來彼此敘過寒溫對面坐在榻上湘雲道借們姊妹們有好幾個月不見面了怎麼我聽見人說太太和你成日只是哭呢我相寶哥哥他不過是為的林姐姐的緣故一時想不開冒冒失失的跟了和尚去了他到了外頭受起罪來不怕他不想家的只怕日後追悔仍就找了回來也未可定再者你們也要差些個幹練的人到四處裏訪查訪查查若成日家只是哭這也不是長法兒今兒我好容易偷了個空兒與你們一進門就看見太太哭的臉兒兒蠟渣黃的眼泡兒腫的桃兒是的我也很很的勸了一場到這邊來你又哭的紅眼腫兒似的教我看着心裏怎麼過得呢況且姐姐素日是明理的人老人家時常的哭還要姐姐勸勸總是你怎麼倒跟着儘自哭起來了寶釵拉了湘雲的手流淚道林妹妹你那里知道我心裏的苦楚呢我早就想着要接了林妹妹大家說說話兒要替我解解愁煩又聽見說你在家裡也不得閒空兒再搭着我們家也事事教故的所以耽擱到如今偏偏兒的昨兒晚上太太又夢見你寶哥哥要到天上找你林妹妹去今兒一早我剛梳完了頭那邊彩雲就來叫說太太哭的不得我同大嫂子四姑娘一齊過去那里勸得住呢後來還是二哥哥來了說離這里三百多路有一座家恩寺那里和尚最多他明目親自我一回去也不知道真是說哄的太太這纔







姨太太也沒有來嗎？王夫人道：他姨媽自從搬了家去，叫兒剛娶了親，香菱就死了。又留下個孩子，雖說有奶子，也還要他姨媽親自照應。蟠兒自從赦罪回來，總還不大十分好，所以他姨媽如今也不能長來了。李執事道：史大姨妹要和太太鬥牌呢，太太何不打扮人套上車，接姨太太一聲兒，實實忙道：太太不用差人去罷。昨日聽見說小姪兒這兩日身上又懶懶的，橫豎史大姨妹是住着的，大約我姨媽明兒不來後兒一准來的。王夫人道：既是這樣，也就罷了。我們收拾就門起牌來，自役老太太去世之後，我也不愛這個頑意兒了。本來武藝兒就有限，如今眼睛也花了，精神也短了，那里是你們年輕兒家的敵手呢？不過是瞎鬧罷了。玉釧兒聽了，便放上炕桌兒，鋪上紅氍毹，王夫人李執事湘雲寶釵惜春平兒六家子，飛鷹兒頑了一天，到吃晚飯時方罷。算算輸贏，只有湘雲一家贏的，別人都輸了。於是大家喫了晚飯，又坐着說了一會子閒話，將欲散時，王夫人問道：史大姑娘你晚上在那裡屋內住好？你自己挑揀罷。湘雲道：我在寶姐姐屋內住，我們姊妹們晚上也好說說話兒。王夫人道：很好。如今春天天氣尚寒，新房子裡也還暖，和些將來到了夏天，我還教你寶姐姐搬到怡紅院去住呢。那裡也涼爽僻靜，將來就是分鏡了。小兒兒也沒人吵鬧。湘雲道：你老人家想的，是那麼大的個園子，只有大嫂子和四姊妹住着也覺太冷清些兒。說着，王夫人已將他們姊妹們送到房門口，大家告辭了，各自散去。不說王夫人李執事惜春平兒各自回家，只說湘雲寶釵回到房中，坐下。鶯兒點上燈來，湘雲道：我今兒原要到園子中逛逛，却又鬥了一日牌，明兒偕們大家且過去，一來要看看大嫂子和四姊妹，二來我還要到瀟湘館祭一祭林姐姐，看看那些竹子，只怕自從林姐姐去世之後，無人居住，也就蹣跚的不像樣兒了。罷。寶釵道：你可說呢？再也照不出紫鵲這個了。頭來真真得個赤膽忠心的。如今雖是仗侍四姑娘，每日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去打掃收拾，焚香供茶，就像林妹妹在生的一般。你說難得，不難得呢？湘雲聽了，也讚歎道：真是難得，不知林姐姐怎麼修積來就得了他這麼個好了。頭你瞧我們這個傻東西，只會住着嘴兒胡咬罷了。翠縷笑道：人家不過是嘴快點子，愛接舌罷了。姑娘就把人家說的一個錢兒也不值了。人家心裏待姑娘的分兒，也就和紫鵲姐姐待林姑娘的分兒是一樣兒。湘雲道：你不用說了，你這不是也要咒我死麼？你是個好的，天下誰再有你好呢？罷了。快給我倒茶去罷。翠縷這纔咕嚕着嘴倒茶去了。湘雲又道：提起林姐姐來，也怪可憐見兒的。聽見大嫂子紫鵲說他臨危的時候，把詩稿都燒了，還叫着寶哥哥的名字，說你好，底下就噙了氣了。這會子想起來，叫人心裏實在怪難過的。寶釵道：可不是呢。我前兒大年三十晚上，想起他來，倒傷了半夜的心。我給他作了一首詩，裝在包袱裏燒了，不知他的靈魂在九泉之下，知道不知道呢？那湘雲聽了，便索詩稿來看。寶釵即命鶯兒取出，未幾與湘雲湘雲接來，細細的讀了一遍，也就傷心，彈了幾點眼淚。道：寶姐姐你就這也算情義兼盡了。林姐姐在九泉有知，他一定要感念你的。寶釵也點點頭兒，兩個人燈前相對，倒又滴了一會子眼淚。鶯兒翠縷倒了茶來，二人吃茶，嗽口，畢吩咐鋪陳了卧具，卸去發粧，一齊歸寢。湘雲平日血旺氣足，頭一着枕便睡熟了。寶釵只覺情緒懶懶，在被內翻來覆去，約有一個更次，這鏡漸漸的朦朧睡去。他的那一靈真性早已出殼，只聽耳畔有人低聲喚道：寶姐姐，你可別害怕，我喚你來了。寶釵夢中聽去，彷彿是林黛玉的聲音，猛驚唬了一跳，心中只覺恍惚惚惚的，又像是黛玉已死了，原來林黛玉的真魂是送了寶玉去後，點了返魂香，從太虛幻境來的。他本是一團的神光，並無半點陰森鬼氣，是以寶釵並不害怕。



仔細將他細看只見他身穿桃紅絳錦衫片金鑲邊的嵌肩小褂臉上全無半點病容但覺香艷迎人遂不禁歡喜忙拉了他的手笑問道林妹妹你這些日子倒底在那裏來我們倒像總沒看見你似的只見黛玉長出了一口氣道我透了姐姐們且坐下再說罷於是二人在炕沿上盤膝坐下黛玉道寶姐姐我是從太虛幻境來的只因除夕見了姐姐惠賜的新詩心中着實的感受所以今兒特持的回來與你來了寶釵聽了心下恍然醒悟黛玉前來編魂雖有此害怕但見黛玉那一段溫柔和諧大有仙風轉不覺熱起來往前湊了一湊便將黛玉攬在懷內摸着他的臉道顰兒我且問你你為什麼作踐了自己身子這如今害的我好苦啊黛玉也用手摸着玉釵的臉道萬般皆有個定數妹妹不肯埋怨姐姐姐姐怎麼反倒起埋怨妹妹來了玉釵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怎麼不該埋怨你呢黛玉笑道寶姐姐你這個話我不懂得倒底誰是城門誰是池魚呢寶釵也笑道你是城門我是池魚有什麼難懂得黛玉笑道你這個話口怕是說顛倒了罷寶釵笑道我的話並不顛倒你再細細的想去黛玉笑道我也不用細細的想你不過欺負我是個女孩兒家嘴裏說不出別的話來由着你賴去罷了我也不和你分辨了我且問你你前兒給我的詩上有托鉢慟即痴之句你知道你們那一個當了和尚如今現在那裏呢寶釵笑道嗚呼你怎麼說他是我們的那一個來了我可知他如今現在那裏呢昨日太夢見他說要到天上去找你呢我看他明兒到了天上找着了你那會子你可又說他是誰們的那一個呢黛玉聽了又笑道姐姐你也不必和我說這樣的話我且問你譬如他如今果然要到了我那裏我一定要勸他早些回家來你可喜歡不喜歡呢寶釵笑道那也只看妹妹待姐姐的情分罷了黛玉又笑道設若他不到天上去就從這理回家只怕那時姐姐也就未必肯想起妹妹來了寶釵聽了發急道顰兒你怎麼又說起這樣狡詐話來了我前兒的詩難道還說的不懇切麼那黛玉嘻嘻的笑道我說的是頑話罷了頭又着了急了我也不和你說了。我給你個字兒你自己看去罷說畢便將寶玉的書啟從籠袖裏取了出來遞與寶釵寶釵接來拆去封皮仔細看去只見上寫道

怡紅院滴玉謹書

蘅蕪君姐姐姪女竊玉迂迷成性一往情痴五內私衷掠蕪矜怨自來青埂之峰遂悟黃庭之秘幸得半年砥礪竟能三月不違片帆寶後早渡滄海迷津一瓣心香重入太虛幻境瀟湘仙子悲聯再世之緣芙蓉女兒喜踐三生之約絲絲盟於碧落愧無月老牽絲春新使於黃泉再見冰人執紼惟願六禮早成雖千里而何憚但使一生素願遂縱萬死其美辭第念過在既久歲月云遷高堂有倚閣之悲閣中有白頭之歎接義難安捫心弗忍知孟光之賢淑燈前快讀佳篇借玉女之倩魂月下代呈雁字况賴仙師慈庇許我玉返藍田更蒙上帝鴻慈並使珠還合浦欲陳願未封上

閣端此後尚祈問寒問暖奉彼堂上二人將來更望鼓瑟琴聯我床三好書不盡言餘容面晤

寶釵看畢不覺驚喜異常乃先將黛玉按在懷內笑問道你這個呢你可得給我說說他倒底是誰們的那一個黛玉笑道我再不敢說這個話了姐姐就饒了我罷寶釵笑道及不中用你總得給我說了我纔饒你呢說着便要踢他再弄的黛玉無可奈何滿臉飛紅的只得拿手把寶釵指了一指又把他自己也指了一指寶釵這纔笑着鬆了手饒了他了後又拿起書來指着問道這兩句我怎麼不大懂得呢春新使於黃泉再見冰人執紼這是怎麼講呢黛玉笑着附在寶釵的耳邊將寶玉的來去行踪並自己的父母現做戲都城



險與賈母認了親的話細述了一遍。寶釵聽了不勝大喜，過整忙問道：「如今說來這回生的一節，都是千真萬真的？」黛玉道：「這也是香菱姐姐他家父親給的書上如此寫的。大約定期在七月十五日，又說未來的天機，不敢十分泄漏。我們也參解不透，只好聽着罷了。」剛纔兒我和香菱姐姐一同來的，他在你們家的看姨媽去了。寶釵聽了，驚喜道：「原來這個大虛幻境內，也不止單是你一個人了。」黛玉又將大虛幻境自元妃以下諸人，並鳳姐、鴛鴦、前往地方的話，說了一遍。寶釵笑道：「這樣說起來，你們那裏倒比家裏還熱鬧些兒。好妹妹，你有什麼法兒，把我也引到大虛幻境去，照照他們。這可能不能呢？」黛玉聽了，沈思了一回道：「這也容易。前兒香菱姐姐他父親給了他兩種名香，一名返魂香，一名尋夢香，方纔我們兩人就是點了返魂香，纔能到家來的。等我回去，同他討幾枝尋夢香，差晴雯姐姐給你送了來，憑你隨時點用，但須意慮虔誠，便可夢入大虛。只是切忌孕婦之人，寶釵聽了，切忌孕婦的話，由不得臉就飛紅起來。黛玉點了他的光景，來使順手在寶釵的懷裡摸了一摸，笑道：「寶釵姐姐，你不要瞞我，你畢竟告訴我，也好算着日子差晴雯來一則，道喜二則，送香大約總要滿了月，纔可點得香的。」寶釵聽了，料難隱瞞，只得又指在黛玉耳邊告訴他，已經懷孕有七八個月了。黛玉聽了，十分歡喜，便也指在寶釵的耳邊笑道：「姐姐，你到了分娩之時，也留點心兒，只怕小孩兒口中，也帶着一塊玉，是的是寶釵聽了，啞的啞的，自己也笑起來，只見黛玉忽然立起身子，來道：「寶釵姐姐，你好生將養着罷，心中也不用煩惱，舅舅舅母上替我請安。姊妹們都替我問好罷。時先也不早了，我還要瞧瞧紫鵲去呢。難為他服侍了我一場，你只把我方纔說的話記着些兒就是了。」寶釵聽了，連忙一把扯住道：「賢妹，我還有話問你，你纔說香菱的父親，他原是從小兒買來，如今他父親到底是誰呢？」黛玉道：「明日你見了姨媽，姨媽自然定妥告訴你呢。」說畢，將寶釵使勁兒推了一把。寶釵忽然夢中驚醒，尚覺心頭突突的亂跳，定了一定神，細將黛玉的面貌，並夢中所言之事，摹擬着想了一番。心中甚是驚異，又在枕邊摸了一摸，像有個紙片兒似的，連忙坐了起來，披上衣裳，在四下裡望了一望，但見滿屋昏黑，窗紙微明，便叫鶯兒：「此時鶯兒正在板壁外榻上睡醒，剛伸懶腰，一聞呼喚，忙答應了一聲，只聽寶釵叫道：「快點燈來。」鶯兒揀了揀眼，披上衣服，下床，挑了火種，在薰籠內點着，點起燈來，問道：「姑娘這會子要燈作什麼？」敢是你肚裏疼了麼？」寶釵道：「胡說，拿燈來罷。」鶯兒忙將燈台執到寶釵面前，寶釵便將字帖兒拿在燈下一看，果然是一張泥金桃紅的花箋，上面的筆跡，果是寶玉寫的，又細細的讀了一遍，與方纔夢中的一字兒不差。心中愈加驚異，鶯兒問道：「姑娘，你怎麼半夜三更的，又看起字帖兒來了？」想是前兒王太醫給的那個保產無憂藥，藥方兒，寶釵使性子道：「你別管他，把燈放在桌上，你睡你的覺去罷。」鶯兒不敢再問，只得輕輕的放下燈台，各自散去了。這寶釵又將那書啟拿來，迎着燈亮兒，翻覆看了一遍，心下暗忖：「莫非黛玉真是成了仙了？」寶玉真是修的得了道了。若說夢境迷離，怎麼又有這一封書子呢？又換了摸自己的臉道：「莫非我還在夢中未醒，怎麼又有鶯兒點燈呢？」正然呆想，口聽史湘雲在旁邊伸懶腰，打哈欠，忙回過頭看時，只見湘雲正在將醒未醒之時，手足並伸，幾乎把被兒都登開了。寶釵心中，猛省忙推他道：「雲妹妹，你醒兒，湘雲驚醒，睜眼一看，只見寶釵披衣擁被而坐，又見點上燈燭，忙問道：「寶釵姐姐，你怎麼了？」莫非有個恭喜的信兒了麼？」寶釵笑道：「你怎麼也和鶯兒他們一般的見識呢？」你也披上衣服坐起來，我教你照個東西，湘雲聽了，即便披衣坐起，寶釵將書啟遞與湘雲，又伸手將桌上的燈台移近了。些湘雲接來，迎着燈光仔細看了一遍，不禁大驚道：「半夜三更的，這的字兒，是那裏來的呢？」寶釵便將黛玉的靈魂托夢寄書的始末細



細的迷了一遍相雲聽了也就大喜過望道姐姐你明兒一早就差人接了姨媽來問問如果姨媽也夢見香菱來這件奇事就千萬真了怎麼林丫頭給你托夢說了這半夜的話兒你們怎麼也不叫我一聲兒寶釵笑道你這個話說的又招我笑了他一個人的魂如何能入兩個人的夢的湘雲聽了又拿起書子來看了一遍道你明兒何不把這個書子送到上頭去看看也教他們二位老人家喜歡喜歡寶釵道我的意思這個書子倒不必教老爺太太看見你瞧他這上頭的話全說的是我們的些私情恐怕老爺看了反要生氣我明兒只把夢見林妹妹的話告知太太就是了再者我媽媽來了說他也夢見了香菱這也就有幾分兒可信了何必在乎這封書子呢說着又將書子看了一遍疊了個方勝兒伸手在窗櫺上拔下一條帶線的針來將自己貼身穿的紅綾小衫襟子拆開將書子放在裡頭仍舊縫好又與湘雲說了會子話兒不覺雞鳴天明一齊穿了衣服起來梳洗已畢驚兒翠綽剛收拾了卧具只見惜春忙忙的走了進來急問道寶釵姐你昨晚晚上夢見林姐姐來沒有寶釵聽了吃了一大驚道四姑娘怎麼知道的惜春道纔剛兒紫鵲告訴我說他昨晚夢見林姑娘來了和他說了好一會的話說的那些話還都是有來有去的他說原是你托夢來的我聽着奇怪的很所以我纔梳了頭洗了臉先到這里來問問你倒底也做夢來沒有寶釵和湘雲聽了都大加驚異寶釵便將夢見黛玉的話告訴了惜春一遍惜春不禁狂喜起來道這樣說來林姐姐一定是成了仙了寶哥哥一定是得了道了大約回生的事也是真的了這也寔在是人人意思想不到之事我們喝了茶同到上房去告訴了太太也教他老人家聽着喜歡喜歡且等到七月間再看罷了大家正然吃茶議論只聽外面房裡紫鵲鶯兒拌起嘴來鶯兒嘆道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你也不該就罵我呀難道你比林姑娘還難纏些兒麼又聽紫鵲道我萬你什麼話來你為什麼說林姑娘不喜燥死裡活活的纏住了的寶二爺的話呢別說你這樣的陪房丫頭就是二奶奶這如今也不好意思說出林姑娘這樣的話來又聽鶯兒道你不用和我利害你有本事能把林姑娘從棺材裏抽了起來我纔服你呢又聽紫鵲道你有本事能把寶二爺留住不教他富和尚去我纔服你呢寶釵惜春聽了正待要發作他們只見湘雲笑嘻嘻的走去將他二人搯着耳朵拉了他進來笑道你們兩個小蹄子為什麼好好的作起怪來了你們也想想你們的兩個生兒平日是怎麼和氣的如今一個死的一個活的仍然是你疼我愛你的怎麼你們這兩個蹄子倒替他們兩個吃起醋醋來了說的鶯兒紫鵲俱各低頭無語湘雲又笑道寶姐姐你們這兩個丫頭真是一對兒好的一個是鶯弄巧黃一個是鶯啼碧血真正難得等我寶哥哥的書子改一改聯我一床三好把三字再添兩筆改成五字好不好寶釵聽了恐怕惜春追問書子的話忙與湘雲遞了個眼色笑道雲丫頭你收了你的貧嘴兒罷正然說笑時忽有人來報道太太來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九

小靈馨喜降榮禧堂

母蝗蟲再醉怡紅院

話說寶釵湘雲惜春三人正說笑話只見老婆子們報道姨太太來了三人聽了更加驚異連忙一齊奔至上房只見薛姨媽剛和王夫人敘過了寒溫纔甫坐定一見他三人進來薛姨媽便問寶釵道姑娘你昨晚夢見你林妹妹來沒有寶釵聽了笑道我猜姨媽昨晚必是夢見香菱來王夫人聽見說異道怎麼你們娘兒倆今兒兒見面可就彼此都知道昨晚兒晚上做的夢了呢薛姨媽道姐姐你說真真



的奇怪極了。昨晚我夢見香菱家來了。他告訴我他自從死後就認着他父親。他父親已經修煉半仙了。名字叫什麼甄士隱。引他同妙玉的靈魂都送到警幻仙姑處。那個地名什麼境來寶釵道。是太虛幻境。薛姨媽點頭道。就是的。我也學不上這個字兒。和他還說元妃娘娘迎姑娘。林姑娘。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尤家姐妹兩個。籠翠卷的妙師父。還有晴雯金釧兒。瑞珠兒。諸人都在那裡。一塊兒住的。怪熱鬧的。王夫人聽了不勝驚訝。道。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奇事。他們這些人已經死了。怎麼親戚主僕的魂靈兒還能勾聚在一塊兒住着。這竟是死了和活著是一樣的了。薛姨媽道。還有些奇異的事呢。他還說你們林家姑老爺姑太太如今現做都的城隍。和老太太認了親了。如今連鳳丫頭。鴛鴦。珠大外甥都在姑老爺衙門裏住着呢。王夫人聽了更高說異道。常聽見人說陰間和陽間是一樣的。誰又看見來的呢。依這麼說起來。果然也是真有的事。薛姨媽又道。還有比這個更奇的事呢。他又說前日寶玉同柳湘蓮也到了太虛幻境了。王夫人聽了大驚道。這又怪極了。我前兒晚上就夢見寶玉同了一年輕的小道士。要到天上找姑娘去呢。那個小道士莫非就是柳湘蓮。不知這個柳湘蓮又是一個什麼人呢。薛姨媽道。姐姐你怎麼忘了呢。這個柳湘蓮就是蟠兒的好朋友。先那蟠兒挨過他的打。後來蟠兒貿易回來路上遇見了賊。他又救了從此兩個人便結拜了。到家裡。璉二爺又替他聘了尤家三姑娘。後來又不知他為什麼要退親。所以尤三姑娘嫁了脖子了。怎麼這件姐姐就記不得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我如今記性也平常了。不知怎麼寶玉又和他到了一塊兒的呢。薛姨媽道。聽見說那會子尤三姑娘死後。這個柳湘蓮就跟着那道士出家去了。我們蟠兒因我不着他。還哭了幾天呢。想來僧道同門外甥和他有什麼過不見他呢。王夫人道。不知他們到了太虛幻境又怎麼樣呢。薛姨媽道。那日香菱說他們到了太虛幻境之後。尤二姑娘王婚娶。仙姑為媒。就將他妹子與柳湘蓮認了親了。林姑娘因沒有他父母之命。所以又打發寶玉往地府裏去求姑老爺姑太太去了。王夫人聽了發急道。這樣說起來。我的寶玉當真的死了呢。不然如何能往地府裏去呢。薛姨媽道。姐姐你且不必着急。我也是這麼問我香菱來。香菱說外甥和柳湘蓮已經修成了。得了道了。還有他們的師父是什麼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在暗裏施展神通。替他們成全。這一段因果。所以他們纔能升天入地。來去自由。並不是死後的靈魂。他還說將來只怕太虛幻境的這些姑娘都要回生的。說着又向寶釵道。姑娘你昨晚夢見你林妹妹。他和你怎麼說來。寶釵忙答道。昨晚林妹妹說的和媽媽說的話。一字不差的。真也奇怪極了。林妹妹也告訴我。說香菱到家裡看媽媽去了。他還要看紫鵲去呢。今兒一早。四姑娘就到我屋裏來說。紫鵲昨晚也夢見林妹妹了。說的話也和方纔的話是一樣。我們三個正在驚異。要同上來告訴了太太。接了媽媽來對一對。這個夢。誰知道媽媽不用接去。就來了。呢。薛姨媽道。可不是呢。我想這個夢做的奇怪。就像活兒見的似的。所以我今兒一早起來。對一對。這可真是人有意。想不到的一件奇事。兒王夫人聽了他母女之言。這才放心。乃長嘆了一聲道。姨太太。然你也夢見你林妹妹了。這可真是人有意。想不到的一件奇事。兒王夫人聽了他母女之言。這才放心。乃長嘆了一聲道。姨太太。你看見他們鬧的這些。故點真應了老太太的話了。不是冤家不聚頭。你看我們寶玉生成的脾性。小小兒就與別的小孩子不同。偏他就和林丫頭情分到這步田地。我們做大人的。那裡留心到這上頭。呢。後來大家都說是寶玉頭穩穩重重的。林丫頭多病多灾的。所以就倒底關到上天地的。



分兒這不反倒苦了實了頭了麼。雖說是他們日後要回生這樣渺渺冥冥的事情，教人怎麼信得過呢？況且他們果真的回了生，將來實了頭和林了頭，可分個什麼次序呢？實敘忙道：「太太也不必焦愁這許多。如今三夢相符，這回生的事，也就不為無據。況且他們說定期在七月間，這還有好幾個月工夫呢。且再聽信兒罷了。至於我林妹妹，原是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彼此也最情投意合。太太也不必慮當什麼次序。兒當日克王把兩個女兒，娥皇、女英都配了舜王，難道他們親姊妹兩個，誰又是大誰又是小呢？王夫人聽了，又悲又喜。道我的兒，你真的是個好的，就在這上頭，怎麼不教人心疼呢？薛姨媽道：「我們實了頭，自從小兒就是這樣脾氣，所以不拘什麼人，他都和得來的。況且林姑娘，我眼看着他，也怪心疼的。這也是他姊妹倆前世結的解法，深所以今世裡才能會到一塊兒。我想你們這樣的人家，就是三妻四妾，也不為過的。只要他們夫妻姊妹們和氣，這就好極了。什麼是個大什麼是個小呢？王夫人也點點頭道：「這使姨太太這樣存心，體貼人情，是在就是難得的。將來如果能勾這樣的，這就是你們娘兒兩個成全了我們娘兒兩個了。正說時，只見李執平兒一齊進來，向薛姨媽請安，問好畢，也就挨着次序兒坐下。惜春遂將薛姨媽實敘紫鵲三夢相符的話，告訴了李執平兒。一過二人聽了，也都驚喜傳常。薛姨媽又將香菱曾說實敘珠也在林公衙內代管家務的話，告知了李執，招的王夫人，李執又淌了許多眼淚。大家坐着又談了好一會子的閒話，這才擺上了早飯。大家吃完，盪漱吃茶。史湘雲便邀薛姨媽到大觀園遊逛。於是老婆子小丫頭們前先行路。薛姨媽、史湘雲、王夫人等一齊緩步進園，現值暮春天氣，旭日日和風花明柳媚，迤邐行來，早望見滿湖翠竹，參天綠陰，匝地湘雲，便要到瀟湘館看，只見紫鵲忙向胸次鈕上解下鑰匙來，開了房門，這裡薛姨媽、史湘雲、王夫人等一齊進來，但見窗明几淨，簾幕依然，宛如黛玉在生時一般。大家俱皆歎異。實敘遂將紫鵲平日時常打掃收拾的話，說了一遍。薛姨媽聽了，不覺傷感，乃將紫鵲喚至面前，拍着他的肩膀，道：「我到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忠心的了。頭你記得那年我和你姑娘，噉着頑兒，你就信真了。忙忙的擺飯來了。等明兒你姑娘回了生，我和你太太說把你也收在房內，免得我又費心替另給你找小女婿了。說的紫鵲滿臉飛紅，道：「太太老人家，又沒老正經了。湘雲便教紫鵲，找了香來，親手焚在爐內，不覺眼中流淚，口裡默禱了一番。招的眾人，又淌了會子眼淚。徘徊了半晌，這纔一同出了瀟湘館，往怡紅院來。又見花木蕭疏，畫長人靜，只有幾個老婆子，在那里看守。眾人瞧見這般凄凉的光景，不免觸物思人，想起實王在家，何等華麗，不覺又都傷起心來。王夫人便同薛姨媽商議，要將實敘仍舊搬來怡紅院居住。將來分燒了小孩兒，取其幽靜之意。薛姨媽也十分願意。王夫人便吩咐平兒，教說給林之孝，傳人收拾被褥，以備擇日搬來。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又劉紫菱州藕香榭，蕪院秋爽齋，暖香榻，看了一遍。然後到稻香村，李執處來。就在稻香村吃了晚飯。湘雲又攛掇王夫人，要把探春也接來住些日子。王夫人也應許了。至晚各自散去。王夫人遂將薛姨媽實敘紫鵲三兆相同的話，告訴了賈政。賈政乃是讀書之人，那裡肯信荒誕渺冥之說。又見王夫人說的鑿鑿有據，又怕王夫人思念實王，想出病來，只得答道：「這些鬼神之說，變化無窮，只要我們積功累仁的行了去，或者上天憐憫，轉禍為福也未可知。但只是事涉荒唐，切不可逢人亂講，只好聽着罷了。王夫人也點點頭兒，一宿晚景，到了次日，王夫人便差人把探春也接了來。與史湘雲在秋爽齋居住。擇日又將實敘搬在怡紅院，就留下薛姨媽與實敘作伴兒。光陰



時了便到上房向王夫人商議要接個老成妥當收生的老老王夫人依頭想了一想道我記得當日養寶玉的時候那一位收生的老老就很妥當又老成又諳練可惜他如今死了後來趙姨娘養環兒收生的就是馬道婆別說他如今已經死了就是現在活着斷乎要不得那個老嫗娘了頭生巧姐兒時我就記不得是誰了等我問問平姑娘就可知道了說着便差玉釧兒請平兒不多一時平兒到來王夫人便低聲問道你可記得那一年你奶奶養巧姐兒接的老是誰來呢平兒尋思了一會道我也記不清了再別就是巧姐兒的乾媽劉老老罷薛姨媽聽了忙道你可說呢我雖劉老老那個人雖說是個鄉下人倒也樸樸實實的況且上了年紀經見了也多倒是請了他來也罷了平兒道劉老老素日倒也常幹這些事人是挺妥當的就只是說話行事的那個樣兒有點子招人笑罷了倒還不服皮子沒見什麼愛什麼的王夫人道既然如此你就打發人告拆了之孝派人套了車去接劉老老立刻來就是了平兒答應了自去料理不提這里薛姨媽回來便將接劉老老的話告知寶釵寶釵此時正與探春湘雲三人悄悄的講究達生編上所載的生產之理聽見差人去接劉老老便皺眉道有媽媽在跟前也就是了何必弄了他們來胡鬧怪厭氣的薛姨媽聽了笑道大姑娘三姑娘你們都聽聽我就養了一輩子的孩子從不敢說不用接老老的話你聽寶釵姐說的好不好養頭生孩子就厭煩老老了這不成了個人精了麼說的人來報說劉老老來了薛姨媽便留下探春與寶釵作伴自己同史湘雲過上房裡來看一進門早見劉老老和王夫人對坐吃茶一見他們進來連忙站了起來薛姨媽笑問道老老你可好我們有一年多沒會面了你怎麼越老越精神了呢劉老老笑道姑太太納福恭喜你老人家要抱外孫兒了我自從老太太歸天之後好容易巴結着來了一回後來自從送了巧姑娘回來我家裡可就接二連三的窮飢荒打不開了總也沒個空兒來走走想起來老太太姑太太們待我的恩典來教我一會兒竟得了呢纔剛兒聽見說二奶奶要恭喜姑太太差人接我去了我正在吃飯忙扔下筷子那來了這一位是史大姑奶奶不是湘雲笑道老老你好你怎麼不把你外孫子外孫女兒都帶來呢劉老老道噯我的姑奶奶他們如今都大了又不知道規矩野頭野腦的身上又沒個好穿戴兒沒的帶了來打嘴現世的正說時只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跑了來道太太三姑娘打發我來教請老老快些兒過去呢王夫人薛姨媽聽了慌了手脚就請湘雲平兒攙了劉老老的膀窩抽得脚不站地如飛的向怡紅院來王夫人薛姨媽在後督催剛逢了十錦槓子的門檻兒就聽見小孩子的哭聲了原來劉老老是久經大敵的老手連忙進去抱起小孩兒剪斷臍帶用被子裹好安頓在炕上睡好又服侍寶釵上了炕坐在被內這纔叫進老婆子們來打掃潔淨盥了水來洗手畢這纔向王夫人薛姨媽笑道二位姑太太大喜大喜是一位公子哥兒王夫人薛姨媽聽了俱大喜忙命人到書房裡告知了賈政賈政也十分喜慰想起寶玉來不覺傷感了一回忙傳了王太醫來與寶釵診脈看看小孩兒王太醫只說大人小兒都無疾病不過吃兩劑芎歸湯那小兒給些一捏金吃吃也不必胡亂服藥惟以飲食調養就是了王太醫去後賈政又到宗祠裡拜謝了祖先天地遂與小孩兒取名賈桂取楠桂齊芳之意那邊寶釵夫人并盛府賈珍尤氏等也都一齊過來大家歡悅不必細述到了三朝賈政乃差人與南京太妃西平郡王北靜郡王暨公侯伯凡有親誼以及交好人家俱送喜蛋一盒各處也都餽送粥米以及添盆禮物這一日並不請親友外客只算自己家宴外面書房裡賈政賈政賈政蘭哥兒並族



中的幾個子弟坐了幾席內眷們因看着洗兒都在怡紅院十錦榻子外間薛姨媽那夫人王夫人尤氏李執平兒六個人坐了兩席榻子裡間就是寶釵的臥室劉老史湘雲邢岫烟薛寶琴探春巧姐兒連寶釵共是七個人坐了一席因惜春悟道心誠不肯身入產室只在王夫人上房吃茶吃素養看門戶且說劉老史飲酒中間忽然瞧見穿衣鏡的門乃指著笑道眾位姑奶奶我記得那一年老太太在日留我在園子裡逛過一天那時我因吃多了酒到山後中廁裏走了一回過來我就迷了路了不知怎麼繞了幾個灣子就到了這個屋裡來了誰知鴉沒雀靜兒的一個人兒也沒有只有這個大鏡子裡頭照出我自己的影兒來了我心裡一恍惚只當是我們親家母也來了呢我就和他說了好一會子話後來怎麼我說什麼他也說什麼我笑了他也笑了呢說到這裡寶釵湘雲等五人都大笑起來劉老史又道後來我摸到跟前碰了我個頭這纔嘩啣的一聲門兒開了我走進來一看好鮮明齊整的床帳也不知道是誰的倒下身去就睡着了後來有個容長臉兒高挑子身量的一位姑娘來了這纔把我叫醒來仍舊送到席上去了如今我來了這兩三天留心看着這些姑娘們裏頭怎麼總不見那一位姑娘了呢探春聽了就知道他說的是襲人乃答道老史你不知道那個頭就是我二哥哥房裡的人因為他二哥哥出了家所以太太打發着出了嫁了劉老史點頭嘆息道說起寶二爺來也難怪太太想起來就淌眼抹淚的你們記得那年他拉住我儘自追問抽柴火的女孩兒把我勒掙的沒了法兒只得順着嘴胡謔罷了直到如今我想起那個怪撩人愛的小模樣兒來心裏也覺怪酸的說着便取手帕擦淚湘雲聽見劉老史提起舊事忽想起當日鴛鴦說的牙牌令來又見劉老史說起寶玉淌眼淚忙攔道今兒大喜事你不用提這個話仔細着抬的太太們又要傷心呢我的意思偕們今兒也還像那年行過酒令兒頑頑罷劉老史聽了笑道姑奶奶你們饒了我罷難道我的醜還沒有丟勾麼探春寶釵聽了一齊笑道老史你那年說的就很好不過大家說說笑笑免得吃點子酒悶在心裡史大妹妹你有個什麼新鮮酒令兒要行呢湘雲道我倒有個酒令兒也是你妹夫在衙門裏得的雖不算什麼新鮮倒也有點趣兒說着便向翠縷道你把那個酒令拿來翠縷答應去不多時取來遞與湘雲眾人看時只見是四顆骨肉骰子上面鐫的並非紅綠點數乃是一面鐫着兩個字每骰六面共十二字第一顆骰上鐫的是公子老僧少婦屠沽妓女乞兒十二個字第二個骰上鐫的是章台方丈閨閣市井花街古墓十二個字第三顆骰上鐫的是走馬參禪刺綉揮春會債酣眠十二個字擲下去合成六句成語乃是

公子章台走馬

老僧方丈參禪

少婦閨閣刺綉

屠沽市井揮春

妓女花街賣俏

乞兒古墓酣眠

行此令時若擲出成語本色者合席各飲一杯公賀若擲出參差錯綜名目時即酌量其人其地其事之輕重以定罰酒杯數之多寡第一顆骰乃是令底也是六面一面乃是兩個字鐫的是拇戰負向飛鶻雅謎笑語泥塑十二個字與三顆色骰一齊擲下如色樣參差應罰酒若干杯再看令底是何令底是何名色如遇拇戰受罰者將罰酒與同席一人拇戰猜拳負者飲酒如遇飛鶻受罰者將罰酒隨意飛與同席之人面前自己席上生風或詩或文或成語說一句恰當的免罰通順的減半不通的加倍罰如遇猜拳者將罰酒隨意飛與同席之人代飲如遇雅謎受罰者將所罰之酒放在面前自己說一雅謎看同席人猜猜不着者代飲如皆猜着或不能謎者本人加倍罰如遇笑語受罰者將罰酒放在面前自己說一笑話同席人皆笑免罰皆不笑加倍受罰如遇泥塑受罰者將罰酒慢慢自飲隨意指同席一人



令其泥塑其人即就當下的情形使那耳口鼻手足一如泥塑之狀不許稍動俟酒飲完纔罷如笑而動者受罰此六類不過受罰之人酒多易醉取其活潑變通熱鬧的意思湘雲將酒令講明大家俱各歡喜願行惟有劉老老攢眉感鼻道姑奶奶這個酒令兒有這些囉嗦我又認不得字越發鬧不清楚了別算我罷湘雲道老老你只管放心沒人賴的教巧姑娘替你看有些就是了巧姐也笑道乾娘你只管放心頑罷我替你老人家看看呢於是湘雲命鶯兒取出骰盆放在桌上又將桌上七個人的筷子各取一隻比齊了在桌上擲以筷子出進之長短定擲骰先後之次序乃是邢岫烟第一寶琴第二巧姐第三湘雲第四寶釵第五探春第六劉老老第七於是翠縷鶯兒等換上熱酒來只見邢岫烟抓起骰子來笑道我這也不知道擲出什麼笑聲兒來呢說畢便擲了下去大家看時乃是屠法方丈走馬一齊都笑起來湘雲道屠法非走馬之人方丈亦非走馬之地該罰三大杯又看令底是拊戰又笑道邢姐姐你和誰猜拳纔好說着又丟了個眼色岫烟會意道我們如今要高聲叫拳一來怕外間太太們聽見不推二來也怕吵着小哥兒莫猜拳出指頭大管小最好我就就近和老老猜罷劉老老笑道我這如今走的手指頭都囉巴巴的不聽使了姑奶奶可要讓着我些兒纔好說着二人一齊伸出指頭來眾人看去只見劉老老出的是無名指邢岫烟出的是中指眾人都笑道老老輸了岫烟便將應罰的三大杯酒送到劉老老的面前劉老老笑道我只估量着姑奶奶一定要出小指所以我纔出了個無名指誰知道反倒上了當了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底下就該寶琴擲了寶琴抓起骰子來笑着擲了下去道擲個好的罷眾人一齊看時乃是少姐市井酣眠又都笑起來湘雲笑道好個沒臉的少姐怎麼跑到市井上酣眠去了該罰五大杯又看令底乃是龜句又道虧了這個令底還好你快覓句罷覓的不通了我可加倍呢了頭們斟上酒來寶琴用筷子指着菓碟內的桃杏說道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湘雲道這是爛熟的兩句舊詩人人都能說的這個不算你還得喝酒寶琴道這個酒就該罰你吃纔是你纔說的原是舊詩文成語怎麼這會子你又嫌熟了這又不是出題限韻要甚麼生的呢寶釵笑道我說個公道話罷琴兒說的也不驚人雲兒挑筋的也沒理這五杯酒你們兩人平分了罷寶琴聽了便將酒端了三打放在湘雲面前湘雲只端了兩杯一杯那在分爭只聽探春道老太太在日原說過我們都大了不許提名呼姓的稱呼怎麼寶琴姐姐又提名道姓的叫起來了這一杯酒該罰寶琴姐姐是明寶釵笑道你叫我寶琴姐姐難道又不是提名道姓麼這杯酒你們兩人也分了眾人一齊都道是很是於是大家飲畢就輪到巧姐了只見巧姐抓起骰子來先笑道我擲的不好你們可莫要笑喇喇的擲了下去大家看時乃是公子花街來稱湘雲道果是擲的好雖然不是本色這却免罰酒公子到了花街還想去參禪這樣好公子如何還罰酒呢再看令底乃是拊戰又道既不罰酒也就不必和人猜拳了倒底是我們巧姑娘真擲的巧極了巧姐也歡喜道我擲的這個名色很該讓二姑娘擲出來纔是呢說的大家又笑了湘雲道這可該着找了我可莫要學了商鞅為法自樂可就了不得了說着便使勁兒擲了下去連忙一看先自笑的動不得了眾人看時乃是老僧閻闍賣俏都大家笑起來湘雲道我這個手真該打了怎麼擲出這個大罰來了再看令底又笑道阿彌陀佛有這個救命呢眾人一看却是泥塑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兒不知他要塑誰只聽湘雲道翠縷斟十杯酒來翠縷聽了忙去一盤托了十杯酒來放在面前湘雲挽了挽袖子就端起一杯來慢慢的放在唇邊留神把眾人一瞧只見劉老老正無用筷子夾個蝦肉圓子張着嘴纔要吃時湘雲忙指道老老坐在罷原來劉老老雖是鄉下人時



常在城內親友處吃酒也懂得這些頑笑的意思他便張着嘴瞪着眼拿筷子夾着蝦圓子離嘴不遠又條兒不勒格的合席並伺候的了頭們都哈哈大笑起來誰知蝦圓是滑的從筷子上粘下來劉老老忙用筷子趕着去夾湘雲笑道這蟹不住了快把這九杯酒都給老老送過去劉老老這纔笑起來道罷了姑奶奶我怕圓子掉下去油了我的新鮮襖子這不算這今了湘雲那里肯依還是探春從中排解每人吃了五杯方罷全釵笑道又輪着我了可又不知擲出個甚麼來呢岫烟笑道姐姐恭喜添了外甥自然要擲出好的來呢湘雲道罷了你這又是溜奉大姑子的話了擲骰子與添外甥什麼相干骰子是憑手擲呢難道外甥也是手添的麼寶釵啞的啞了湘雲一口掐的大家又都笑了只見寶釵擲了下去自己先歡喜道這個呢可教我剛剛兒擲出本色來了快拿酒來每人我先敬一杯眾人看時正是老僧方丈參禪大家齊聲唱誦道真擲的好我們這杯酒是要領的巧姐也笑道我說我二姨娘要擲出和尚來呢果然就擲出和尚來了湘雲笑道只是還差一點兒老字改成小字這纔恰當呢寶釵笑道雲兒你少狂我這會子且餓了你等昨晚上下我纔和你算賬眾人又都笑着每人做了一杯也就不必再看合底了第六便輪到探春探春道我這還是憑天賜罷了擲了下去看時却是乞兒章台刺綉乃笑道你們照我擲的這也沒有什麼可罰之處章台雖是游賞之地豈無一二乞兒他穿的那鶻衣百結難道不許自己用針線縫縫麼湘雲笑道三姐姐你快別強詞奪理了章台刺綉獨有妓女方可別人都是要罰的若依你說乞兒可以使得推而至於老僧與屠沽誰又不得呢探春笑道依你說罰多少呢湘雲道不過三杯罷了探春道就這樣罷我且看看合底是什麼一看乃是雅謎遂又笑道斟酒來罷我說謎你們猜罷猜不着的怕不替我喝麼湘雲道借們先說過不過市井俗談要文雅的好罷探春道你敢心這也短不住我先說一個那姓妹猜罷皆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曲牌名三字解岫烟想了一想道敢是滿庭芳探春笑着點點頭兒道我再說一個琴妹猜罷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也是曲牌名三字寶釵笑道這一個更好猜了不是朝天子可是什麼呢探春道好呀都利害的狠我給我們巧姑娘說一個或曰放馬人皆掩鼻而過之你猜是個什麼巧姐笑道這是我奶媽子常幹的勾當有什麼難猜的呢說的眾人又都笑起来探春道老老我也給你說一個罷一雙燕子臂七竅比于心猜一葉名劉老老聽了沈思了一會乃吹起一片藕來道姑奶奶是這個不是探春笑道我這三杯酒只怕推不出去了連老老都猜着了呢寶姐我給你說個骨牌名你猜罷子路愷見曰曾哲後寶釵笑道不過是恨點不到頭罷了探春笑道今兒可輸定了雲兒你猜我兩句四書罷湘雲道這管說罷不拘什麼我都猜就是了探春乃用骰子在桌子上擲着酒寫了個合字四書二句解湘雲仔細端詳了一會笑道這也沒什麼難處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不是呢探春笑道剛剛兒的短住了快把這三杯酒喝了罷湘雲笑道探了頭着了急了人家猜着了怎麼賴着說不是呢你說不是這兩句又是那兩句呢你且說說你說的如果比我猜的恰當我情願替你喝酒探春道當真的不許反悔我的這兩句是雙人有感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湘雲與眾人聽了一齊想了一想果真探春說的比湘雲猜的恰當俱各嘆服湘雲只得將這三杯酒與探春分着吃了然後將骰盆推在劉老老面前笑道老老你該擲了劉老老笑道我已擲了還擲什麼呢湘雲道酒令大如軍令老老怎麼不擲呢劉老老只得抓起骰子來向巧姐道姑娘你可替我看看些兒喇的扔了下去笑道是個什麼巧姐道是個奴女古墓揮拳劉老老笑道好個浪蹄子想是受了老保子的氣跑到坟院裡打鬼去了這可罰酒不罰呢湘雲笑道怎麼不



劉老道這道話聽了劉老道聽了笑道罷罷我就是這  
笑話兒怎麼還要替另說個笑話兒呢巧道你老人家不說笑話兒這罰的酒你就要自己喝了呢劉老道這道話我就說一個  
混說着便先咳嗽了一聲打掃淨了嗓子這道眾人都不說笑話兒沒聽靜兒的聽劉老道說笑話兒只聽劉老道說道一家子三個女孩  
兒奔了三個女婿這一日是丈人的生日三個女婿女兒都來上壽鄉下人房屋不多只得同坐一席堂屋內放了張八仙桌兒丈人大  
母面南坐大姑爺大姑娘面西坐二姑爺二姑娘面東坐三姑爺三姑娘面北坐大家喝起酒來誰知他丈人偏要試他姑爺的才學  
便說道借們今日至親會飲必得行過酒令才好我的意思要說兩句四書上的話還要兩頭有人字不知三位姑爺可肯賜教否只見  
大姑爺沈思了一會連忙站起來說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丈人丈母聽了喜了個了不得大姑娘這一喜歡也就難以言語形容了又  
見二姑爺也站了起來說道仁者安仁智者利人丈人丈母聽了越發拍手讚好不絕二姑娘也就樂到雲飛兒更來了只有這位三姑  
爺急的滿臉漲紅頭上的汗就像蒸籠一般總說不出來把這位三姑娘氣的滿臉沙白的恨的悄悄的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忽見三  
姑爺犯頭一扭站起來把三姑娘瞧了一眼道人越不會越來拉人說的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只見湘雲向探春笑道三姐姐你聽老  
老他說的纔是編排你的呢未知探春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艱子嗣平兒禱神明

滯婚姻費環對父母

話說劉老道將笑話說完招的滿席上並伺候的丫頭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向探春笑道三姐姐你聽老老的笑話兒他竟是編排  
的呢探春聽了也就笑道老老的笑話說的妙啊你自己說罷該罰多少酒侍書拿過大杯來只聽侍書答應而去劉老道着了忙笑央  
道姑奶奶我這說的原是一個舊有現成的笑話兒並不是我肚裏新編出來的那里我就敢編排姑奶奶呢探春笑道俗語說的好當  
着矮子不說短話老老為什麼儘自己只說三姑娘呢劉老道姑奶奶人家現成的笑話兒上原是三位姑爺三位姑娘你可叫我  
怎麼私自加減呢探春又笑道說現成的笑話兒原也不必加減只是老老也該變通變通或是說大姑爺說不上來或是說二姑爺說  
不上來皆都使得怎麼單單的就該說是三姑爺說不上來呢這一番話分明是探春的強詞無如劉老道是個鄉下一時擺佈不開  
只得答道姑奶奶這難了我要說大姑爺說不上來難道不怕那大姑奶奶疑心若要說二姑爺說不上來難道又不怕薛二姑奶奶  
怪麼岫烟寶琴二人聽了一齊笑道怪道明老老的笑話兒纔都是要笑我們的麼這越發該罰了探春笑道你們聽聽說了大姑爺二  
姑爺怕你們兩人疑心嗔怪這可不是單單兒的連踉我現度劉老老聽了無可對答看了急用手將自己的嘴打了一下子笑道姑  
奶我們只顧說笑話惟恐說的眾人不笑了要加倍罰我酒那里還有什麼別的心眼兒想起這些諍忌來呢好姑奶奶們你們也不用  
罰我就把我擲出來的罰杯我自己吃了也就是湘雲聽了忙向探春去個眼色笑道三姐姐就是這樣罷老老你總擲的妓女古墓  
揮拳妓女難偏是下賤人倒底也是女流那有揮拳之理况在古墓猶屬不通本該罰五大杯况且說的笑話又傷失人呢再加一倍  
也就是了翠蓮斟十杯酒來翠蓮答應了一聲轉身用一個茶盤托了十杯酒來放在席上湘雲端起一杯來放在劉老老的唇邊劉老



老只得一揚臉兒唱了湘雲忙又端起一杯來劉老笑道好姑奶奶讓我歇歇你慢慢的吃罷探春使用筷子夾了一塊糟魚喂到劉老老口裡劉老老只得嚙了一口噴嚏了下去湘雲端着酒又放在劉老老的唇邊劉老老推辭不過只得又喝了兩杯也夾了一塊鷄掌來喂他話休絮煩湘雲一鼓氣兒端着酒來這喂關的很劉老老一推推辭不開二來喝順了嘴不知不覺竟將十杯酒全數吃了只因吃緊了噎的咳嗽起來巧姐便在他背脊上替他捶打翠縷撒去杯盤劉老老只覺覺得有些兒酒上來了忽見侍書取了個玳瑁酒海子來劉老老見了忙接在手中看了一看笑道這箇子好像當日在櫺翠香喝茶的那個杯子的樣兒姑娘你拿這個給我斟一杯茶來罷探春笑道老老我也不敢說罰你的話了如今侍書取了海子來我倒底要敬你一杯纔是你想你纔剛兒說的笑話幸虧我出了嫁一年多了臉皮兒也闊下來了若像從前在家做女孩兒教你方纔這一路三姑爺怎麼去醜三姑娘怎麼發急可教我還在這裡坐得住麼說的眾人又都大笑起來忽見尤氏李執二人走了進來笑道你們做什麼頑呢一會兒嘻嘻哈哈的一陣子笑的這樣熱鬧太太們說怕吵着小哥兒打發我們兩人來申飭你們來了至叙聽了信以為真便道我說你們別太鬧的沒樣兒了如今倒底教外間太太們都聽見了湘雲道寶姐姐你信他們的話呢太太打發這邊的大嫂子來看或者選在情理之中怎麼好意思使喚起那邊的大嫂子來了呢尤氏笑道你真是個玻璃人兒透極了你却不知道太太怕你這個大嫂子年輕臉軟管不下你們來說我老練些兒所以纔教我們管教你們來還說誰要不服我管就教我把他捺倒打一頓巴掌呢探春笑道你們聽聽把他就俊的太太還打發他們來管教我們來了你管不成我們只怕我們要把罰老老的這一大海子酒倒要罰了你呢說着便叫侍書斟一海子酒來尤氏忙又笑道罷了姑奶奶別胡鬧我在外間吃的也不少了你看我的臉紅的這個樣兒我寔告訴你們罷二位太太和姨太太都吃多了酒這會子害熱都到抱厦底下散坐着風涼去了我們兩人聽見你們裏間笑的很熱鬧所以我們也進來聽一聽兒你們倒底一陣一陣笑的是什麼巧姐笑道大娘我告訴你我乾媽說了一個笑話兒我姑媽說他不該說三姑娘來所以要罰我乾媽酒呢李執笑道噯倒底什麼笑話上有個三姑娘呢劉老老便拉了他二人的手笑道二位奶奶坐下我告訴你們這個笑話兒求二位奶奶替我評一評這個理看該罰不該罰呢尤氏李執聽了便坐在劉老老的身旁劉老老邊將方纔的笑話兒又述說了一遍尤氏李執也都大笑起來李執笑道老老據我公道說來罰老老一海子酒也不為多劉老老道噯我的大奶奶剛纔兒史大姑奶奶已經灌了我十杯了這會子又罰我這一大海子那我就在要醉死了呢尤氏笑道老老你聽我說個公道話呢我們三姑娘的脾性兒老老也是知道的小小兒在家就好強臉熱如今這一位三姑爺又是個文武全才的人兒你人家比成笑話上的傻女婿了怨得他要罰你呢依我調停罰一海子酒你吃一半兒我們妯娌兩個替你吃一半好不好呢劉老老又無言可對只得應允探春遂命侍書滿斟了一大海子酒送到劉老老面前劉老老笑道這一傢伙可要追了我的命呢李執聽了忙取了個杯子盪出了一杯遞與尤氏自己又取了個也盪出一杯來了原來這個玳瑁酒海子是一塊整瑪瑙石根子雕出來的外面明處盛酒有限裡面暗處藏酒最多劉老老見他二人盪出兩杯來海子裡所剩酒不過只有兩杯子遂也不再分競只見尤氏李執拿起杯來一飲而盡向劉老老照杯告干劉老老只得端起海子來喝了一氣子與着酒干了放下來酒又上來了劉老老說異道怎麼這個海子成了聚寶盆作的這樣有趣我再喝你一氣子看你還有沒有了此刻也不



用人讓端起來喝了一氣子。纔在桌子上放酒。又冒上來。喜的劉老老拍手打掌的笑道。真有趣兒。極了。湘雲便又慫恿道。老老你再喝一氣子。比這個好看的。頑意兒。還在後頭呢。劉老老不知是計。果真的端起來。又喝了一口氣子。放下海子。只覺頭暈目眩。扎挣不住。順跌兒就倒在炕上。寶釵忙把枕頭推了過來。湘雲便抽起劉老老的頭來。替他枕上。寶釵埋怨道。都是三姊妹鬧的。人家說笑話。把你又在裡頭挑眼兒。一擰子。把老老灌醉了。過會子。太太知道了。還要說呢。探春笑道。那是雲兒撒撥來的。我也本來沒有留這些心。湘雲笑道。怎麼賴了我。來的難道瑪瑙酒。海子也是我教人拿來的。麼。我想太太知道了。也沒什麼可說的。他各人嘴饒。要在醉裡喝罷了。難道牛不喫水。強按得頭麼。巧姐笑道。不相干的。我就媽那一遭兒。來了。沒有醉過呢。不過睡一會子。也就好了。借們何不也把殘席撤了去。大家都到那抱厦底下。和太太們說一回話兒去。這裡也讓我二孀娘躺着歇一歇兒。給我兄弟一口唾唾吃。尤氏笑道。我的兒。你們比我還想的。遇到明兒。出了嫁。真趕得上你媽媽的脚踪兒。說的大家都笑了。於是頭們撤去了。殘席。湘雲琴湘雲探春四人往外邊去了。這里寶釵也隨便躺下。巧姐向李執道。大娘。你們都進來了。我平姨媽在那里去了。李執笑道。大娘。你那個平姨媽。當日不知怎麼跟着你媽媽。學來就學的一模一樣的。毛鬼神似的。很怕家裡丟了什麼東西。太太們剛下了席。他就早溜到家裡去了。尤氏笑道。未必是怕屋裡丟了東西。只怕是提防他老子。趁這個空兒。又弄出什麼絕二家的來。在屋裏喝酒。所以忙忙的捉去了。巧姐笑道。這道老老又醉了。這是怎麼說呢。一遭兒的醉。一遭兒纔醒。兒太太吩咐了。教把兩席都擺在外面。請姑娘們出去。一塊兒吃飯罷。這里讓老老和他孀娘躺一躺兒。留下幾盞爛些的菜。等老老睡醒了。晚上同月子裡的人。一塊兒喝粥罷。外間已經擺停當了。二位大奶奶請出去罷。太太們都候着呢。我們姑娘也來罷。巧姐笑道。姨媽。我這會子也不餓了。等着晚上同他們喝點粥罷。我還要在這里等。二孀娘醒來。給兄弟吃奶時。我還要看看他的小。唾唾兒呢。說的尤氏李執平兒都笑了。遂各自到外間吃飯。不提這里。巧姐到套間裡。教奶媽子將桂哥用。小被兒裹了。抱在寶釵的面前。巧姐便推寶釵道。二孀娘醒一醒兒。兄弟餓的哭呢。寶釵驚醒。翻身坐了起來。笑道。姑娘。你怎麼不吃飯去。巧姐道。我這會子也不餓了。我纔聽見兄弟哭呢。我教奶媽子抱了來。你給他吃了一吃。唾唾兒。寶釵聽了。便將桂哥接來。放在懷裡。解開衣紐。輕輕的。唾唾兒。奶媽子將衣紐一扯。胸前蓋住。巧姐笑道。特意要看看你的唾唾兒。你怎麼又蓋上了。說着。便伸手將寶釵的胸襟兒。揭過了。寶釵笑道。這麼大的個姑娘。眼看出嫁的人了。還是這樣。啾氣。巧姐笑道。二孀娘。你看我平姨媽。他倒比你歲數大。他的唾唾兒。怎麼倒比你的還小呢。也不像你這樣。漲騰騰的兒。寶釵聽了。笑道。去罷。女孩兒家。管的閒事。太寬了。正說時。只聽劉老老打了個哈欠。一伸懶腰。放了個山響的大屁。出來。把個巧姐。只樂得哈哈大笑起來。寶釵笑的奶也發了。把桂哥也噙的咳嗽起來。奶媽子驚兒也跑倒套間裡去了。忽見劉老老一轆轆跑起來。咧裏咧氣的往外就跑。慌的寶釵忙叫。鶯兒。快跟了老老去。看仔細。跌倒了。鶯兒在裡間。正和奶媽子對笑。一聞呼喚。連忙走出來。就往外趕。原來此時薛姨媽。邢夫人等。已經用完了飯。散坐吃茶。忽見劉老老。跌呀咧嘴的跑了出來。鶯兒在後。攙架着。平兒一見。就知道他要找中廁。連忙也就跟了。未劉老老。呼道。姑娘。快把我的裙子替我解下來。我也溻不下腰了。平兒伸手。替他解了。裙子。剛到太湖石背後。早已走不動了。便褪下小衣。蹲了下去。鶯兒平兒二人。也無



可奈何，又不敢鬆了手，怕他跌在屎窩裏，只得一隻手捏着鼻子，一隻手拉着他，少時解畢，二人這纔將他慢慢的攙了回來。此時已有掌燈時分，那夫人尤氏已經各自回家去了。寶琴岫烟湘雲探春四人都都回秋爽齋去了。這里只剩下薛姨媽、王夫人、李執巧姐四人。都在寶釵裏，聞着安頓桂哥兒睡覺呢。一見劉老老來了，都站了起來。劉老老笑道：「二位姑太太，別笑話我教姑奶奶們鬧的，又丟了底了。王夫人笑道：「老老這兩日，把你也很累着了。沒有什麼好吃的，多吃兩杯酒，也是我們王人家的一點兒敬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太太快別這樣說，我真可當不起了。薛姨媽笑道：「老老如今上了年紀了，你看今兒我們的這幾位姑娘，也沒一個兒善靜好纏的。老老如何攪得過他們？平姑娘這會子，讓老老喝點粥罷。平兒聽了，忙吩咐了頭們重新放上炕桌，去上幾碟精細的小菜，並留下的兩碗蒸肘子，釀鴨子，米羹，老老實實巧姐，每人只吃了兩盞糯米粥，隨使用了些小菜，即命撤去，又坐吃了茶，說了會子閒話。薛姨媽便留劉老老在怡紅院同住，恐怕夜間睡不着，好說話兒。裏間仍是寶釵帶着鶯兒和奶媽子，照料着桂哥兒。王夫人、李執巧姐、平兒，遂也各自散去。不說王夫人、李執各自回家，且說平兒一手拉了巧姐，一手提個手帕包兒，一同緩緩而行。巧姐問道：「姨媽，你那隻手內拿的什麼東西？平兒道：「這是今兒盆裡的喜蛋，太太給了我五個，今兒如何還能吃這個東西呢？所以我包在手帕裏帶回家去的。給你奶媽子吃去罷。巧姐又道：「太太給你的喜蛋，原是教你吃了，也給我養個兄弟，又給我奶媽子吃什麼呢？平兒笑道：「女孩兒家懂得的太多了。巧姐笑道：「我今兒見我二孀娘養的那個小兄弟，我就怪愛的，我記得那一年我媽媽小月了一個兄弟，要不然這如今也好了。平兒聽了，心裡有些傷感，早把眼圈兒紅了。剛到自己院內，早有豐兒、小紅迎了出來。平兒道：「你們這兩個東西，怎麼也不來一個人兒拿燈籠，接一接我們，教我們黑影裡摸瞎兒回來了。幸虧是晴天，若是陰天，路都不見了。姑娘怎麼走呢？小紅笑道：「姨奶奶，你別生氣，我告訴你緣故。今兒太太知道，你們屋裡沒人，晌午差人賞了一大壺酒，四碗菜，兩盤餚餚，一鼓子大米飯，我們就放在姑娘屋裡，誰知道老奶子眼錯不見的，把一大壺酒，一個人都灌喪了。這會子醉的人，事兒不省，叫着想不起來。兩三間屋子，就剩下了我們兩人，又怪害怕的，又找不着燈籠，放在那裡了。心急也是的，什麼似的，巧姐道：「這都是姨媽素日慈善太過了一個一個的都慣的，不成樣兒了。要是我媽媽活着，他們再不敢的，說着使他自己到屋裏換衣裳去了。豐兒也就跟了去了。平兒問小紅道：「二爺怎麼還沒回來？小紅道：「聽見外頭說大老爺二老爺早就散了，剩下一夥小爺們，又把姨太太家薛大爺也送了來了。這會子只怕正喝到熱鬧中開了。平兒道：「既然如此，你就和豐兒陪着姑娘頑一頑兒去。他纔吃了飯，沒多大時候，睡下怕停了食，我這會子也不用你們作什麼了。茶兒水兒都預備着。些兒仔細，二爺回來要用你，你就去罷。小紅答應着各自去了。平兒這里放下手帕，洗淨了手，取出一支藏香，又取了些檀香，點在爐內，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起來又福了兩福，意裏虔誠暗暗的禱告天地神明菩薩，並去世的老太太的靈魂，惟念寶釵年屆三旬，荒於酒色，妻妾相繼而亡，僅存一女，尚無子嗣，只求神明保佑，早賜繼續香烟，是禱。祝贊已畢，這纔換了衣裳，獨對銀燈，想起當日鳳姐在時，那一番勢焰繁華的光景，如今雖說復了產業，所入不抵所出，那里勾費錢的浪費，正在傷感，只聽院內走的靴子響，就知道是寶釵回來了。平兒素和寶釵的脾氣，故意假裝睡熟，只見寶釵咧着嘴，走了進來，口中只嚷好熱，一面摘帽子，脫衣裳，道：「怎麼屋裡連一個人兒也沒有，這早晚還在那里浪去了一回頭兒。平兒在炕沿上盤膝打盹，忙在靴桶內取了些紙，粘了個紙捻兒，悄悄兒來搽平兒的鼻孔。



因到跟前平兒狂笑，把嘴裏吐了一塊，笑道：「這薛大傻子，他這白面粉兒，平兒笑道：『你別笑，把那邊姑娘還沒有睡着呢。』」聽了是個什麼的意，賈璉笑道：「就依聲說些，你瞧這個薛大傻子，他這白面粉兒，平兒笑道：『你別笑，把他倒急壞了。』」纔剛兒把他配的什麼種子，打發小廝取了一服藥，立刻逼着我黃酒吃了。他這這個鴉靈，應百發百中的，管他娘的，我猜着了。酒勁兒也就糊裏糊塗的，兩口兒吃了，偌們今兒且試試，就知道藥靈不靈。平兒笑道：「你又胡鬧了。知道是什麼藥，吃得不得的就混吃起來了。況且養兒子一來也要自己的修福，你只把你那個下作毛病改一改，也有就了兒子了。二來也要自己保養身子，你看你當日和奶奶不是大天白日關上門，就是什麼改個新薛兒，舊薛兒的，胡鬧起來，能如何養兒子呢？」賈璉聽了，嘻嘻的笑道：「這些事情，你又怎麼都知道了呢？」平兒笑道：「豈但知道，那一遭兒，我又沒有見過呢？說奶奶我們在一塊兒，就是尤二姨兒，秋桐你們的那些典故兒，你又當我不知道嗎？」賈璉笑道：「怎麼說起來，你竟是我的一個總掌櫃的了。好的很妙極兒，偌們一會兒睡下，你就把你奶奶尤二姨兒，秋桐和你四個人的妙處，細細的評論評論，我聽我聽。我看你說的公道，不公道呢？」平兒聽了，鼻子裡笑了一笑，道：「不用我評論，依我看來，我們四個人也沒有一個兒中你的意的。那裏趕得上什麼多姑娘，鮑二家的好呢？又輕又浪，又會教你喜歡。賈璉道：「這又該你搗挑得了。你也想想，當日有他們三個在的時候，你就很受了委曲了。這如今你獨霸為王的，也就快活極了。還搗挑這些沒包子的爛粉湯，做什麼呢？」平兒道：「我也不稀罕什麼獨霸為王，只求命兒立一點丈夫的志氣。諸凡事要點兒強，不要日後落到搭拉嘴子的分兒。那我就沾了俞的大恩了，也再沒有別的癡心妄想了。什麼賈璉把手一拍，笑道：「罷了，不用說了。我也不喝茶了。睡罷罷，說罷便脫了靴襪，自己先睡下了。這里平兒慢慢的收拾了器皿，卸了殘妝，關上房門，獨自坐在檀香爐旁邊，聞香兒。賈璉道：「你倒辰也睡呀。這會子三更天了，還點燈熬油的做什麼呢？」平兒笑道：「偌們可要預先講下，睡下你可要給我老老是是的不許像那一回喝醉了，勒捐奶奶的那個樣兒。賈璉笑道：「哦，是了。寡人願安承教，好不好呢？」說的平兒也笑了。只得吹燈就寢，一宿晚景不提。再說賈璉自從書房散席之後，也就喝的半酣了。他便悄悄的先到上房睡了一頭打聽賈政王夫人，都睡下了。他便找着了彩雲，悄悄的拉到他屋裡，關上房門，開了抽屜，取出兩個喜蛋來，遞與彩雲，笑道：「姐姐，你瞧瞧，這是和太太早上要下的，我自己捨不得吃，特特的留下給你吃的。彩雲接來看了一看，仍舊放在桌子上。鼻子裡笑了一笑，道：「今兒家裏有喜事，我大酒大肉的喝了一整天，這會子你教我冰涼的，整騰騰的吃起這個來了。你倒會疼我，多謝罷。收着，你明兒早起吃罷。賈璉笑道：「好個蠢才，連吃喜蛋的道理也不明白。這光是吃了要養兒子的，我這會子盼着有人，也把我叫爹爹，我纔舒服呢。彩雲聽了，臉紅了一大口，道：「糊塗東西，我問你偌們兩人是在老爺太太跟前過了明路的麼？」我不過為的當初和你好，一場如今一面斷絕了，我心裡不忍，你也想想，偌們如今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弄出個孩子來，你可教我死啊？還是教我活呢？」這會子反倒教我吃起喜蛋來了。真真的你就和鬼兒姨奶奶是一樣糊塗。賈璉聽了，發起急來，借着酒勁兒，便嚷道：「你只管放心，我雖然不是太太養的，難道也不是老爺養的嗎？你算算，玉玉屋裡多少了頭，又娶了室姑娘，他心裏還不足意。昨兒你沒聽見太太說他如今又到天上找林姑娘去了，他是十個月養的，難道我不是十個月養的嗎？老爺太太也別太偏心了，又不給我屋裏放了酒，又不提羅給我定親，難道教我打一辈子光棍不成。我想我如今就和你好，出孩子來，也沒有什麼砍頭的。」



罪名兒再要不得羅給我定親再不給我屋裡收人。我急了。也不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什麼了頭老婆。我一概混來那時我可看老爺太太就把我殺了。却急的彩雲忙來握他的嘴道。小祖宗。你悄悄些兒罷。這里離老爺太太只隔一堵板牆。仔細聽見了。你就是要吃不了的。兜着走呢。好祖宗。咧你只當是疼我罷了。賈環未及回答。只聽那邊周姨問道。三哥兒你這麼了。這邊老爺問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續紅樓夢卷十一

酈都城賈母玩新春

望台台鳳姐潑醋

話說賈環正與彩雲吵嚷。忽聽隔壁周姨問道。三哥兒你怎麼了。老爺這里問呢。賈環聽了。這纔不敢嚷了。遂與彩雲悄悄的綑線了。一番各自睡寢。原來周姨娘就在王夫人的臥室炕旁板壁後睡。因先服侍賈政王夫人睡下。他自己纔要解衣就寢。就聽見賈環在那邊吵嚷之聲。仔細耳聽了一聽。全是些犯上無禮之言。惟恐賈政聽見。賈環定然要吃大苦。因念和趙姨娘同事了一場。就動了個兔死狐悲之意。遂隔着板壁擊教他一聲兒。叫他害怕意思。誰知這一問反被賈政聽見了。忙問道。環兒在那邊作什麼呢。周姨娘聽了。反倒唬了一跳。忙替他遮掩道。沒有作什麼。和了頭們說話呢。賈政教了一口氣道。這下流東西。怎麼好呢。成日家一點正經事兒不務。就這樣游心放蕩的將來。不知成個什麼才料兒。王夫人雖然睡下。早就聽見賈環吵嚷。但聽不明白說的都是些什麼。又怕賈政聽見生氣。所以只粒聽不見。今日賈政發氣。怨恨乃勸道。老爺不必為環兒儘自生氣。如今珠兒已是死了。實玉又出了家了。借們只剩下他這一個兒子。他媽又死了。好也罷歹也罷。老爺慢慢的教訓他就是了。我想他如今歲數也不小了。或者給他娶房媳婦。或者先給他房裏放了一個了頭。也就好收籠收籠他的心。賈政歎道。我也久有此心。但是這個小子模樣兒長的。又不打眼。脾氣又乖張。學問又平常。又是個庶出的。誰家有好女孩兒肯給他呢。別說說和大閹人家去議親。就是自己的親友家。有好女孩兒借們也難啟齒。王夫人道。老爺慮的也太寬了。像借們這樣人家的子弟。就是才貌平常些兒。只要將高就依的說了去。也再沒有說不出媳婦來的理。只要將就着娶個媳婦。完了大事。他也就不要野心了。賈政聽了。笑道。太太你真是婦人之見。你却不知世上的男人們。目之必色。也有同美焉。你看借們家的這些老輩子。小輩子的媳婦們。那一個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如今獨給他娶個平常的。在妯娌們裏頭。再一比較。不但不能拴住了他。反倒要生出別的枝葉來呢。王夫人道。我說的並不是模樣兒要平常的。是家道兒平常的。難道庶民莊農人家。就沒有個好女孩兒。必定要在高官顯宦人家求去麼。賈政聽了。冷笑道。我看來。就是庄農人家。有好女孩兒借們倚仗着勢利。聘了來。也是白遭躑了人家的。好兒好女的。王夫人聽了。笑道。依老爺這麼說來。我們環兒難道就打一輩子的光棍不成。依我的主意。明兒刺着桂哥兒。十二天。薛姨太太。必然要送搖車禮物的。我們也要請親戚吃酒的就趁了勢兒。挑一個好些兒的了。頭先給他放在屋裡圓着。房兒免得他成日家流蕩。和了頭們打牙擦嘴兒的。他如今已是沒娘的孩子了。儘自耽延。倘或弄出個別的緣故來。旁人倒要說我老不賢。兒賈政道。這也使得罷了。明兒你就挑一個了頭給他。放在房裡。我也吩咐聽兒在外頭打聽。有那庄農人家。有好女兒的。只要摸範兒。比得上妯娌們的。我們就煩人去說人家。肯與不肯。也只看他的造化罷了。老夫妻商量。已就到了次日。送了老老去後。王夫人



久已看出賈環素日和彩雲鬼鬼祟祟的只是當着賈政不肯說出口來故意將府內所有的了頭傳齊了挑挑了一番這纔挑出彩雲來同明了賈政的擇於桂哥兒十二天上搖車親戚聚會之日與他們二人園房賈環彩雲二人也都喜出望外這才明目張膽無所不至的樂起來不是從前偷偷摸摸的了按下賈府之事不表再說潘又安司棋夫婿送了尤三姐回至太虛幻境與黛玉相見後便打發他二人仍回地府沐雨櫛風晚行夜住這一日到了酆都進了衙門叩見了賈母並林公夫婿呈上了黛玉的票啟並寄來的衣物賈母並林公夫婿俱各大喜林如海便將黛玉的票啟拆開觀看上寫道

女玉自賤遠賤下迄今十有餘載孤弱覺形影相吊幸賴 外祖母慈庇移取來京衣食鈔銀撫養成立方幸一介餘生稍慰九泉慈念不意時命不辰橫遭夭折偶因一念之痴遂抱百年之恨幽魂一縷幸返太虛明月清風都無所苦昨因司棋夫婦送送尤姐來境跪讀 慈諭始悉

父母大人榮任鄂城與 外祖母完聚 女私衷竊慰但思 慈憐不遠咫尺天涯音問難通相逢無日言念及此肝腸斷絕惟願早升

上界速轉天曹此女所日夜引領而望之者也茲遣司棋夫婦回轅具稟恭請 慈安臨票涕泣不知所云

林如海看畢不覺傷心落淚招的賈母並賈夫人也都流下淚來賈母道姑老爺念與我們聽聽林公遂又念了一遍賈母賈夫人又都哭起來林公勸道老太太不必傷心了外孫女兒既有安身之處將來相逢有日我算着日子也差不多了說着正要問司棋盤究竟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只見鳳姐驚着在裡間敲着簾子向外張望林公瞧見忙立起身來道我暫到書房坐坐讓姑娘們出來也看看他妹妹的書子說罷各自去了鳳姐見林公出去連忙走了出來向司棋問道林妹妹身子可好他們近來的光景何如司棋答道姑娘身上很好就只是想念老太太姑老爺姑太太心中十分着急那裏的光景兒比我們這裏還強呢元妃娘娘和二姑娘諸人俱問二奶奶的好鳳姐道元妃娘娘和二姑娘都好麼二姑娘怎麼不留你多住些日子呢司棋道二姑娘倒也要留的只是我和潘又安一同去的那里都是些仙女們出入不大方便所以姑娘打發我們早些兒回來的鳳姐點點頭兒又向賈夫人道姑太太這可放心了我早就說我妹妹在那裏很好姑太太還不肯信如今司棋回來得了回書兒纔知道我的話不是撒謊呢賈夫人道姑太太這可放心了妹書子上寫的只盼着娘兒們早些兒見面又不知你姑老爺時纔能轉升教我心裏急的如何受得呢說着又流下淚來賈母聽了勸道姑奶奶你也不必着急你纔沒聽見姑老爺說着日子也差不多了賈夫人擦了眼淚又向司棋問道你有姑娘的臉面兒如何弱不弱呢司棋道姑娘的模樣兒那裏像從前的弱樣兒呢那個臉兒上紅是紅白是白那一種幽閒體度畫兒上也畫不出來的姑太太也只管放心罷那裏吃的穿的用的都儘夠貼身服侍的又有賈金釧兒兩個了頭遠沒那麼道遠自在的呢姑太太也不用操一點心兒賈夫人道晴雯金釧兒這兩個名字我倒聽得很熟的只是記不得他們的模樣兒了這兩個了頭年輕兒的怎麼也都死了呢司棋聽見問到這裡他便紅了臉不能答應鳳姐忙道晴雯是我堂兄弟屋裡的了頭就是為司棋和潘又安他們鬼鬼祟祟的在園子裡太湖石背後去了了個香袋兒被傻大姐兒揀着了太太知道了就疑心了頭們裏頭有平常的把玉兄弟恐怕引誘壞了偏他老娘



王善保家的和晴雯有過兒。他就在太太跟前說了晴雯的多少不好處。太太便生了氣。把這個丫頭帶着病兒擡出去了。就這麼生兒的把個丫頭氣死了。金釧兒是裁太太屋裡的丫頭。那年夏天太太睡中覺。他就和宝玉鬼祟祟的說話。被太太醒了。聽見了。打了一個嘴巴子。也擡了出去。這個丫頭他自己羞憤跳井死了。賈夫人聽了。點點頭兒道：「這兩個丫頭既是這樣行為不端。怎麼你妹妹還要他們貼身服侍呢？」鳳姐笑道：「太太沒聽明白。只兩個丫頭原是好的。這都是受了委屈死了。賈夫人道：「晴雯這個丫頭算他受屈罷了。怎麼金釧兒也算委屈呢？」鳳姐笑道：「你老人家不知道。原是我寶兒先拈他來。他不過說了句金釧兒掉在井裡。你急什麼呢？」這句話就教太太聽見了。就打就擡的。究竟並沒有什麼苟且的事情。賈夫人笑道：「這就是了。這樣看起來。你寶兒也是一個小淘气。兒了。怎麼這樣一個淘氣的人。如今倒又出了家了。可教人真不懂了。」鳳姐道：「這都是小時候幹的事。後來為什麼出家。我們可也不得知道了。賈母歎了一口氣道：「姑姑奶奶我也老的不中用了。又捨着諸事。他們都瞞着不肯告訴我。我只知道一個跳了井。一個擡出去了。那里知道他們有這些的兒。麻藤的勾當呢？」鳳姐道：「這些事誰敢教老祖宗知道呢？你老人家記不得了。寶兄弟撻了老爺一頓好打。是為什麼呢？」賈母道：「猴兒精都是你們的過失。像這樣的事情。也有該瞞着我的。也有該教我知道的。你們一概瞞的風雨不透的。如今鬧的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去了。這會子你纔這樣般的說出來了。」鳳姐聽了。把頭一扭。忙取了賈夫人的帕袋。推放裝烟吃了。這里賈夫人便教了頭婆子們。來將黛玉弄來的儀物。打開查點清楚。按着分兒分的分了。該收的收了。這纔收拾擺完了飯。各自隨便散散。到了晚上。各自歸房安寢。林公進了臥室。在燈下。復將黛玉稟啟展開的。又細閱看了一遍。乃問賈夫人道：「我細看女兒書子上的話。竟有些緣故在裡頭。你聽他說。偶因一念之私。遂抱百年之恨。倒像有什麼心願不遂。抱恨而死的。意思賈夫人聽了。吃了一驚。忙道：「你再念一遍。我聽聽。」林公遂又念了一遍。賈夫人聽畢。沈思了半晌。道：「是了。怪道呢。我只追問到他倒底怎麼病死的。老太太他們就含含糊糊的答應起來。那一日我記得我問空玉為什麼瘋了。鶯鶯就說了句。總是為林姑娘來麼。鳳丫頭就忙忙的瞪了他一眼。我就再沒敢往下問。今兒說起晴雯金釧兒兩個丫頭來。裡頭也有空玉老太太又說。鳳丫頭都是他們瞞的。風雨不透的。如今鬧的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去了。仔細推詳起來。莫非空玉也和我們黛玉有什麼說到這里。又咽住了。林公聽了。便將書子一捧。道：「若果如此。這個丫頭還成了我們的女兒了麼？」賈夫人道：「老爺也不用着急了。我想我丫頭斷然不至於此。只怕內中還有別的緣故也。未可知。」林公道：「這個寶玉。姪兒我却沒見過。不知人材生的何如？」賈夫人道：「我見他的時候。他也不過三四歲長的原得人意見。前兒聽見他們說。如今竟是第一等人物兒。」林公又道：「不知他的學問何如？」賈夫人道：「既能中舉。學問自然好的了。」林公聽了。沈思了一會。忽將棹子一拍。道：「是了。夫人。哪我想寶玉姪兒。又有才又有貌。我們黛玉女兒也是只有才貌的。又是從小兒在一處長大的。只怕他們彼此都有個愛慕的意思。後來寶玉姪兒又娶了薛家的女兒。這不是彼此都不遂心麼？」賈夫人聽了。連忙點頭道：「是了。老爺猜的真不錯。前兒鶯鶯說玉玉出家。為的是林姑娘。纔剛兒老太太又埋怨說。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去了。都是鳳丫頭瞞着的。過失。鳳丫頭見說到這裏。故就推着給我裝烟去了。由此看來。可不是這個緣故是什麼呢？」林公嘻了一聲。道：「夫人。我想才子佳人。自從古來。有之後世相傳為美話。若像西廂記上的故事。可就不通之至。我常常和崔判官頑笑。說他治家不嚴。不想如今竟輪到我頭上來了。賈夫人道：「老爺不必胡思亂想的。只宜放



心我們再也養不出那樣的女兒來你想黛玉如果像了崔鶯鶯他又如何能會死呢我久已有心要在背地裡問問鶯鶯只是成日鼻子臉子的在一塊兒又不好意思罵着人盤根究底的問他怎麼得一個空閒沒人的地方兒等我細細的把鶯鶯了頭盤問他一番這件事可就水落石出了林公聽了想了一想道有了後日是清明佳節陽間的人都要祭掃墳墓我們這裏也要大開鬼門開放亡魂出入收取金銀幣帛我們預備下轎子請老太太臨期在城外游玩游玩看看熱鬧可米再到七十二司十八層地獄看看那些受罪人這就得了了一整天的工夫你想個方法把鶯鶯留在家中細細的問他緣故豈不好呢賈夫人聽了歡喜道如此甚好夫妻二人計議已定又說了一會子閒話這纔雙雙歸寢到了次日賈夫人便將林公欲請賈母鳳姐出城游玩的話說了一遍賈母鳳姐素日最喜游玩聽了俱各不勝歡喜到了清明這一日林公便吩咐伺候備轎馬人夫祈禱傘扇預備妥當賈夫人只推身上不大爽快不能奉陪又留下鶯鶯打荷包繇子這里賈母鳳姐俱坐了大轎賈珠騎馬在前引道司棋鮑二家的並幾個家人媳嬭了頭們也坐了轎子潘又安焦大也騎了馬眾星捧月出府而去一路上好不威武不言賈母等出城遊玩且說賈夫人送了賈母去後回到臥房遂將鶯鶯叫到跟前搬了個小杌子命他坐下鶯鶯笑問道不知姑太太有什麼荷包繇子打的只管拿來姑太太叫給我打就是了口怕我的手段兒平常打的未必能中姑太太意賈夫人笑道我那里有什麼荷包繇子打的你且坐下我有一句要緊話的要問你呢鶯鶯聽了便側着身子坐在杌子上笑道不知姑太太要問我什麼話這樣機密賈夫人道前兒那一天我問你們玉玉為什麼出了家我聽見你說了一句總是為林姑娘來你二奶奶連忙瞪了你一眼你就不敢再往下說我瞧出他那個神情來我就不好再往下問了倒底玉玉出家怎麼為的是林姑娘這裡頭難道另有什麼緣故麼我的兒你若要是在告訴我不可撒謊鶯鶯聽了忙站起來道姑太太不問到這里我們作下人的也不敢亂說姑太太既問我也不敢撒謊這件事都是我們二奶奶把事情幹實了當日老太太接了姑娘到家那時姑娘才五歲玉玉才六歲兒妹兩個一見面兒就很親熱又都跟着老太太在一張桌兒上吃飯一張床兒上睡覺比別的姊妹們分外的不同些賈夫人聽到這裡便點點頭兒道後來呢鶯鶯道後來俱大了因元妃娘娘省親府裡又蓋了一所大觀園省親之後娘娘又命他們姊妹們都被進園裡去住我們家的三位姑娘還有薛姨太太家的三姑娘時常結社做詩十分親熱忽有一日姑娘的了頭紫鵲和賈玉頑笑哄他說蘇州姑太太家有人要接姑娘回南去呢玉玉聽了這句話心裡一急立刻就瘋了連人事都不省了賈夫人笑道這瘋說起來玉玉竟成了個傻小子了後來怎麼治好了的鶯鶯道把老太太真唬壞了請了王太醫來吃了好幾服藥不見效後來還是叫了紫鵲來對出說來說是哄他頑呢這纔漸漸的好了賈夫人道傻小子這是什麼緣故呢鶯鶯道姑太太這是他心裡想着將來必定要和林姑娘結親的意思心是小人兒家自己說不出口來那時我們眾人都瞧出他的心事來誰知老太太和太太口說他兒妹二人是從小兒在一塊長大的不忍分離的意思並沒有想到這件事上頭賈夫人道玉玉為了句頑話就會瘋了這是他心中有我們姑娘了不知我們姑娘心裡有玉玉也沒有呢鶯鶯笑道姑太太問的這個話姑娘心裡怎麼沒有玉玉呢如果姑娘沒有玉玉如何聽見賈寶姑娘就會病的死了呢賈夫人聽了變色道我的兒據你這樣說來難道姑娘和寶玉有什麼苗苗且的事情麼鶯鶯忙又站了起來答道姑太太怎麼疑心說起這樣的話來了別說姑娘是讀書好強的性格兒就是我們寶二爺他也是大家子的公子府裡



又有那些了頭老婆們成日家跟着那黑龍的做出沒道理的事來吃過是也門兩人索了彼此都字了壹長之心京省是皆將長太太替他們成全此事不承望中間又有玉姑娘的一段阻隔所以他們兩人各不遂心纔鬧的死的死玉出家的出家去了如今老太太提起來後悔的什麼似的賈夫人聽了這纔放了心笑道這位寶姑娘的模樣兒長的比我們姑娘何如鴛鴦道論模樣兒也和姑娘差不多的都長的怪俊的賈夫人道倒底比我們姑娘強不強呢鴛鴦道我看來也不能強過姑娘賈夫人道寶姑娘既沒有強過姑娘的去處老太太為什麼又舍近而求遠呢鴛鴦道太太我纔剛兒沒說嗎這也是我們二奶奶一點私心說玉玉有胎裡帶來的塊兒怎麼寶玉還不如意呢難道當日給他定的時候他自己不知道麼鴛鴦道原是恐怕寶玉不依所以購着他撫及教他知道就是姑娘也不知道定寶姑娘的事後來去了通靈玉又瘋病發了老太太要娶過寶姑娘沖一沖喜臨娶時又怕玉玉不依只得哄着他說給你娶林妹妹呢那時姑娘在瀟湘館正病的着緊兒二奶奶就說把姑娘了頭雪雁叫了過來攙着玉姑娘拜堂哄寶玉誰知那後來娶了過來寶玉果然喜歡的不得了拜了天地揭了蓋頭一看見是寶姑娘寶玉就我倒昏迷過去了這邊正忙亂之時那邊就有人來說說姑娘也去了世了賈夫人聽了大驚道如此說來我們姑娘這不是自己尋了死了麼鴛鴦道姑娘頭幾天就病的了後來大約也是聽見娶了姑娘的風聲兒了未免事不遂心病如何還能夠想好說賈夫人道姑娘死後玉玉也就沒想望了為什麼又出家呢鴛鴦道姑娘死後寶玉就成日家瘋瘋顛顛的不時的痛哭後來老太太去了世我也就自縊了他後來為什麼倒底出家我也就不知道了我前兒所說的也是估量着他大約想為的是這一條兒賈夫人聽畢冷笑了一聲道這就是了我這纔明白了我想這件事雖是悶了頭的私心也是老太太和太太希圖薛家是財主的意思我想也不過得一副好陪送罷了難道還能夠得薛家的家當麼鴛鴦聽了連忙陪笑道姑太太不必多這心凡事想是個定數况且姑娘如今已經成了仙了老太太也後悔的什麼似的姑太太還提這個話做什麼呢賈夫人道我並不是多心我惟恐怕我的女孩兒不長進給我打了嘴他既然沒有什麼傷風敗化的事情我就放心了玉玉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與我什麼相干呢我問你的這些話老太太和你二奶奶回來你可千萬莫對他們說姑娘已是死了還提這個什麼呢鴛鴦道姑太太見的很是我不敢對他們說我說了這不是我在姑太太跟前翻了老婆舌了麼賈夫人道說再說賈母等出城游玩賈珠在前騎馬引道全副執事出了鄴都城東門但見未往的行人也有手裡拿着金銀的也有背着包袱的也有兩人抬着廂子的開關烘烘絡絡不絕一見執事到來俱向兩旁迴避不多一時走到城外寬敞之處只見坐北朝南搭着一架大涼棚到了涼棚賈珠便先下馬吩咐落轎攙了賈母走進涼棚只見裏面結彩懸燈鋪設的十分華麗司棋也攙了鳳姐下轎賈母便坐在正中羅漢榻上鳳姐遂命司棋搬了椅子來坐在賈母的身後司棋二家的侍立兩旁賈珠就坐在涼棚門口看那些男婦老幼往來收取金銀十分熱鬧潘又安送上茶來司棋連忙攙了進去鳳姐眼早望見前面搭着一溜席棚好像茶館一般門外站着個赤足蓬頭相貌猙獰的惡鬼又見有一羣的人狀類囚犯來至棚前那惡鬼便端出一盤茶來每人分給一碗令其飲畢卸解向東而去鳳姐手擎茶杯向司棋道你去問問大爺那個賣茶的惡鬼怎麼只賣與出去的人喝不賣與進來的人喝這是什麼緣故呢司棋遂走來



聞賈珠賈珠道那棚裡並不是賣茶的乃是迷魂湯這些出去的人都是打發投生轉世的每人給他一盆迷魂湯喝他轉世為人能知道他前生的事了你去請老太太和你二媽奶再往外邊坐些就看見前頭的六道輪迴了也照見後邊的望鄉臺了司棋聽了忙走來告知賈母和鳳姐都把坐位向外挪了幾步果見南邊立着六個大車輪上面站着個赤髮紅鬚的鬼王將那些胞生轉世的人推上車輪轉了下去就不見了北邊有一座高台約高十餘丈四面俱有階梯只見有許多的老少男婦爭鬧着四面攀援而上鳳姐見了便也高興起來也動了個望鄉之念忙向賈母道老太太為甚麼不上望鄉台去望望家鄉呢賈母道我也老天拔地的了手脚也不靈便了沒的白受奔波望見他們心裏倒又難過不如不上去的好鳳姐道老太太懶息上去我要上去走走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呢賈母道你既然高興要上去走走等我問你大哥哥看使得使不得乃向賈珠道你妹妹要上望鄉台去逛逛這可使得麼賈珠道既是他姑娘要上台去走走等我吩咐把開人攆淨了再去不遲於是賈珠便叫過潘又安來吩咐皂班上的人把台下的開人攆淨就是應上台的人也叫他們等一會子潘又安答應了帶了些皂役不多一時將望鄉台上下的人攆的干干净净的這裡鳳姐留下司棋伺候賈母自己帶了鮑二家的坐上轎竟自去了賈珠又打發潘又安也跟了去口在台底下照應原來這座望鄉台只離涼棚有一里多遠賈母和賈珠仍坐在棚內看着他們上台却說鳳姐坐上轎來至台下落轎鮑二家的忙攙了他兩手樓衣攀梯而上一級一級的慢慢踏來上上歇歇不多一時上了巔頂只見台上並無房屋竟是青石鎮就的四四方方的一塊平地約有半畝大四面白石欄杆鳳姐扶了欄杆喘息了半刻望下一看但見煙霧迷漫不辨東南西北定了一定神仔細望去忽見一帶樓台房舍果是榮國府的景况順着房子的形勢望去只見自己的屋內紗窗半啟平兒和巧姐都在炕上坐着作針線活計鳳姐見了由不得一陣心酸眼中流下淚來忙用手帕擦淚再細看時忽見賈璉和一個年輕的婦人在後院春凳上樓抱着無所不至的頑耍仔細望去却是多渾蟲的老婆新嫁了鮑二的於是鳳姐見了這般光景心中一氣兩眼發黑唵了一聲栽倒在地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大字 全圖七俠五義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大字 全圖小五義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大字 全圖續小五義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大字 全圖彭公案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施公案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蕩口志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隋唐演義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封神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永慶昇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濟公全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兒女英雄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東西漢演義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前後說唐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大字 全圖說岳金傳

六本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七俠五義金傳

新編洪秀全演義

四大家 批點 全圖西廂記

一續至







國家圖書館



004904067



.49  
4-2.2

籍